

Almond Flowers
2008, Vol. 3
二〇〇八年第三期
总第五期

秋季号



最让人尴尬的福音派分离
二十世纪福音派运动及其社会关怀
苦难中的心灵触摸——大地震后的教牧关怀思考

茅屋為
秋風所破歌

唐·杜甫

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





卷首语

当约翰的门徒把耶稣所做的事情告诉身陷牢狱中的约翰后，约翰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路 7:18-23）

耶稣作为神的儿子、父所差来的弥赛亚，他的来到同时意味着神的国临到这个世界；而他的来到及神国的来临，有一些可以让人看见、被人听见、叫人辨别出来的记号，因为这些证据已经在圣经中被神先行派来的先知预言出来了。这些证据表现在让人不仅听到了以前闻所未闻的福音，而且看到了以往从未看见过的人得释放的现象。表明天国的临到确实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某种异质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已经进入到人的生命中和社会的生活里；并且关键在于，天国所带来的改变是可以被世人看到的。

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教会现在成为神国在这个世上仍然临在的表征及使者。作为神国的使者，今天教会需要反省的是，教会是否把神国的作为与应许只是局限在了“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特别需要自问的是：今天教会能够让这个世代的人看见什么？教会有什么可以让人们看到后感到希奇和诧异，并因此见证神国已然在这里？

或许重要的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行出耶稣所行的神迹。在这些闻所未闻的生命得释放的神迹中，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儿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的神的怜悯与圣爱。这是一种舍己而不计回报的爱，一种超越了血缘与亲友关系的爱，一种特别显明在遭遗弃的弱势群体身上的爱。这种爱邻人如己的爱已经进入到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的身上。它不只是改变了这群门徒的生命，也借他们新建立起来的义的生活方式而从他们的生命中流淌出来，流向周围的人，特别是流向那些被人遗忘甚至遭人厌弃的人。或许关爱这种弱势群体不会得到人们的注意，也不太有机会进入镜头而得到人的赞扬。但正是这样的爱可以让人们认出那些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认出有天国的使者在他们中间。

本期的主题试图关注教会的社会责任。在组稿期间发生了四川大地震。这给我们机会去观察和反思在震后的赈灾与重建活动中，教会在其中所发挥的角色与作用。让我们十分得安慰的是，我们确实看到神借着众多的教会及有负担的神的儿女，在不少地区及有需要的人群中，彰显了他那不计回报的爱，表明中国教会对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已经有新的认识。当然本刊收集到的爱的见证只是极小的部分，反思也只是一个粗浅的开始。但愿这个主题能得到更多且更持续的关注。■

目录

卷首语 圣经与传统

- 3 ▶ 最让人尴尬的福音派分离 / 卡尔·亨利著 刘晓译

教会建造

- 8 ▶ 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 冠辉
13 ▶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5·12地震之后的救援浅议 / 新恩
19 ▶ 苦难中的心灵触摸——大地震后的教牧关怀思考 / 峥嵘

神学思考

- 22 ▶ 二十世纪福音派运动及其社会关怀 / 孙明义
附：洛桑信约
34 ▶ 中国教会社会态度的历史变迁 / 凯文
38 ▶ 十三亿幸存者：因他活着 / 王怡
44 ▶ 关注弱势群体的疾苦与得救 / 老漫

灵性操练

- 50 ▶ 改变生命的阅读指南 / 侯士庭
58 ▶ 陶恕选文三篇

爱的关怀

- 60 ▶ 绵竹之行 / 扬扬
68 ▶ 四川杂记 / 鸣镝
73 ▶ 第二次四川行——苦难与恩典 / 窗子
78 ▶ 赴川志愿行动归来后的几点感动 / 陈尉
81 ▶ 这次幸福原本偶然 / 刘校长
83 ▶ 所多玛一百二十天 / 鲁牛

读书沙龙

- 86 ▶ 由终点展望生命——读《认识苦难的奥秘》 / 布拉
90 ▶ 追随基督·服事穷人——读《德兰修女传》等 / 牧笛
93 ▶ 《黑暗中的舞者》书评 / 小雪
附 灾区儿童的读书笔记

文化透视

- 96 ▶ 范跑跑：我们人性的镜子 / 常平
98 ▶ NGO：机遇和挑战（《财经》杂志选文）

艺术广角

- 100 ▶ 茫茫黑夜游——我的若干片断 / 方伟
111 ▶ 田园之恋（下） / 唐佑之
118 ▶ 诗：别了，地上的福祉 / 托马斯·纳什



编辑

《杏花》编辑部
二〇〇八年十月出版

投稿邮箱：

xinghua2007@gmail.com

内部刊物
免费赠阅

最让人尴尬的福音派分离

卡尔·亨利著 刘晓译

在其历史上的第一个漫长的时期，福音派基督教处于从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分离出来的状态。

我们必须承认，基督教不是经常被一种极大的社会热情所激动。尽管事实上，东、西方世界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须根据基督教来解释——因为新约世界观将古代世界从异教的蒙昧状态中解救出来——但在欧洲历史上的早些时候教会缺乏有分量的社会关注，这一点仍然是事实。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倾向用政治革命代替灵性革命，并坚定地支持封建体制；即使在今天，罗马天主教的人道主义也是从权宜考虑出发，天主教在西班牙、拉丁美洲和美国做法上的对照就是明证。但即便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中，马丁·路德也因社会和政治进步而在农民战争中放弃了人民，而那样的社会和政治进步，不管在



卡尔·亨利

他们的时代有多么地了不起，对我们来说也似乎非常微不足道。

但如果基督教失去了对世界的热情，它就不再是宗教改革试图为西方精神夺回的使徒的或宣教的那种基督教了。基督教所体现的真正的精神，为评判各个时代的环境提供了理想主义气氛，并促成了多数以往文化相继的改革运动。

然而，基要主义今天否认基督教伦理在任何意

义上可以等同于现代改革家的人文主义道德准则。但恰恰是现今的人文主义在抨击公认的社会疾患时最为振聋发聩。结果，没有世界计划的新教福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贬谪为挑战流行文化气氛中次要的，甚至更为从属的角色。²

这一窘境下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之一是，有一些加给福音派的重大利益恰恰是

从他们反对的机构而来的。例如一个基要派的随军牧师最近论及，他自由地向军人宣扬真福音的机会借着联邦教会联合会对中央政府的影响而受到很好的保护。他的意思不是联合会以任何方式为不同于宗教现代主义的历史福音派信息说情，而是整个的教牧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联合会的密切关注，而福音派碰巧多少赞同这个计划。

新教令人尴尬的分离是显然的。尽管在西方历史的前期没有哪种精神力量像基督教那样，在行为领域用其超然的生命，在哲学领域用其超自然的世界观，在社会重建领域用其超越的愿望，挑战人类处境，但现代基要主义在重大问题上对当今世界思想的挑战却近乎不存在。确实，在近两千年的基督教历史上，福音的挑战总是会出现在明确的救赎体系中。但在现代几乎感觉不到什么挑战了。³ 因为基要主义总体上没能成功地使 20 世纪全球生活的重大道德问题与其救赎信息的含义关联起来。

在历史上，希伯来—基督教思想是作为一种严密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存在的。在圣经的观念中，形而上学和伦理如影随形。重大的教义包含与神意相关、涉及全人类的社会秩序。理想的希伯来或基督教社会强烈地挑战其所处时代的支配性的文化，以救赎的大能谴责被容忍的社会罪恶，因为救赎信息会照亮世界，抑制地上的腐败。单单守住一套教义体系是不够的；持守教义总是需要与有力地抨击罪恶结合在一起，好使世界预先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这至少是使徒时代的基督教；这也是后使徒时代的护教精神。君主们必须臣服于耶稣，如果不在今生，那就在来生。如果神的国在地上没有被实现，过错不在于神，也不在于救赎的形而上学，而在于罪人。

这一神学—伦理的强调贯穿于希伯

来—基督教的世界观之中。圣经超自然信仰的终极价值是不改变的。新约伦理和新约教义一样都不是全新的。形而上学的和道德的观念有其旧约前兆，只是因为作为整体的圣经观根植于创造、启示、恢复的上帝。后来的基督教信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废除了律法，它都没有抛弃任何终极的真理。不管在旧约思想还是新约思想中，持久的文明只有一个可靠的根基，其基石是对救赎的上帝的认识，这种认识生死攸关。拜假神、杀人、奸淫，不管在新约还是旧约时期都是错误的，其原因比先知摩西所说的更根本。这些行为在摩西之前是错误的，甚至在亚当之前也是错误的。它们过去、现在是错的，以后也将一直是错的，因为它们违背了宇宙之主宰上帝的性情和旨意。不论何时何地，它们对所有的造物而言都是错的。宇宙万物遵循道德法则而成为一个整体；任何想在其他法则上建造文明的尝试，不管是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还是之后，都注定要失败。上帝让我们看到，十诫是社会唯一不会朽坏的稳固根基；所有脱离这些原则的文化，在它们里面都有腐败的酵。除非与圣洁的救赎主上帝建立关系，没有一个文化能达到这么高的标准，因为正是这位上帝向人类启示了这些原则。

那么，正如在新约中一样，旧约中重大的教义与道德含义也不是相分离的。从人类一开始，救赎性的形而上学就在社会的层面上展开。因亚当一人的堕落，整个人类都堕落了；上帝立约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子民来祝福万国；摩西五经不断地告诫说，历史的审判和祝福取决于个人和民族对独一真神是否忠诚。如果我们和摩西一起站在摩西五经的结尾，以先知的眼光往前看以色列民族的历史长廊，我们会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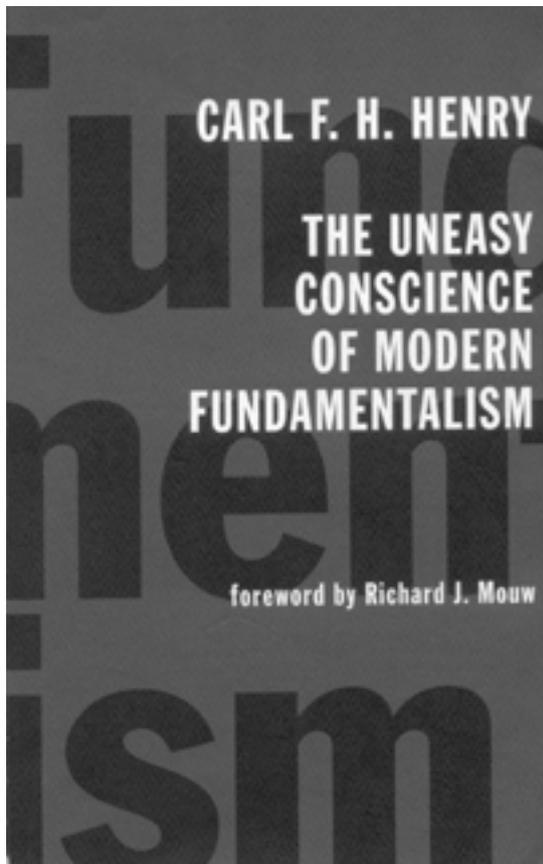
现一条永恒的规律。摩西之歌在赞美上帝的怜悯的同时，也警诫以色列人，违背律法要受到上帝的审判，最后以劝告以色列人遵守“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申命记 32:46-47）结束。大小先知书猛烈抨击当时的社会罪恶，在救赎情境中发出的是相同的社会激情；希伯来的世界—人生观无法漠视法庭上正义的失败、高利贷、掠夺穷人、不给穷人吃穿以及漫天要价。

新约对希腊—罗马文化的挑战是希伯来—基督教精神的必然结果。施洗约翰与摩西、以赛亚、阿摩司同样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他宣告救主到来用的正是以赛亚的话：“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路加福音 3:4-6）。的确，救赎的信息是施洗约翰传道的中心。他向门徒指认耶稣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 1:29），且不仅仅向门徒指认，因为逼迫耶稣的人也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作过见证”（约翰福音 5:33）。但施洗约翰的传道并不因此而对社会漠不关心。他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马太福音 3:7）并警诫他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 3:2）。他呼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路加福音 3:8），宣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路加福音 3:9）。当犹太人问他，“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路加福音 3:10）时，他要他们，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做。税吏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兵丁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他们可能对自己的薪酬不满意，约翰告诫他们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可能不是声明在劳资关系中保持现状，如一些人道主义者坚持错误地解释的那样，而是告诫

他们不得掠夺无辜百姓。约翰的劝诫包括“许多别的事”（路加福音 3:18）。事实上，他对希律王生活上淫乱的谴责导致了他自己被下监并殉道：“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马可福音 6:18）。

约翰传道的社会精神与耶稣自己的信息是一致的。施洗约翰在监中的时候曾打发人去问耶稣他是否就是要来的基督，耶稣认可了施洗约翰无疑是从旧约中所获得的对于弥赛亚的特别期望：“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马太福音 11:4-5；路加福音 7:22）。由于这段话处于如此中心的位置，我们很难相信，福音与非灵性的需求完全无关。的确，新约多次用像瞎眼看见、聋子听见和死人复活这样的话来比喻灵性的重生。但瘸腿行走、大麻风得洁净却不能说只是比喻；而且，路加明确地在耶稣给约翰的答复前加了这样一段话——“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许些瞎子能看见”（路加福音 7:21）。由此可见，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福音对整全的人的需要或世界的需要漠不关心。

当然，耶稣没有宣称全部的努力都必须倾注在世界和平上；他要我们相信，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都不像救赎那样对人类的福祉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然他也没有说必须凡物公用；他要我们相信，在经济问题的解决中，救赎是最本质的因素。他没有给出西方民主国家如何与共产主义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公式；他要我们相信，在政治学中有比世俗国家之间的交流更加适切的需要。



卡尔·亨利《现代基要派不安的良心》英文版

但不能因此就说耶稣对国家和世界不关心。盲目的现代偏见之一就是觉得，除非以现代的方式解决问题，否则就是不关心那个问题。耶稣的方法论是一种救赎的方法论，现代的方式之所以如此不同，正是因为他们假设：救赎对当代世界而言是一个格格不入的概念。但从耶稣的观点看来，救赎是适切的药方，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比这更重要。它为这个疲乏的世界，无论在政治、经济、学术方面，还是娱乐方面，提供了唯一充分的安息之所。它是所有非基督教解决方式的基准。

保罗的立场同样包含一种伦理普世主义，因为他关心的远不止是个人道德。基督的福音超越所有的人类差异，他是人类独一无二的主，唯有他能充分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外邦人的使徒所传扬的基督教既是

个人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有人以为保罗主张，信徒的生活应当在修道院式的遁世中度过，这是信徒的特权。保罗的传教热情是对这种观点的彻底否定；他满腔热情，为要将世界带到耶稣的脚前。

早期基督教试图从救赎的角度将基督教与当时希腊—罗马的环境关联起来，这种特点在使徒的见证中非常突出，甚至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在三个世纪之内，这一新兴的宗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征服了当时所知的世界。无论他们的国度观如何，早期基督徒都不允许它干扰他们改变世界的热情；他们丝毫不在乎有些敌人会怀疑他们要搅乱天下。这并不意味着早期基督教为社会改革绘好了蓝图；它只是为这样的改革提供了基础的原则和道德动力，它注重重生，将其视为改良社会的保障。⁴

当然，不可否认，罗马天主教帝国主义不久就用政治扩张代替了灵性重生；所谓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更像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仪式化，虽然基督徒见证的影响并没有完全丧失。教会历史上也零零星星地出现过对来世的强调，就像在修道运动中那样。托马斯·厄·肯培的《效法基督》可能是这一精神晚近的表达，尽管他说明的或许更多是个人道德而非根本的动机。

然而早期的爱国道德主义者抨击异教的伦理标准——偶像崇拜，感官奢侈，性放纵，戏剧淫秽，角斗的残忍，杀婴和堕胎，商业欺骗；他们处处以基督教信息来抨击社会的败坏。有人把上帝的国仅仅等同于超越于历史之上的国，与此相反，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则坚持认为，现世之城和永恒之城同时存在于历史之中。阿奎那在13世纪所构建的神学体系如今仍然是罗马天主教神学所依循神学的参照系。在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对基督教社会伦理

和个人伦理细致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早期文艺复兴对社会理论的兴趣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腐败，这腐败最终导致了改教运动。宗教改革之父马丁·路德竭尽全力反对中世纪功德救赎（a works-salvation）的观念，但福音信息的伦理含义却没有得到十分令人满意的表达。路德哀叹他那个时代道德的堕落，但他在自己的教导和榜样中对成圣重视不够，他在农民战争中的行为也是宗教改革故事中灰暗的一章。然而，瑞士的茨温利的宗教改革开始更加清楚地表达重生的社会和道德含义，加尔文主义的改革指向了真正大公性的基督徒生活观。加尔文认为，希伯来—基督教传统在历史上不仅包含了对教义，而且包含了对救赎之社会含义的清楚陈述。

今天，尽管新教基要派明显继承了源于圣经和改教传统的超自然主义福音，但其主导精神与其思想先辈的强烈社会关怀却相去甚远。现代基要派没有明确地勾画出其信息对非基督教世界的社会含义；它没有挑战极权主义的不义，现代教育的世俗主义，种族仇恨的罪恶，当前劳资关系的弊端，国际关系的不适当基础。它不再挑战凯撒和罗马，仿佛徒然地屈从于文艺复兴耀武扬威的调子。使徒的福音与矫正世界的激情相分离。今天承担基督教社会责任的人反而是那些从亚基督教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责任的人们。

但随着福音派感受到它自己历史中的这一矛盾，它相应地因此感到不安。今天基要派对两大信念甚感不安，如果基要派想表达基督教传统的精神，就必须肯定这两大信念：（1）基督教反对所有一切的罪恶，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决不以任何形

式姑息此等罪恶；（2）基督教反对此等罪恶，并认为基督的救赎之工和圣灵的重生之工是解决罪恶唯一充分的准则。它拒绝基要派思想体系逻辑地包含对社会罪恶的冷漠这一指控，并且认定非福音派思想体系在纠正世界秩序方面在本质上是无能的。人们重新认识到，抨击世界罪恶不仅与福音派本身的世界—人生观相一致，更是它所要求的。■

-
- 1 本文选自卡尔·亨利的著作《现代基要派不安的良心》第三章。在这本著作中，作者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基要派信徒所感到的良心上的不安。卡尔·亨利是《今日基督教》的创立主编，美国福音派的重要神学家，曾在世界各地的多间福音派神学院担任教授或客座讲师，其主要著作还有六卷本的神学巨著《神、启示、权威》（*God, Revelation, and Authority*）。
 - 2 John C. Bennett“四种基督教社会策略”（即，天主教策略，退隐策略，基督教与某些社会计划的等同，以及个人和公众生活的双重标准）的论述值得一读（《基督教伦理和社会政策》*Christian Ethics and Social Policy*, pp.32 ff）。他提出的第五种将基督教伦理和社会政策联系起来的策略存在不足之处：虽然打破了老社会福音的许多过于乐观的设想，但他没能完全将基督教伦理和使徒坚持的通过与救主基督的救恩联合达到的个人重生关联起来。
 - 3 许多罗马天主教作者提出，新教对“普世（罗马）大公教会”的背叛是新教所有困难的根源。但宗教改革打开了通向真正灵性普世合一的大门。的确，宗教现代主义妨碍了那一理想的有效实现。但对福音派来说它仍然具有可能性。
 - 4 今天关于这个事实——一个关注个人重生的信息可能因此与社会是相关的，而不是无关的——有更新的体会。高派自由主义者从1914—1946年的战争中吸取了许多教训。Ernest F. Scott现在提醒我们“耶稣对社会弊端的一个矫正措施是更新个人意愿。如果人自己的内心起了变化，那他们的行为也会变得不同，结果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社会，在其中人与人之间会有正确的关系”（*Man and Society in the New Testament*, p.197.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6）。

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文 / 冠辉

5月12日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忽然有位同事说，四川发生地震了，7.8级。开始，我们根本不知道7.8级地震意味着什么。过了不久，网上就报道说，温总理奔赴灾区了。看来情况还挺严重的。谁知晚上回家打开电视，画面上的灾难竟是那样惨不忍睹！接下来，每天电视上关于地震的报道铺天盖地。报道中频繁出现的画面是废墟、尸体和哀哭，让我突然想起耶利米书中的一句话：“在拉玛听见号咷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31:15）和许多人一样，我心里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主啊，为什么？为什么允许这样的灾难发生？”

灾后那两个星期，网上有一批基督徒天天在关注灾区的需要，商议如何迅速有效地参与赈灾，分享灾区需要代祷的事项。我分管教会的外展事工，天天挂在网上，试图更多了解灾区的情况，为教会参与赈灾寻找合适的平台。可是，我接触的信息越多，越感到有些迷茫，不知道教会应该借用哪一个平台参与，于是决定自己去灾区一趟。

一、变化的感触

去四川灾区之前，看到几万人的生命在这场地震中丧失，我们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

说：“愿几万人生命的丧失能带来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灵魂的得救。”到了灾区之后，看到一片又一片的废墟，又见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福音机构和教会在积极参与赈灾和灾后重建，我仿佛看到了废墟中的盼望：在能震动的根基完全毁坏之后，或许主要为这片土地立下不能震动的根基。

过去，四川的许多地方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非常陌生。北川、青川、绵阳、德阳、安县……这些名字听都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了那些地方的人了。这次去到灾区，才有了一些了解。这些地方有两个特点，一是拜偶像，二是赌博。偶像在许多地方随处可见。我们在绵竹时去过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家，看



废墟中依然矗立的门上贴的偶像

到他家有一个很大的神龛，神龛上摆的是关公。我们去过安县的一个村庄，看到一扇倒塌的门上贴着门神。我们教会的另一队志愿者在安县靠近北川的一个村庄服侍，他们在那里看见家家户户都摆放着各样的偶像，而且当地很多的习俗都跟迷信和拜偶像联系在一起，比如他们非常忌讳别人在他们家里哭，认为会带来厄运等等。打麻将赌博在四川也特别普遍。那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挣钱，挣回来的钱用于盖房子；留在家里的人，农忙过后，就是打麻将赌博。地震过后，许多人过去的生活被完全打破，必须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神怜悯受灾的民众，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基督教机构和教会参与到赈灾和灾后重建当中。爱心行动、彩虹重建行动、光和声行动、香柏领导力、慈福行动、心连心、宣明会等国际国内的基督教机构，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河南、厦门、安徽、温州等地的教会团队，都参与到这次的救灾行动中。四川一夜之间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也成了宣教的工场，而且接下来许多年会继续成为教会关注的对象。

灾难对成都的教会也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那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在灾后积极地行动起来，但是很快大家就意识到自己的能力非常有限。如此大面积的受灾地区，他们如何能承担得起？神当然知道，所以他同时感动了全国各地的教会来共同承担这个责任。中国教会第一次面对如此大的社会关怀需要，也是第一次被赐予如此大的服侍社会的机会。大家共同看到，灾区需要的不只是救急的物资和援助，更是心灵的关怀和灾后长期的重建。我接触到许多服侍群体都有这样深度的关切，虽然大家也知道，具体落实起来并不容易。去灾区之前，我心里感受到的更多是哀痛。但到了灾区之后，我深切地感受到神的怜悯，看到废墟中的盼望。

二、恐惧与幻灭

我们去的主要是轻灾区，就是人员伤亡比较少的地方。多数志愿者只能进入轻灾区，重灾区基本上进不去。汶川和北川这两个最重的灾区实行了军事管制，除了部队以外一般人不让进去。

轻灾区虽然伤亡不是很严重，但是灾难对他们整体生活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房屋基本上都倒塌了，没有倒塌的也都成了危房，无法居住。从物质方面来看，许多受灾地区的生活日常必需品基本上能得到满足。但是有些偏僻的地方，政府给予的关注很少，除了一天一斤的大米，加上一点彩条布之外，其他帮助很少，灾民们需要自救。我们去的安县迎新乡的一个村庄，原本就是很贫苦的地方。村里的特困户很多，生活非常艰难。

除了物质上的需要之外，灾民们更深的需要是心灵的安慰和医治。

死亡的场景在许多灾民的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不用说那些失去亲友的人们，就是那些死亡的目击者，心灵都难以承受。有一个在地震中逃出学校后被带到成都的孩子说，当时他亲眼看见砖掉下来，砸在同学的头上，血从头上流出来。他在同学的头上看见一个洞，一个黑黑的洞。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说不出话来。基督徒对他的关爱使他慢慢缓了过来。他说，当时他感到那个深深的黑洞正要夺走他的生命。这样的话一般不会出自孩子之口，可见当时的场景对孩子的刺激有多大。

强烈的地震和持续的余震使许多的灾民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我问卧云村的一位妇女，现在心里还怕不怕。“怕啊！”她脱口而出，两眼发愣，仿佛又回到地震时的状态中。由于余震一直不断，只要稍微有点动静，灾民们就会惊恐起来。据描述，地震时的感觉很恐怖，在地中干活的人看见地突然间裂



开一个大口，然后又合上；大地左右、上下摇动；水会掀起一米多高。这些场景都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心里，造成了非常深的恐惧感。

家园的被毁带给人的是强烈的幻灭感。我们去过彭州的一个村庄，这是一个相对富裕的村庄。有一户人家盖了一幢三层的楼房，这是他们用十多年打工挣下的积蓄盖的。可是在短短两三分钟的时间里，一家人一生的心血都化为乌有。将来的日子要怎么过？苦日子要捱到什么年头？多少年才能恢复以前的生活？心里没底，没有指望。电视里我们看到有些灾民说，众志成城，大家同心建造，没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其实那股劲是硬撑起来的。

三、陪伴与安慰

在灾难发生的前期，我们在灾区能做的非常有限。救人等任务是由专业的救援队在做，我们在那里主要是做发放物资、搭帐篷、清理废墟、消毒等一般性的工作。此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和他们在一起，陪伴他们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间，并给他们带去一点安慰。

面对被苦难压伤的灾民，我们常常感到无力。这个时候，讲道理毫无意义。他们需

要的是陪伴。我们住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愿意和他们一起面对这场灾难及灾难所带来的后果。让他们感受到一种关怀，一种支持。卧云村的一个农民，今年四十来岁，患了半身不遂，成了家庭的拖累。他的儿子恨不得他早死。他心里非常愁苦，每天一个人孤寂地坐在路边。看到他百无聊赖的样子，我们就上去跟他交谈，听他倾诉，给他传福音，送他收音机，让他听福音广播。他对我们说：“看到你们所做的，我就相信有神。如果没有神，你们为什么要住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受苦？”

除了陪伴，这些处在恐惧、幻灭、绝望境地中的人们，他们最需要的是安慰。

卧云村有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在地震中失去了十三岁的独生子。有一位姊妹去探访她家。她有点麻木，眼睛里没有流露出悲伤。当那位姊妹问她有没有其他孩子时，她的眼圈立刻红了起来。姊妹走到她跟前，张开双手拥抱她。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心头的悲伤，紧紧地抱着姊妹，伏在她的肩头，泣不成声。那时候语言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大溪村村里有个队长很关心村民。地震发生已经快一个月了，村里还没有帐篷，连油布都有限。他自己一直在寻求帮助——找一大片油布，建立村里的安置点，将村民



集中安置。后来他终于找到了油布，又联系部队帮助他们搭安置点。他想尽办法来解决村民的问题，但还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看到他为村民所付出的辛苦努力，向他表示我们的敬意，并和他握手、拥抱。被拥抱的那一刻，他哭了。

四、欢乐与离别

地震后学校放假，学生没有课上，完全没有人管。家长正忙着灾后的工作和地里的农活，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这些孩子。加上有些危房还没有拆，孩子们跑到危房边去玩很危险，家长们非常希望有人能够看管这些孩子，组织他们活动或学习。

于是，擅长儿童事工的弟兄姊妹就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带他们做游戏，让他们画画、拼图、捏橡皮泥，给他们讲故事。很快那些孩子就聚拢在一起，而且来了就不愿意离开。

我们在大溪村刚落脚，孩子们就围过来。政府发的一顶帐篷，队长给我们用。那些孩子们把图纸展开，就开始支帐篷。弄错了，他们就对着图纸看错在哪儿，然后就按照图纸调整过来。没多久，帐篷就搭起来了。之后，我们的两位姊妹带着他们做游戏，然后给他们一些书读。孩子们在看书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表情和别人不一样，看上去很徬

徨。她们问她怎么了，她就哭了。她说，当看见这些书本时，就想起了自己的学校，可是学校已经不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上学。那时，我们才知道，失去校园对于孩子们的打击有多大。

孩子们第一天就跟我们的两位姊妹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因为中午天很热，我们安排孩子的活动下午三点开始。孩子们都说，两点吧，三点太晚了。这些孩子们想象力丰富，手也特别巧，他们就地取材，用呼啦圈拼成奥运五环，用周围的草、树叶和花瓣来拼图，拼出美丽的自然图案，令人刮目相看。

在卧云村，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六一儿童节。为了给灾后的孩子们带去欢乐，我们专门组织了儿童节的活动。我们教孩子们唱诗歌，组织他们进行几项分组比赛，比赛之后每一组都有奖品，最后还给每一个孩子文具、书包和爱心面包。孩子们非常开心。活动结束后，我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这时，我看见那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小女孩言语寡少，眼神里总带着一点忧愁。她父亲常年在俄罗斯打工挣钱，家里盖的房子还不错，地震中几乎完好无损。那两天，她总是像小尾巴一样跟着我们。一天下午，她带我们去她家。我们和她母亲聊的时候，她把家里能找到的食物都搬出来，一会儿说：“叔叔吃花生。”一会儿说：“叔叔吃

豆子。”她母亲说，这孩子今天怎么了，过去她从来没有这么好客过。

我给小女孩和她的母亲拍了一张照，然后过去抱了抱她，对她说我们要走了。小女孩睁大眼睛注视着我，有点发愣。我的泪水几乎夺眶而出。我心里想，我们离开之后，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会永远这样快乐吗？以后谁来陪伴他们呢？想到这里，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我跑到帐篷后面，泣不成声。我对神说：“主啊，我们只能带给他们一时的欢乐。我把他们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求你一生一世看顾他们。”

五、属灵的争战

我们在那里的服侍受到大部分灾民的欢迎。但是，也有些村民听说是我们是基督徒，觉悟比较高——照一位派出所所长的话说——就向乡政府报告。我们驻扎在大溪村的第二天，当地的副乡长和派出所所长就来了。他们向我们要政府批文。我们把四川省红十字会的标志给他们看，根本无济于事。那位副乡长对我们非常不客气，限令我们下午六点之前离开。我们让总部与政府交涉，但由于负责的同工在青川，赶过去来不及，到下午六点问题还没有解决。到了六点，那位副乡长和派出所所长又来了。他们看到我们还没有走，非常生气，说我们是在跟政府对抗。我们发现和他们根本无法沟通，就要求到乡政府去一趟，跟其他乡领导沟通一下。没想到到了乡政府，根本没有我们说话的份。那位副乡长跟书记一嘀咕，书记劈头盖脸就开始破口大骂，说：“你们来这里做什么，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们说是赈灾，其实是传教。”他根本不看我们在那里做了什么，也不问大多数村民的反应。他又说：“你们基督教是什么东西，中世纪你们干了什么？！”我听了火冒三丈，质问道：“你研究过基督教吗？你对基督教

了解多少？”他答道：“我没有研究过。但我知道你们基督教中世纪干了什么！”接着他恶狠狠地说：“你们八点钟之前给我离开，如果不离开，我们不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这明明是恐吓。他又说：“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不需要你们，请你们离开。……我告诉你们，我决不会允许你们在这里驻扎。”我听到这些话，非常强烈地感受到，那是一场属灵的争战。和我同去的那位弟兄气得直发抖。他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弟兄，对村民的感情很深。他顾念那些村民们的需要。他无法想象，村民们有那么多困难，正需要志愿者的帮助，这些干部却如此不顾村民的死活，竟然要把志愿者赶走。他对我说：“我就不离开，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总部出于对我们安全的考虑，要我们撤出来。我们把搭好的帐篷全又拆了。就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那位负责与政府交涉的弟兄从青川赶到。他认识县里的组织部长。组织部长给乡里打了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我们重新把帐篷支搭起来。那天晚上，接待我们的队长百感交集。他一直陪我们到很晚，默默地看着我们整理东西。回家休息之前，他走到我的跟前，对我说：“我们永远是兄弟。”

谁知第二天，情况又变了。乡里的书记一方面告到县长那里，说有一帮基督徒想在村里传教；一方面向村长和队长施压，说如果他们接受基督徒的帮助，政府的物资就不发给他们；谁家的孩子参加基督徒组织的活动，也不发。最后我们还是被迫离开了。

汽车载着一颗颗沉重的心灵缓缓地驶出了大溪村。坐在窗旁的一位姊妹，看着我们在大溪村所拍下的一幕幕情景，不禁潸然泪下。■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¹

——5·12地震之后的救援浅议

文 / 新恩

引子

5·12地震所震动的不仅是地球的一个角落，而且是无数人的心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将作为重要事件而被人们记忆和谈论。甚至会成为许多人思考未来的风向标。笔者在对苦难作了最基本的探求后²，现在就教会灾难的回应作些反思。这也可以看作为对苦难所作“神学探求”的应用。

20世纪是中国多灾多难的一个世纪，天灾人祸不断。及至近年来，洪水、台风、干旱、地震仍时有发生，而且常常超过历史的强度。相比起1998年的洪灾，中国家庭教会对5·12地震的反应有了明显的变化。许多教会在第一时间就作出了反应，或是捐献或是派遣援助人员。而无数的基督徒也义无反顾地加入志愿者行列。这种现象令人鼓舞！因为这不仅体现了爱心的增长，更见证了一部分中国基督徒走出了传统教会对社会不闻不问的二元化生活。但毫无疑问，这只是一个起点——尽管是一个美好的起点——许多方面还有待“更新而变化”。

事件理解的再思

尽管苦难已是这个世界司空见惯的事实，但每次面对灾难的袭击我们仍然难以理解或接受。在这点上，基督徒有时候甚至显得更加突出。因为教会讲坛上所宣扬的乃是一位全能又充满爱的上帝。许多人由于不能在理智上调和此二命题，因此怀着悲愤或忧愁离开了教会。这不奇怪，因为一些教会在这方面的教导明显不足。诚然，严肃地直面苦难的问题，可能会使某些人原有的信念崩溃。就如我们听到、见到一些热情高涨的志愿者在灾区生命接近崩溃的事实。但我们必须诚实！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放弃信仰的人（也许本来就没有相信）有其可贵的一面。但我们担心的是，教会的牧者不敢、不愿甚至也不能去探索神学的答案。以往不注重神学探索的牧者应该醒悟，“回答我们心中所盼望的缘由”是我们呼召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审慎地考查圣道并热切地教导，就会让坊间的传言充满全地。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地方，只要遇上苦难，基督徒通常就会急不可耐地去警戒：

是因为犯罪。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理由。因为，没有人没有罪。的确，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而言，这世界的任何苦难与罪都是有关的。可显然大多数人所指的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罪，更多地是具体地针对某个地方或个人。意思是比起其他的地方或个人，受灾的地方及其上的人是更有罪的。就如汶川、北川的地震，是因为四川这个地方的罪，而这两个地方的罪更大，除了沉迷玩乐，还是拜偶像成风的地方。如果真是这个原因，我看广东也许更得遭殃。更重要的是，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如此。我并不是要企图消解圣经对人类的罪恶的定论，只是觉得我们需要聆听罪人的审判者耶稣基督的告诫：被楼压死的人并不是更有罪的，所多玛也并不比迦百农更有罪（参路 13:4-5；太 11:23）。灾难使我们不致遗忘人类曾经对上帝的背叛，而不是为了谴责受苦的人。事实上，正是透过他们的遭遇，上帝向所有幸存者发出震聋发聩的声音——催促我们忏悔的声音。

除了定罪外，好说“末世预言”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不少人断言，超强的地震就是世界末日马上要来的预兆。对基督徒而言当然就是基督再来的预兆。据说，在中国教会被讲解得最多的圣经书卷就是《启示录》（当然其他国家的教会也不在少数），这与解放前的中国基要派教会几乎是清一色的时代论信仰不无关联。有些人对用计算数字并根据时事来解释末世论乐此不疲。他们甚至将马太福音 24 章 32 节中的“无花果树发芽”和 34 节中“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人子就来了”解释为犹太复国之后一个时代还未过去，基督就来了。20 世纪的战争、饥荒、地震就是其预言的终极性应验。因为根据“主看千年如一日”的暗示，创世六天就是代表世界的历史六千年，第七千年就是千禧年，也就是安息年，如第七天是安息日所象征的一样。也许许多传播“末世预言”的人，并不知道或不赞成

这种观念，但热衷解读灾难的末世性质、计算年代的人几乎都是源于此一解释。基督再来的确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不可忽略，且需要常常思念，并为此做好预备，使我们仰望那永存的荣耀基业，免得我们的心被世俗俘获。但我们需要留意，每个时代都有灾难发生，我们很难断定世界的末了究竟是在何时！新约学者指出，马太福音 24 章是一段非常难解的经文，因为主耶稣的预言既关乎耶路撒冷被劫，也关乎他再来的事，而且时有交叉。“无花果树”只是比方，“发芽长叶”即是主所预言“这些事”的成就。我们承认，基督信仰的末世论性质是不容否定的，但也不能成为天马行空的谈资。我想，许多人对末世的警告掉以轻心，除了受魔鬼的迷惑外，和传达末世信息的人过于随意也不无关系。

末世论上的支持，使得许多人认为灾难是神收割前的预备，因此，传福音便是唯一有意义的事。这不禁让人想起倪柝声的比喻。大意是说，世界是一艘正在沉没的破船，我们究竟是救船上的人（传福音）呢？还是去修船（文化使命）呢？一个天才式的说服！答案似乎再明显不过：救人。我们当然同意！但我们也要问，救人时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难道不应该在救人的时候尽力对船加以恰当的保护，以避免它下沉得更快吗——尤其是当我们十分缺乏足够的救生设备的时候？而且，非常重要是你和船上的人必须有着有效的沟通，这样才可能稳定他们的情绪，并使他们相信你的救援能力。救护人员之所以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就是因为一般人不能胜任这特殊的工作。即使他们十分努力，也常常事倍功半。教会应该努力传福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怎么传福音却是需要谨慎斟酌的。但不幸的是：我们不是看见不肯传福音的教会，就是看见风风火火传福音却没有预备好的教会。这次的地震应该震醒那些不差传的教会，也应该震

醒那些传福音却底气不足的教会。但更应该警醒的是那些充满功利性的追求速成的传福音队伍。这些人，除了自义外，就是不负责任。如果一定要把这次参与救灾看成是收割，那么，收割回来的果子也需要好好珍藏并善加保护。意思是，那些信了福音的人，需要长期的关怀与牧养。因为，主交付给我们的大使命，除了传福音使人归信外，还有施行圣礼（建立教会）并以整全的真理教导、牧养使之成圣（太 28:18-20）。

无论认为这次灾难是直接审判、末世预兆还是福音收割，这些讨论貌似敬虔地追求属灵的事，实际上很可能是这些人的心情未被卷入到苦难之中，也失落了对受灾者应有的关怀。因为真正的敬虔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雅 1:27）。看顾，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有行动上的付出。面临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国基督徒所当有的反应，是惊恐同时又静默地去聆听上主在山崩地裂中所发出的声音：舍己，并活出爱的见证！“既知道（原文作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来 10:25）。因此，让我们有更多的自省与行动。

爱心亏欠的重整

我们常常听人强调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爱，这是正确的。它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参太 22:37-40），也是主耶稣所颁布的新命令（约 13:34）。保罗称之为信仰生活中最大的美德（林前 13:13），约翰则认为它是一个真基督徒的标记（约 13:35，约一 3:14）。爱对基督徒而言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只有一个：上帝就是爱（约一 4:8）。圣经极少讨论爱的定义，更多的是强调爱的实践。因为真正的爱不在口头上，而在行为和诚实上（约一 3:18）。因此，我们不需要论述爱的重要性，关键是在当前的处境中，如何表达爱心。这爱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基督徒的一种德行，也是上帝（借着圣灵的浇

灌）与这个时代同在的凭证。

爱，在圣经中被分为两种：爱上帝，爱人。爱人是爱上帝的延伸，有的时候也是爱上帝的检验。但基督教并不只是一种伦理，因为圣经清楚区分了人类唯独面对上帝的部分，例如十诫中的前三条。可见爱上帝与日常的宗教礼仪生活和内心的虔敬是不可分离的。但如果我们没有爱邻舍（你所见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忙碌的宗教生活在上帝的眼中毫无意义。以赛亚书 1 章 11 至 17 节，非常清楚有力地表达了这一点。“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是我们的主在另外一处强调他的心意。他对虚假的宗教厌恶之极！而主的兄弟雅各严厉声讨那些教会中为富不仁的“上流人”的虚妄，继而指出真正的“敬虔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中国的基督徒应当思想，我们是否失落了此“起初的爱”³？尤其当我们的国家遭遇如此深重灾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深深地省察自己：究竟有爱心没有？

努力积财宝在地上，很少以天国的盼望为念的人，应从苦难中学习领会基督的教诲：不要积财宝在地上。因为它并不稳固，一场战争、政变、地震就会将它夺去，使你的劳碌归于虚空。就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赛 24:1-2）。即使你一生平顺，那也只是捕风捉影。财富不但不能使你获取永恒的基业，有时候反而成为拦阻。愿我们铭记主的告诫：财主进天国甚至比骆驼穿过针眼（门）还难！无知财主的结局（路 16:19-31），当为前车之鉴。因此，我们要以“上面的事为念”，常常等候“那不能震动的国”。

可怜的是，很多基督徒的人生重心几



乎都放在世界上。尽管他们在长长的祷告里，表达如何如何羡慕“天上的家乡”，似乎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往往“只是用口亲近主，心却远离主”。这是由他们的行为所表明的。因为他们并未像有福的亚伯拉罕一样，果断地离开巴比伦，而是对尘世的功名无比留恋。许多基督徒虽然宗教生活还算正常，但他们的敬拜并无延伸到生活中的迹象。因为，对于许多人而言，信仰（获得永生）只是成功人生的锦上添花，而不是向上帝的旨意委身并为此有所舍弃。在温州，许多基督徒常常是等到赚钱赚到虚空后才会考虑献身；在北京，则是等解决职称或安顿好儿女的未来后才会更多地考虑服侍。而且，一丁点事都会使他们堂而皇之地缺席，例如常常听到的“孩子感冒”。如果上帝的爱也像我们一样脆弱，那将没有任何救恩可言。我们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断然不以自己儿子的性命为念的献祭，与我们是何等不同啊！历史上那些本来极其富有却甘愿变卖一切周济穷人的基督徒与我们又是何等的不同啊！福音之所以能够传到中国以及许多蛮荒之地，就是因为许多敬虔的父母奉献了自己的儿女和许多人弃绝了安舒的生活的结果。可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福音工作没什么建树，但募捐却很积极。这是一种变相的行径？！它是我们没有信心以至于缺乏安全感的充分证明。

地震不仅警示了世界的无常，同时也提

醒了基督徒的责任。我们不是只乐在宗教生活中的厌世者，故当怀着天上之盼望去扶持、服侍这世代的人。基督徒在这次灾难中的爱心行动的积极性是有目共睹的。一些工薪阶层的教会竟奉献了相当多的财物，但也有很富有的教会却奉献为数不多的情况。每当遇见需要大额钱财，而教会奉献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某些教会的奢侈与无谓的铺张。在某些地区的教会，每年圣诞节的花费数以千万，甚至更多。我想如果2008年的圣诞节，我们不宴请吃喝（若禁食就再好不过了），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文艺”，只是以安静的纪念、敬拜面向我们的主，并且按往年费用的等额都捐献出来，那该多美！我相信，我们的主会在天上悦纳我们的祭，无论是心灵的，还是物质的。

很多基督徒都意识到，如果我们真的关爱受灾群体，就必须更有效持久地深入灾区。令人起敬的无数志愿者（当然不是全部）就是美好的见证。但我不得不心痛地指出，作为同道教会的整体（如小群或所谓的改革宗教派等）或作为一个地方教会的群体（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温州、河南、北京等），似乎没有一个像样的组织（四川受灾教会自然另当别论）。相反，许多基督徒个人或某个机构反倒非常活跃。据我所知，那段时间（5·12之后）刚好有不少同工聚集的机会，或为商议教会事务，或为选举教会

长执，或为生命团契。但面对灾难的问题，却是匆匆忙忙、轻描淡写地带过了，教会主要负责同工的迟钝令人吃惊！那为主持圣殿的宗教工作而绕过路旁受害者的祭司（路10:31），竟成群地出现在中国教会中！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援助工作的粗糙，但我们不能理解竟没有准备持久地开展救援工作。尽管粗糙的确暴露了我们没有预备好去服侍这个世界的真实景况。很明显，许多城市教会徒有改革宗的信仰宣言！也许是我们长久以来期待国外兄弟姐妹的救济，也接受了他们的救济，使很多人养成了总在“期待”的恶习（这本应刺激我们学会“舍去”的善行）。似乎无论在哪里的灾难中，总会有兄弟姐妹在（尤其是国外的兄弟姐妹）。幸好，这并不是中国教会的全部情形。我们要为那些勇赴灾区，甚至冒死前往余震区的兄弟姐妹常常向主献上感恩与祈祷！不过我们也看到，由于现实的艰难，目前主要都是“临时工”为主。在目前的阶段确实需要很多短期轮换的人手，但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限制。在一些地方志愿者虽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好不容易与当地灾民建立起了良好关系，可是不到一周就要仓促离别，留下的是漫长的苦涩，尤其是那些孩子们。许多工作刚刚才开个头，就要提前离岗。下一批人又要重复之前的工作，努力重建关系。在此，我想要指出：如果没有可信任的教会领袖以及一班乐意献身的基督徒长期（可能是一生）进驻当地，我们很难根本性解决灾民的问题，哪怕只是一部分人的生活。但这不是否定短期义工的作用，而是说在此之外还需要更深的投入。

同受苦难的委身

若说在第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部队）救援和稳定灾民的生活，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明显复杂得多。我们需要不断处理很多十

分棘手的问题。

在四川的短暂服侍之余，我还去看和听了一些当地的状况。民间消息虽然总免不了欠精确（其实正儿八经白纸黑字的新闻也常常胡说八道），但它很好地反映了民生民心。即使略去骇人听闻的部分，也常常能使我们震惊不已。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痛苦是失去财物与居所所无法比拟的。按照一般的理解，灾难应该会使人们更加看重、珍惜家庭生活。但我却听到了另一种情况：许多夫妻竟然为了多拿一户补助金（该地区两万）而离婚。起初的想法只是假戏一场，但在离婚的过程中或之后却成了真。历史上最大的地震没有拆散的家，竟被两万块钱撕裂，而且这种情况还不在少数！关于人们在救济财物面前所暴露出来的种种赤裸裸的丑事，实在是难以言尽。这除了说明他们物质生活的赤贫之外，不也昭示了他们心灵的赤贫吗？我们可以预见，即便是每户补助四万或更多，也不能挽救这种局面。甚至有可能是数目越大，离得也越多、越快、越远。这种现象无疑给基督徒的救援工作重大启发。

作为救援者，应该努力寻思别人不可替代的那一份工作。对我们而言，那就是人心的救治。一个地区的文化习俗和价值取向不是一天形成的，医治和更新也不会是在瞬间就会完成的。在这方面受灵恩派影响较深的教会常会有所忽略，她们往往诉求于奇迹的发生。风起云涌般的医治或音乐聚会是常见的形式。而另外一些圣经神学基础薄弱、属灵经历贫乏却热衷于心理辅导学（与圣经辅导学不太一样）的假教师也常误人不浅。“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6:14）。他们对人类的罪性轻描淡写，不是领人不断面向十字架的事件，而是寻求什么智慧的解决之道。耶利米先知却呼吁我们要寻求古道才能得安息（耶6:16）。基督的十字架，不单是一个拯救的永恒事件，也是一条使人得

安息的古路。

除了人心灾难之外，社会的公义问题也十分吃紧。据说，在灾后安置过程中，攀附关系、贿赂、徇私舞弊的事时有发生。一些良心被热铁烙惯的人，竟侵占弱者（孤儿寡妇）的财物。我们不用奇怪，因为如果连上帝的选民（犹太人）中也有这等可耻的事，何况是未受圣言洗礼的人呢！的确，我们谁也不能去解决他人良心的问题，但不法的行为还是可能得到监督的。问题在于谁能去为弱者辩屈！我想教会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我也曾听到一些基督徒律师踌躇满志，要为国家社会的公义事业一展身手。现在不必再迟疑了！众所周知，这份工作是凶险的，可能会遭遇来自各方的威胁。但请有心志的弟兄姐妹记得，你们若为此遭遇不测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就如古时那些为义受逼迫的先知一样（太5:10-12）。

灾区孩子的问题或许是最为沉重的了。对他们的情况（我们无需多作介绍），“没有牧人的小羊”可为贴切的写照。如果我们明白主对小孩的重视，也应该相信上帝对他们加倍的眷顾。他们也许失去了父亲，但上帝要亲自作他们的父；他们也许失去手足，但上帝要赐给他们更多弟兄姐妹作他们的肢体（教会）！我们有理由如此盼望：他们虽然遭遇了极大的患难，却因着上帝的大能与智慧而蒙大福。而教会就是上帝所拣选，为要使“万族得福”的群体。如今，上帝已经透过各种方式，为我们敞开了一扇门。许多弟兄姐妹有教师资格，也有机会进入他们中间，这岂是偶然的呢？基督徒的教师啊，奋起！奋起发光！岂不知神的百姓是“小孩子的师父，外邦人的光吗”？弟兄们，把你们敬畏的智慧带到那个不认识主的地方，把你们在基督里的盼望带给那个虚空笼罩的地方；把你们在圣灵中的喜乐带到那个忧伤的地方……

屏息倾听，倾听地震所裂开的口向我们呼唤——一个悲情“马其顿”的哀声呼唤。

以上粗浅的表述，既不是要作为现象分析，也不是打算列援助项目的清单。只是为了说明本人认为当前较迫切的需要：牧师、律师、教师。当然是指训练有素，并愿意长久委身的同道。不过，即使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们也应当恒久地关切，因为“爱是永不止息”。更重要的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应当怎样相爱。耶稣基督甘受贫穷卑微而屈居于罪人之中，甚至为罪人死，我们也应当如此行。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深入灾区民众的处境和他们的心灵。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毅然“与百姓同受苦难”；保罗则看“万事如同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就甘愿“在肉身受苦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是古代圣徒的见证，是我们需要追随的脚踪。“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该脱去容易缠累的罪，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能为我们去呢？

我说：

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们！

- 1 参歌罗西书1章24节。这句经文十分难解，“补满”不是指基督的受苦（救赎）有任何的不足，而是指我们的“肉身受苦”延伸了基督的肉身受苦。因为基督现今已经完全脱离了“肉身受苦”的限制，但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爱的拯救常常寓于软弱的“受苦”之中。
- 2 <http://blog.sina.com.cn/hagiazo>: 望穿劫难——举哀中的神学探求。
- 3 “起初”在原文里不主要是指时间上的开头，也含有“上好”、“最要紧”等意思。



苦难中的心灵触摸

——大地震后的教牧关怀思考

文 / 峥嵘

苦难其实是不能谈论的。在基督信仰的诸多奥秘中，苦难，特别是像汶川大地震这样巨大的灾难浩劫，可能是最深最难的奥秘。其深其难远不只是理性思索的困惑，更是生命经历中的极大震撼和无底的悲切。所以，在那么多的生命被苦难吞噬、摧残、扭曲、压伤的同时，我们坐在这里清谈苦难，实际上就是对他人苦难经历的漠视；甚至是对他们苦难中奥秘经历的一种亵渎。苦难是不能谈的。

因而，无论是对教会内的信徒或是教会外的同胞，这苦难面前的难言、无言可能才是我们教牧关怀的起点。

一、无语问上帝

面对如此灾难，其实在教牧层面上来讲，基本上是说得越少越好。实在是不能说什么。在教牧中，话语能起的作用到这里基本上就得终止。在这个时候，就是话语停止，祷告开始。

可是，基督徒常常在这个时候却有很多的话要说，什么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惩罚、传福音的机会，等等。平常学进去的话语都发现了表达机会，曾经听过的道似乎全都被激活了。然而，在这个时候最智慧的选择却应该是缄默；真正重要、有力的服事方式应该是超越话语的同在（presence）。

简单的同在，简单的拥抱，在这里表达着说不尽的爱、鼓励、怜悯、安慰、医治等。也可以创造性地用多种方式来表达你的同在：透过你的礼物、奉献、电话、信件，自然也包括人的同在。其实，在后现代环境中，尤其是在对现在这一代人谈论苦难的时候，服事的范式需要从话语转向同在。

无语问上帝！在深切的同在中，也理解、接纳信徒弟兄姊妹和教会外的同胞亲人们此时对上帝的困惑、不解，甚至哀怨、愤怒。要注意的是，苦难中的服事，远不只是教会向那些身体和家园受灾者的慈惠救助，对教会内弟兄姊妹的情感、灵命和信心（信仰）的服事也同等重要。

我们平常传福音时，需要向人大量讲论，要让人认识到世界的虚空、人生的短暂、寻求拯救的迫切，等等。而此时，这些其实上帝在你面前都已经做完了。我们不需要再去，再去说了。这个时候，恰恰需要我们在场（be present）。这也是我们“摘果子”的时候，只要我们在那个时候能够到场，能够陪伴，能够同情，能够分享。当然，这种同在，也不只是局限于时间空间上的在场，也当包含心灵的同在：同情、怜悯、理解、接纳。

在这个时候，话语几乎越少越好。苦难，真的是没有办法谈的。面对苦难，我们只能说一些道理，多一些同在。

二、四海皆兄弟

在重大苦难面前，上帝削平了人世间所有的“执”与“持”。地震拆毁了人们中间隔断的墙，这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

当深院高墙和民宅茅舍在顷刻之间全被夷为平地的时候，人们发现原来的穷富、老幼、智愚、贵贱都成了赤裸的因而也更加赤诚的弟兄。作为人类中间的一员，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都是同样的。我们都在经历着如此脆弱的生命；我们都行走在如此脆弱的大地上。

我们对于大地是多么的依恋，我们紧紧地要抓住它。旧约中的主题之一就是所谓的“土地神学”。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就是土地，他的一生都是在为着实现这样的应许而努力。中国人当然自古以来也知道房地产的实在。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却真实地看到大地并不可靠。我们面对的是如此脆弱的世界。

当从宇宙中来看这个星球时，我们会发现它确实就是如此脆弱，甚至比鸡蛋还要脆弱。这个星球的千百个物理参数中，哪怕有一个参数发生那么一丁点变化，它就将不存在，人类也就不存在了。然而生活在这个星

球上的人们，却常常意识不到它的脆弱。常常以为只要有钱、有房子、有地，问题就解决了，心就安顿了。

面对苦难，上帝实际上也是付上了代价的：他不惜成为全人类的敌人。因此，此时人类已经没有办法再来理解他：上帝成为了人类的“对头”，一个“绝对的他者”。在经历如此重大的灾难的过程中，人们会觉得信不信他也无所谓；信仰似乎也看不出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然而，上帝付出这样的代价，是为了使人能够有机会走出自己的藩篱，使人能够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就是在这里，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生命中许许多多的东西是可以被拉平的。

在这样的时候，基督信仰中那些丰富的灵性因素，例如和解、怜悯、同情、慷慨、安慰、圣灵的训诲（辅导）等，都可以有机会被表达出来。当然，这些并不一定是借话语表达出来的，也不见得必须借着某晚上偷偷摸摸地开的一场布道会来表达。

三、超越个人主义

对圣经和信仰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式的诠释、理解，在今天可以说是基督教要面对的不是异端的异端。这种个人主义式的理解，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我和上帝的关系、我的祷告、我的读经、我的灵命，等等。然而我们看圣经中却很少有教导是对单数的“你”，绝大多数都是对“你们”而言的。上帝常常把全体以色列人看作是“你”来教导。

个人主义式的理解，在中国教会以及海外华人教会的传统中尤其深广，造成的困惑也尤其大。这很可能与我们文化背景中的佛教影响有关。灾难，可以促使我们反思；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超越个人主义。当上帝成为一个绝对的他者，全人类因此而

一同被推入了一个集体主义的“袋子”里：无论你原来是贫是富，是拜佛的还是信上帝的，在这个时候你的房子都倒塌了；你的亲人都遇难了。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原来人在上帝面前不能因为你自己的敬虔、你个人的品行、你本身的某些独特性而得到他独特的待遇。在上帝面前，你仍然只不过是某一类中的一员；你是被上帝按“类”处置的。这种集体主义式的眼光是必须要有的。因而，对灾难的回应方式也应该更多



邻居抱着杨云芬的外孙女都雯欣，雯欣哭着喊救妈妈，救奶奶。

新京报记者 吕忠恕 摄

是集体主义式的。面对灾难，我们看到人不可能只靠个人而生存，而需要紧密依靠集体。

对于集体，我们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教会。参加教会的差派行动而进入灾区。但发现还是远远不够：一个教会能做的极为有限；众多教会的联合也同样不够；即便全国的基督徒爱心联合行动，也是有限的。而且，在这些各自为政的教会、机构的所谓联合行动中，其实个人主义式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仍然很普遍，因而产生诸多混乱，使联合行动很难成为真正协调、坚固、整体的“肢体”行动。这应该敦促我们在教会中越来越注重集体主义式观念和灵性的培植。

圣经中十分强调肢体的观念：肢体的和谐，肢体的联络，肢体的建造以及肢体的功用。每一个人都要意识到我们只是肢体中的一小部分、一个小点。这个“点”意识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自觉意识并谨慎表达的：我们是教会中的一员，小组中的一员，市民中的一员。

这样的灾难促使我们去思考，去超越个人主义的牢笼，帮助我们从个人主义中走出来，进而更清楚地意识到，也更全面地把握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本相、真相。

四、废墟中的盼望

苦难中的盼望，这是一个在信仰中所形成的特有的教牧视角。

上帝打伤，上帝也医治。耶利米看到“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诗篇》46篇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们很难想象上帝的作为。在使地荒凉，在拆毁这一切，在打伤这一切的同时，

他生命的荣耀、创造的大能、救赎的能力得到显明；在苦难和无序中带来更新和有序。

美国黄石公园每20年左右就会有一次森林火灾。而大火在烧毁旧有树林植被的同时也使新的种籽得以破壳入土，从而催生新的生命和希望。从地震灾区拍摄的图片中，在小孩子们中间看见的远不尽是苦难，也满有希望，新的希望。孩子们那天真的音容笑貌，活泼的创意发挥，自由的娱乐戏耍，……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在灾区发生的，而且还正在发生着。

在信仰中我们看苦难，看见的是新天新地来临过程中所带的艰辛苦楚；是生产过程中的阵痛。在艰难痛苦中，上帝应许的新天新地的脚步正在逼近。《马太福音》24章6-7节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在灾难面前，福音信仰当然不允许我们幸灾乐祸，但也保护我们不落入沮丧绝望的陷阱。

教会的末世性的关怀，并不全是审判性、咒诅性的；上帝在审判和咒诅的同时也在完成他的救赎大工。灾难也是新天新地来临的脚步。■



二十世纪福音派运动及其社会关怀

文 / 孙明义

一、福音派的兴起与《洛桑信约》的产生

1、20 世纪中叶北美福音派的兴起

限于篇幅，本文只对 20 世纪中叶在北美发生的福音派运动略做考察。

(1) 二战后北美的宗教奋兴运动

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北美发生了一场基督教奋兴运动。1945 年，国际基督教青年军被组建起来，以巩固这一时期逐渐兴起的基督教奋兴运动。据统计，在其建立的第一年里，基督教青年军就发起了将近九百场大型集会，总计约有一百万人参加了这些全国性的集会。¹正是在这种奋兴运动的背景下，惠顿学院的年轻毕业生葛培理作为这个组织的第一位专职布道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随后的几年里，在基要派的阵营中，出现了一批这样的青年布道家及神学家，如卡尔·亨利和查尔斯·富勒等，他们后来组成了基要派中持所谓积极或者包容主义观

点的群体。

二战后的北美基要派在继续推动全国性宗教奋兴运动的过程中，逐渐表现出一种内部的分裂。基要派中持消极立场的群体更加注重将自己与这个败坏社会及其他有问题的宗派分离，并对后者持激烈批评的态度；持积极立场的群体则更愿意联络更多的教会及组织，而对自身分离主义的倾向持质疑态度。两个群体的分裂发生于 1957 年，当时为了在纽约成功地举办大型布道会，葛培理的团队接受了当地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的援助。而持消极立场的群体被这种试图要与“自由主义者”合作的行为所激怒，于是最终的分裂在所难免。²分裂的结果就是，持积极立场的这个群体被人们称之为“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s）；而基要派则逐渐被看成是分离主义的代名词。

当然，这种基要派内部所发生的消极与积极立场的分化有其神学上的原因。在神学上，时代论的前千禧年观念是造成这种

分化的重要因素。按照马斯登（George M Marsden）的表述，“时代论式的悲观主义观点助长了对于社会事业在这场运动中的重要性漠视。神定时代论关于各大教会的消极评价也鼓励了分离主义。”³而持积极立场的这批知识分子却试图回到更为主流、更为久远的福音派传统，而不是让自己被新近流行的时代论教义所束缚。这个时期的时代论不仅表现出分离主义的倾向，同时还表现出某种反智主义的倾向，这些都是他们所不能完全接受的。

（2）对社会关怀及文化领域的关注

麦格拉思（Alister McGrath）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美基要派在选择撤离它所认为已经堕落和背叛了的教会时，某种意义上重复了宗教改革时期重洗派的分离主义立场。“这并不是说基要派刻意地或有意识地决定采用源自16世纪激进改革派的观念。而是说，基要派所采取的方式，不论它意识到与否，都更为接近激进改革派而不是主流改革派的立场。而激进改革派肯定了信徒分离于一个不信神的社会并组成某种信徒社团的必要性。”⁴

1947年卡尔·亨利出版了《现代基要派不安的良心》一书，在书中他作为基要派的信徒对这种神学立场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他认识到，基要派为了达到它批判与摒弃这个世俗世界的目标，选择了把自己的关注点只集中于整个基督教立场的某个侧面，而没有表现出那种有着特定社会维度之世界观的基督教立场，其结果就是，基要派不仅没有达到它所期待的目标，反而传达出一种严重缺乏社会关切的、被贫困化了的、被缩减了的福音。卡尔·亨利这本书的发表，用德克·杰勒玛（Dirk Jellema）的话来说，犹如“新福音派的宣言”，可以说表达出了福音派教

会与传统基要派教会的一个重要区别：社会关怀及参与意识的重新觉醒。

从上面的因素来看，社会关怀与文化参与意识的重新觉醒是这个时期福音派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方面。用法兰西斯·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的话来说，“福音派”这个术语，“意味着信仰圣经，但又没有把自己摒弃于整个生活的范围之外，并力图使基督教同社会、政府和文化的现行需要发挥有效的接触。它具有将人们引向救主基督但同时又力图在文化中作盐作光的涵义。”⁵当然，这里所说“有效的接触”并不是以对社会文化的现行需要采取妥协为前提的，那样的话就与自由派没有什么区别了。而自由派的做法已经被认识到，就把人引向基督同时又能够转化社会文化这个目标来说，并不是真正“有效的接触”。

换言之，与自由派相比，福音派显然还是站在基督教传统的立场上。在诸如对圣经权威的肯定、个人灵性重

生的重视等方面，福音派的立场无疑与基要派是一致的。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持一个具有社会向度的基督教世界观。用麦格拉思的话来表述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福音派是一种后基要派现象。它起源于对基要派的缺憾的认识与回应。虽然福音派毫无疑问地继承和发展了宗教改革运动、清教运动和卫斯理派的诸多洞见，但也应看到这一事实，即重新回到这些伟大的福音派传统的动力，来自于对基要派在社会、学术和精神等各个方面已经失败的认识。”⁶这种社会向度的基督教世界观在《洛桑信约》中被某种程度地体现出来。

2、洛桑会议所关注的问题

1974年7月16—25日，在瑞士的洛桑召开了此次洛桑世界福音大会。来自150个





与会者抵达世界福音国际大会（洛桑 1974）举办地瑞士洛桑市会议中心

国家的 2700 名代表汇聚一堂，其中有 50% 的与会者、大会筹委会成员及发言者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大陆没有人参加）。会场上巨大的横幅上写着“让整个世界听到他的声音”。在这次大会所讨论的主题中，教会的社会关怀使命是一个重要主题。这次福音大会的重要结果就是产生了《洛桑信约》。

作为 1974 年洛桑会议主要发起者的葛培理，在其开幕致词的结束语中，对这次会议表达了四点期待：（1）希望大会能够“就传福音形成一个合乎圣经的宣言”；（2）推动教会“完成将福音传遍世界的使命”；（3）“表达出传福音与社会关怀之间的关系”；（4）有助于在“世界各地进行教导的传道人之间建立起团契关系”。可见关于社会关怀的问题是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在大会结束时的总结发言中，他做出了如下概括：“如果有一件事情在这次大会中被明确高调地传递出来，那就是我们这些传道者们应当有社

会关怀。这个在较小的小组里所讨论的，宗门徒在今天的意义的主题，已经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⁷

如果把 1966 年在柏林召开的世界福音大会和洛桑会议相比较的话，那么显然那次福音大会还没有把传福音与社会关怀的关系看成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只是在小组讨论中被提到，但并没有充分地讨论。在向大会所提交的论文中，只有一篇涉及到传福音与社会关怀的关系，不过全文还只是局限于讨论在传福音时如何冲破种族主义的壁垒。从神学观念上看，当时与会的福音派代表仍然把社会关怀看作是传福音时要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的有害因素。⁸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们看到洛桑会议的变化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而在洛桑会议之后，1989 年在马尼拉召开的世界福音大会所形成的《马尼拉宣言》，再次肯定“福音与善行是不可分离的”；

致力于社会关怀活动并非是回归到自由派的“社会福音”思想，“并不是把基督化的社会与神的国度混为一谈。我们认定，符合圣经的福音必然包含着社会行动”。

二、《洛桑信约》中的社会关怀条款

1、为忽视自己的社会责任而忏悔

在洛桑会议过去多年后，会议的另一主要发起者神学家斯托得(John Stott)在他所写的一本诠释洛桑运动的书中，逐节地解释了那次会议所形成的《洛桑信约》。这里我们可以简要地概括一下他对信约中第五节“教会的社会责任”的诠释(信约的具体内容见本文附录)。

在讨论第五节那章的一开始，斯托得就解释了这节中所表达的“这里我们再一次为疏忽自己的社会责任，也为我们有时认为传福音和社会关怀相互对立而表示忏悔。”在20世纪，英国与北美一样，都因为对自由派乐观主义的“社会福音”运动有所反感，从而将传福音与社会关怀活动分离开来，基本上是完全关注于前者。现在，这些福音派人士认识到这是一个神学上的错误，他们愿意为此悔改。实际上，按照斯托得的说法，信约中的表达已经非常温和了。此前有相当一部分参加会议的福音派人士曾希望有一个更强的表达：“我们必须把那种要将传福音与社会关怀行动分离开的企图当作撒旦的伎俩给予弃绝。”而与此相对的肯定性表述就是：“我们相信，传扬福音和参与社会—政治都是基督徒责任的一部分。”在做出这种肯定后，斯托得具体从几个教义的方面论证了第五节中所表述的教会的社会责任。⁹

2、教义角度的分析

(1) 上帝论角度

整个第五节的第一句话从上帝论的角度

对“教会的社会责任”做出了回应：“我们确信上帝是创造所有人的主，也是审判所有人的主。因此我们应当分担他对整个人类社会之正义与和解的关注，以及将男人和女人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中解救出来的心意。”这里从最初创造及最终审判的角度论证了教会的社会责任。上帝始终是所有人的上帝。他确实不只是关注他的教会，他关注他所创造的整个世界及人类。“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太5:45)因此作为他的儿女，应当体会天父的心意，分担他对人类社会的关注，特别是在正义、和解与人的自由方面的关注。(摩1,2)其实在这些方面成为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之前，它们就已经成为上帝对人的关注点了：“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赛1:16-17)

(2) 人论的角度

教会的社会责任也可以从人论角度来论证：“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每个人，不分种族、宗教、肤色、文化、等级、性别和年龄，都有内在的尊严，他们因此应当受到尊重，得到服侍，而不是遭到剥削。”除非人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人，因为人所具有的上帝的形象去肯定人的“内在尊严”或者基本人权，否则人们就难免会从人的文化、民族主义等种种偏见去看其他的人。而当他人被不当地欺压，不被尊重时，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造他的上帝被亵渎(雅3:9)。因此，教会有责任使所有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受到尊重，得到服侍，而不是遭到剥削”。

(3) 救赎论角度

从救赎论的角度来看，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主张社会关怀不等同于认同社会福音派。社会福音派以为社会关怀的行为能够替代福音，社会改革能够在这个世界建立人间的天国。而这里则明确地认识到两者的辩

证关系：一方面确实“与人和解并不意味着与上帝和解，社会行动也不一定是传扬福音，政治解放也不意味着得到拯救”，但另一方面，福音和社会关怀对于“体现我们爱邻舍和顺服耶稣基督，都是必不可少的方面”。其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拯救的信息也包含着对各种形式的异化、压迫和歧视的审判”。因此，勇于传扬爱的福音，也就意味着有勇气“在邪恶和不公正存在的地方……给予指责”。

(4) 国度论的角度

最后，从国度论的角度来看教会的社会责任，洛桑信约的表述是：“当人们接受基督的时候，他们就得到新生，就进入他的国度，因此就要在这个不义的世界里，不仅个人显出公义，并且要传播公义。”作为上帝国度的子民，我们不仅要“饥渴慕义”，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而且要把上帝之国的义、国度的公义准则在我们的生活中展现出来。要注意的是，这里不是说要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展现出来，而是在“这个不义的世界里”展现出来。这样才能够体现出“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意义。

三、对教会社会责任的反思

1、耶稣的教导与榜样

从新约圣经的角度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开始传道的时候，不只是传讲天国的福音，让人悔改，他也同时看顾人在生活及物质上的需要，医治、喂养、安慰他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太 9:35-36）宣讲和医治是同时并行的，因为他所看见的这些困苦流离的人基本是有疾病伤残的人、孤儿和寡妇、被人看不起的税吏和妓女、无家可归的人等，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弱势群体。

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或许医治是当时弱势群体乃至普通民众的最基本需要。正是在这种最基本的需要上，耶稣医治的作为不只是吸引这些有需要的民众来到他的面前，同时也在这些可见的事情上，让人们看到了一些异乎寻常的事情，看到了让人希奇的事情：“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希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太 15:29-31）

其实众人的希奇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从这些可见的让人希奇的事情上看到了以色列神的信实，看到了弥赛亚的来到，看到天国确实如耶稣所说“已经近了”。从以往以色列先知的预言中，他们已经多多少少地了解到上帝之国临在的时候，会有些什么可见的征兆。“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太 11:2-6）当上帝之国因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到来而临到这个世界时，不只是有福音传给穷人，不只是发生了人所看不见的因为听到福音而有的心灵中的触动、悔改及得救，人们还看到了一些让人希奇的征兆，看到因着神的怜悯及爱结出了一些可见的果实，看到有人确实在实际生活中经历到有形的释放与满足。这些在人类社会发生的让人可见的变化虽然还不能够等同于天国的丰富，但作为天国已然临到的表征，见证了神对人的怜悯与慈爱。

正因为天国的临在有这样两个方面的表征，所以当耶稣打发他的 12 个门徒出去传

扬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在对他们的吩咐中同时包含着这两个方面：“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太 10:7-8）当他差派 70 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的吩咐也是一样：“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路 10:8-9）

当教会最初在耶路撒冷城中出现的时候，在人们的眼中出现的这一群人，不只是让人听到他们在传讲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就是基督的福音，他们也确实让人看到这个群体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生活方式：“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徒 2:44-47）教会不只是传扬基督带来的天国的福音，照顾人的灵性成长，她也在效法主基督，去照顾人们的实际生活，并且这个群体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的见证。这是教会作为上帝之国在这个世上的代表的一个最好的表现。

2、对社会关怀责任的反思

不过，洛桑信约中对于教会社会责任的讨论及表述还不够深入。有些问题并没有涉及或者展开，比如说，我们通常鼓励教会中信徒个人能够有社会关怀行动，但教会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对于社会事务参与的程度与界限，以及在当代社会处境下进行社会关怀的途径与形式等问题，则基本没有讨论。本文在这里也没有能力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想通过对教会历史及周围信徒的观察，尝试提出如下两个讨论的问题：

首先，所谓“个人灵魂”的得救，以及“个人灵性”的提高，似乎并不自然地导致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各领域中有一个全新的生



大会执行主席杰克·戴恩主教（左）和名誉主席葛培理首先在来宾簿上签名

活方式，并且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对周围的人有爱的关怀；进而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能够进入到周围人的生活中，对其产生转化性影响。或者说，即使有了这种对周围人的爱的关怀，也不自然或必然地导致对所在社会的公共问题的关注和参与。

其次，教会群体中如果存在着一些已经达到这种社会关怀程度的信徒，并不自然地导致整个教会群体在其所在的社区中，有其鲜明的群体生存样式，通过这种生存样式，能够对周围的人有爱的关怀，并进而能够进入到所在社区中，对其产生转化性影响。或者说，即使有这种对社区的爱的关怀与影响，也不自然或必然地导致对所在社区问题的关注与参与。

如果上述的观察是成立的，那么这其中涉及到怎样的问题？涉及到什么样的因素——个人领受的不同呼召？神学上不同的教导？还是教会已有的传统？

（1）社会关怀与个人生命改变

我们为什么只提传福音而不提社会关怀？或许是因为我们简单地认为：当越来越多的个人得救，人心及人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关注周围的人及周围的世界，这个社会自然会改变，社会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但是，我们确实可以观察到，从生命的改变到关怀和参与社会问题，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到今天

为止，中国已经有那么多经历了生命改变的基督徒，但这个人数的不少群体在社会中似乎还处在一个十分边缘的地位，没有太多的印记表明这个群体对社会的生活及其主流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似乎是在问：一个生命有改变的人一定就会是一个社会关怀的参与者吗？

人的社会关怀是人生命因为恩典改变后，对于这个社会的一种有意识的回应。其基础与动力来自于基督的爱。人在经历了基督的爱后，有意识地把这种爱传递出去，给予周围的人，这就表现为一种社会关怀。但这里的问题是，只是有爱还不够，单靠着心里偶然出现的一点感动还不够，来自基督的爱还要与一种生活的准则联系到一起。当人认识到上帝的公义或者天国公义的法则后，有意识地按照这种公义的法则建立自己的生活，有意识地按照这种公义准则去行事，就是一种社会关怀。偶尔凭感动关怀周围的人或许不难，但持续的社会关怀活动则与我们自己是否已经建立起符合公义法则的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后者才是对个人社会关怀意识的真正的挑战。

(2) 社会关怀与教会使命

每当我们提到教会的大使命时，我们总是马上会想到马太福音 28 章 19-20 节的经文，并且把这段经文主要理解为基督要他的门徒走出去，将福音传给万民。其实，这里更完全的理解是让教会走出去，在万民中建立教会。不过，本文在这里想表达的是，理解教会的使命是否根据这一处的经文就足够了？

教会作为上帝之国在这个世上的代表，当我们讲到她的使命时，不能不平衡地提到耶稣给她的新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 13:34-35）既是一个来自于基督的命令，就

是教会议不容辞当履行的责任。而要理解和行出这个命令，就不能不把这个命令与神的律法的总纲联系起来：“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 22:37-40）

或许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律法的总纲只是当作基督徒个人的道德规范。如果我们把这两条诫命与主对他的门徒的新命令联系起来，将彼此相爱及爱邻人如己看作是基督对他的教会的要求，看作是天国之法则是集中体现，那么，将这样的法则在自身群体中显明出来，就成为她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与出去建立教会的使命一样重要。

总之，本文对 20 世纪中叶福音派的兴起，特别是这个运动带来的对教会社会关怀活动之态度的历史性转折，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20 世纪 80 年代后世界福音派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因此本文并无意完全认同或照搬这个运动中某些人的观点，但这个运动通过洛桑信约所表达出的信念，特别是其所带来的对社会关怀及文化参与的新的理解，却是值得我们认真了解与继承的。■

- 1 乔治·马斯登，《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宋继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56 页。
- 2 同上，60 页。
- 3 同上，58 页。
- 4 麦格拉思，《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董江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27 页。
- 5 Francis A Schaeffer, *The Great Evangelical Disaster*, Crossway Books, Westchester, Illinois, 1984, p.97.
- 6 麦格拉思，《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32 页。
- 7 Athol Gill, "Christia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New Face of Evangelicalism*, ed. by C. R. Padilla,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6, p.90.
- 8 Ibid.
- 9 John Stott, ed., *Making Christ Known: Historic Mission Documents from the Lausanne Movement 1974-1989*,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p.24-27.



洛桑信约

(The Lausanne Covenant)

李瑞萍 译

引言

我们这些来自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耶稣基督教会的成员，也是在洛桑举办的国际普世宣教大会的参加者，我们赞美神伟大的救恩，并在他赐予我们与他自己及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中感到欢喜快乐。神在这个时代的作为，深深地激励了我们；也让我们为自己的失败忏悔，并为尚未完成的福音事工而深感挑战。我们相信，福音是神赐给全世界的好消息，我们因他的恩典决意顺服基督的使命，要对每个人宣讲福音，并让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因此愿意郑重地陈述我们的信心和决议，并将我们的信约公之于众。

1. 神的旨意

我们确信，只有一位永恒之神，他是世界的创造者及主宰，也为圣父、圣子、圣灵，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管理万有。他已经从世界中为自己呼召一群子民出来，并差派自己的子民回到世界中，做他的仆人，为他做见证，为要拓展神的国度，建立基督的身体，荣耀他的名。我们满怀羞愧地认罪，我们时常否认他对我们的呼召，辜负自己的使命，变得与世人无异，或者从世界隐退。然而，即使盛在瓦器里，福音仍是一个宝贝，我们为此欢喜快乐。为了完成使命，让这样的宝贝在

圣灵的大能中彰显出来，我们愿意再次献上自己。

(赛 40:28；太 28:19；弗 1:11；徒 15:14；约 17:6, 18；弗 4:12；林前 5:10；罗 12:2；林后 4:7)

2. 圣经的权威和能力

我们确信，旧约和新约圣经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唯一书写下来的神的话语，是神的默示，具有真理性及权威性，其中所断言的一切都没有错误，是信心和实践中绝对可靠的唯一准则。我们也相信神的话带着能力，要完成他拯救的计划。圣经的信息写给所有男人和女人。因为神在基督里及圣经中所启示的信息都是永不改变的，今天圣灵仍然借着它说话。圣灵光照各个文化中神百姓的心，使他们借着眼见领会活泼的真理，借此向整个教会显示出神丰富的智慧。

(提后 3:16；彼后 1:21；约 10:35；赛 55:11；林前 1:21；罗 1:16；太 5:17, 18；犹 3；弗 1:17, 18；3:10, 18)

3. 基督的独一性和普世性

我们确信，虽然福音传扬的途径各不相同，但是只有一位救主，只有一个福音。我们认识到，尽管每个人借着神在大自然中的

普遍启示，对神都有一定的认识，但我们否认这种认识可以拯救世人，因为人的不义压制了这真理。我们也拒绝各种混合的宗教信仰和如下对话观，即认为基督透过所有的宗教和思想观念说话，以至这些宗教和观念都是平等的，我们认为这是对基督和福音的贬损。耶稣基督既是神，也是人，他献上自己，成了罪人唯一的赎罪祭，他是神和人之间的唯一中保。我们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因为罪，男人和女人都败坏了，但是神爱每一个人，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悔改。然而那些拒绝基督的人拒绝了救恩，享受不到其中的快乐，他们这样做也给自己定了罪，使自己永远地与神分开。宣告耶稣是“世界的救主”，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自动得救，或者在最后得救，更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有在基督里的拯救。毋宁说，宣告耶稣是“世界的救主”是宣告神爱世界上的罪人，并且他邀请每个人对拯救的及生命的主做出回应，全心悔改相信，将自己全然献给他。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在万名之上；我们盼望万膝向他跪拜，万口承认他为主的那一日来到。

(加 1:6-9；罗 1:18-32；提前 2:5, 6；徒 4:12；约 3:16-19；彼后 3:9；帖后 1:7-9；约 4:42；太 11:28；弗 1:20, 21；腓 2:9-11)

4. 传福音的本质

传福音就是传扬这样的好消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且按着圣经所说的从死里复活，他是掌权的主，凡悔改相信的，他要饶恕他们的罪，并把使人得自由释放的圣灵赐给他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必然要传福音。那种为了了解而有的倾听性的对话是不可少的，但是传福音本身乃是要宣告那位历史上的、也是圣经中的基督就是救主，是生命的主宰，目的是为了劝人自己走近神，得以与他和好。在向别人发出福音邀请的同时，我们不能向人隐藏做门徒的代价。耶稣

呼召所有跟随他的人要舍己，背起他们的十字架，认同新加入的团体。传福音带来的结果包括对基督的顺服、参加他的教会，以及对这个世界负责任的服侍。

(林前 15:3, 4；徒 2: 32-39；约 20:21；林前 1:23；林后 4:5；5:11, 20；路 14:25-33；可 8:34；徒 2:40, 47；可 10:43-45)

5. 基督徒的社会责任

我们确信，神是创造所有人的主，也是审判所有人的主。因此我们应当分担他对整个人类社会之正义与和解的关注，以及将男人和女人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中解救出来的心意。因为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每个人，不分种族、宗教、肤色、文化、等级、性别和年龄，都有内在的尊严，他们因此应当受到尊重，得到服侍，而不是遭到剥削。这里我们再一次为疏忽自己的社会责任，也为我们有时认为传福音和社会关怀相互对立而表示忏悔。虽然与人和解并非意味着与神和解，社会行动也不一定是传扬福音，政治解放也不意味着得到拯救，但是我们相信，传扬福音和参与社会—政治都是基督徒责任的一部分。因为两者对于体现神与人的教义，体现我们爱邻舍和顺服耶稣基督，都是必不可少的方面。拯救的信息也包含着对各种形式的异化、压迫和歧视的审判。在邪恶和不公正存在的地方，我们应勇敢地给予指责。当人们接受基督的时候，他们就得到新生，就进入他的国度，因此就要在这个不义的世界，不仅个人显出公义，并且要传播公义。我们所宣告的救恩也应该使我们自己在个人和社会责任上得到完全的改变。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徒 17:26, 31；创 18:25；赛 1:17；诗 45:7；创 1:26, 27；雅 3:9；利 19:18；路 6:27, 35；雅 2:14-26；约 3:3, 5；太 5:20；6:33；林后 3:18；雅 2:20)

6. 教会和传福音

我们确信，圣父怎样差派基督到世上，基督也怎样差派他赎回的人进入到世界中，其呼召要求同样的深入和付出相似的代价。我们需要冲出教会的小圈子，深入到非基督徒的群体中。在教会富于牺牲精神的服侍中，传福音是最主要的。向整个世界的宣教需要全教会将完备的福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在神整个宇宙性旨意中，教会居于最中心的位置，是他定意要用来传扬福音的途径。但是，宣讲十字架的教会自己必须带有十字架的印记。如果教会出卖福音、缺少对神活泼的信仰、没有对人真正的爱，或者在包括职位提升和金钱使用在内的一切事务上缺乏诚实，那么，它就会成为宣教的绊脚石。教会是由神的百姓组成的共同体，并非一个机构，一定不能等同于任何特定的文化、社会、政治制度或者意识形态。

(约 17:18; 20:21; 太 28:19, 20; 徒 1:8; 20:27; 弗 1:9, 10; 3:9-11; 加 6:14, 17; 林后 6:3, 4; 提后 2:19-21; 腓 1:27)

7. 福音事工中的合作

我们确信，教会在真道上有看得见的合一，是神的旨意。传扬福音呼唤我们合一，正如不能合一会让使人和解的福音受损一样，合一也会使我们的见证更加有力。不过我们也认识到，组织形式的合一可能以多种形式出现，对推进福音事工并非必然的。然而我们这些持有共同圣经信仰的人，应当在交通、事工和见证上有更紧密的合一。我们承认，我们的见证有时会因个人主义的罪以及不必要的重复而受损。我们承诺，要在真理、崇拜、圣洁和宣教上寻求更深层次的合一。我们呼吁开展地区性和职能性的合作，以进一步开展教会的宣教，做好策略性的规划，相互鼓励，共享资源，分享经验。

(约 17:21, 23; 弗 4:3, 4; 约 13:35; 腓 1:27; 约 17:11-23)

8. 教会在福音事工中的同工

我们很高兴，一个新的宣教时代已经来临。西方教会在宣教方面所占的主导地位正在成为历史。神正在年轻的教会中兴起新的巨大的世界宣教力量，显明传扬福音的责任属于整个基督的身体。因此所有的教会应当寻求神的心意，并自问在深入自己的社区和海外宣教方面应该做些什么，不断重新评估我们在宣教使命中的职责和角色。这样教会在彼此的配搭上就会不断地成长，基督教会的普世性特征就会更加清楚地展现出来。我们也为从事圣经翻译、神学教育、大众传媒、文字事工、福音事工、差传、教会复兴以及在其他专业领域辛勤劳作的各个机构感谢神。他们也应该不断地省察自己，评估其在教会宣教中所发挥的作用。

(罗 1:8; 腓 1:5; 4:15; 徒 13:1-3; 帖前 1:6-8)

9. 福音事工的急迫性

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约二十七亿人，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这么多人被忽视，我们深感惭愧。这是对我们的责备，也是对整个教会的责备。然而现在，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出现了对耶稣基督的空前的接纳。我们深信，教会与宣教机构向神献上恒切祷告的时间已经到了，为了福音未得之地的灵魂的得救，为了福音传遍整个世界的新的努力。向那些已经福音化的国家减少海外传教人数和资金有时是必需的，以便促进那些国家教会的自养和成长，并向福音未得之地释放资源。宣教士应当以谦卑服侍的心，更加自由地往来于六大州之间。我们的目标是，借着所有可使用的资源，在尽可能早的时间，让

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到、明白并且接受福音。我们不可能期望不付出代价就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所有的人对那么多人的贫困感到震惊，并为带来贫困的不公正深感不安。生活在富裕环境中的人们要承担自己的责任，过简朴的生活，以便能够更加慷慨地救助，为福音做出更多的贡献。

(约 9:4；太 9:35-38；罗 9:1-3；林前 9:19-23；可 16:15；赛 58:6,7；雅 1:27；2:1-9；太 25:31-46；徒 2:44, 45；4:34, 35)

10. 福音和文化

世界宣教策略的发展需要具有想象力和开拓性的方法，以便在神的带领之下，让这些既深深植根于基督之中，又与所处文化紧密联系的教会得以兴起。我们必须根据圣经来对文化进行检验和判断。因为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他们的文化也富有美善的一面。但因为人们的堕落，所有文化都受到了罪的玷污，其中一些有魔鬼的成分。福音并不预先假定某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而是按照自身真理与公义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文化，并在每一种文化中坚持道德的绝对性。宣教过程中常常会有外来的文化与福音一同输入；教会有时也会与文化绑在一起，而不是与圣经结合在一起。基督福音的使者必须谦卑地倒空自己的一切，只留下自己的真诚，好成为他人的仆人；教会也必须寻求转化和丰富文化；这一切都是为了使神得到荣耀。

(可 7:8,9,13；创 4:21,22；林前 9:19-23；腓 2:5-7；林后 4:5)

11. 教育和领袖

我们承认，有时我们以牺牲教会扎根的深度为代价，来追求教会的规模，而使传播福音与信徒的牧养分离开来。我们也承认我们的一些事工开展得如此之慢，以致无法装

备、鼓励本土的领袖来承担他们的合适职责。然而我们坚持本土化的原则，并且期待每个教会都能兴起本土的领袖，他们能够显出基督徒领袖不是要支配而是要服侍的风范。我们认识到极需促进神学教育，特别是针对教会领袖的教育。在每个国家和文化中，都应该有针对牧师和平信徒在教义、门徒培训、传福音、生命成长和服侍方面行之有效的培训计划。这样的培训计划不应该沿袭任何陈旧的方法模式，而是应该依照圣经的标准，发挥本地的创造性。

(西 1:27, 28；徒 14:23；多 1:5, 9；可 10:42-45；弗 4:11, 12)

12. 属灵的争战

我们相信，我们无可避免地要与掌权有能的恶势力展开一场持久的属灵争战，他们时刻企图要推翻教会，挫败她在世界的宣教事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用神的盔甲装备自己，用真理和祷告为属灵的武器来争战。我们发现我们的敌人不仅在教会外面让错误的思想意识流行，也在教会内部带来错误的福音，这种福音歪曲圣经，而且把人放在神的位置上。我们需要警醒和明辨，捍卫圣经中的福音。我们承认自己对世俗的思想和行为不具有免疫力，容易向世俗妥协。举例来说，虽然仔细的考察表明，教会在规模和灵性方面同时成长无疑是正确的和有价值的，但是我们有时还是忽略了这些。在其他时候，为了希望人们对福音有回应，我们便折衷了传讲的信息，透过施加压力来操纵我们的听众，而且不当地沉浸于统计数据，甚至使用这些数字时也不够诚实。这一切都是属世的。教会不能不存在于世界上，但是世界却不能存在于教会中。

(弗 6:12；林后 4:3, 4；弗 6:11, 13-18；林后 10:3-5；约一 2:18-26；4:1-3；加 1:6-9；林后 2:17；4:2；约 17:15)

13. 自由和逼迫

确保一个和平、正义和自由的生存环境，使教会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顺服神，服侍主基督，不受干扰地传讲福音，是神赋予每个政府的责任。我们因此为国家的领导人祷告，呼吁他们保证思想和良心的自由，以及人们按着神的意志及《普世人权宣言》所阐明的，有实践并传播他们信仰的自由。我们也对那些受到不公正关押的人，尤其为那些为了见证耶稣基督而遭受苦难的人表示深切的关注。我们承诺要为他们祷告，并为他们的自由付出努力。同时我们不会允许人们拿他们遭受的命运来威胁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将站起来，反对一切的不公正，并且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仍要持守福音。我们不会忘记耶稣曾有的提醒：逼迫是不可避免的。

(提前 1:1-4; 徒 4:19; 5:29; 西 3:24; 来 13:1-3; 路 4:18 加 5:11; 6:12 太 5:10-12 约 15:18-21)

14. 圣灵的能力

我们相信圣灵的能力。圣父差派圣灵为他的儿子做见证；没有圣灵的见证，我们的见证都是徒然的。认识罪，相信基督，重生和信徒的成长都是圣灵的工作。并且，圣灵也是传福音的灵，因此，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就会自发地传扬福音。不宣教的教会本身就自相矛盾，也会熄灭圣灵的感动。只有当圣灵在真理、智慧、信心、圣洁、爱心和能力上更新教会时，世界宣教才会在现实中成为可能。我们因此呼吁所有的基督徒向神祈祷，恳求至高的圣灵复兴他的教会，让圣灵的果子在他所有百姓的身上显明出来，让他的恩赐使基督的身体得以丰富。只有这时，整个的教会才会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全地才可能听到他的声音。

(林前 2:4; 约 15:26, 27; 16:8-11; 林

前 12:3; 约 3:6-8; 林后 3:18; 约 7:37-39; 帖前 5:19; 徒 1:8 诗 85:4-7; 67:1-3; 加 5:22, 23; 林前 12:4-31; 罗 12:3-8)

15. 基督再来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将亲自再来，在人们的视线中，在荣耀和大能中，完成他的拯救和审判。他将再来的应许是对我们传福音更进一步的激励。因为我们记得他曾说的话，就是福音必须首先传到万国。我们相信，基督的升天和他再来之间这个短暂的时期，是神的百姓宣教的时期，在末日到来之前，我们没有停止不前的理由。我们也记得耶稣的警告，假基督和假先知将会出现，他们是最后敌基督的先驱。我们拒绝承认人类能够在地上建立一个乌托邦社会的思想，这是骄傲自大的人的幻想。我们基督徒相信，神将会使他的国度臻于完满，我们热切盼望那一天的到来，盼望那个新天新地，正义居于其中，神永远掌权。同时，我们再次献上自己，愿意一生满怀喜乐顺服他的主权，以服侍基督和世人。

(可 14:62; 来 9:28; 可 13:10; 徒 1:8-11; 太 28:20; 可 13:21-23; 约 2:18; 4:1-3; 路 12:32; 启 21:1-5; 彼后 3:13; 太 28:18)

结语

因此，鉴于这样的信仰和决议，我们与神庄严立约，并彼此立约，要为全世界的福音事工祷告、规划并一同事奉。我们也呼吁其他人加入我们。愿神按着他的恩典，为了他的荣耀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所立的约忠心！阿们，哈利路亚！

国际普世宣教大会，洛桑，瑞士，1974年7月



中国教会社会态度的历史变迁

文 / 凯文



从1807年马礼逊入华算起，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已有二百年的历史。在这二百年当中，中国教会对社会关怀的态度经历过相当大的变化。概括起来，这个变化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19世纪中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空间还非常有限。之后，基督教才得以在中国全境广泛传播。

也正是在那个世纪的下半期，在华传教士内部开始出现进路和策略方面的分歧。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戴德生(Hudson Taylor)通常被视为两种不同进路的代表。李提摩太试图通过他的传教工作，促进中国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或者说要在地上实现上帝的国度；而戴德生则始终把传福音当作中心。前者在拯救人们灵魂的同时，要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而后者则把灵魂的拯救放在首位。前者要以介绍西方近代文明和改革社会，或者说以福音的果子来引导中国归向基督；而后者则要在基督复临之前，把福音传给尽可能多的人。前者瞄准中国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作为传教对象；而后者则致力于在中国内地的大众中传福音。前者深深卷入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和政治的改革中，后者则从不允许传福音的任务被任何其他事工干扰。由于这些差别的存在，李提摩太和戴德生对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的贡献也十分不同。前者与丁韪良(W.A.Martin)、林乐知(Young J.Allen)和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一小批传教士一起，在中国近代的文化、教育、科技和政治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戴德生则领导中华内地会对中国教会的成长及其性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但是，整体而言，传教士当中的这种分歧并没有破坏当时“新教传教的共识”。也就是说，来自不同宗派和神学背景的宣教士在基本教义、宣教重点与策略等方面保持着相当一致的看法和共同立场。在福音布道与社会服务的关系上，大部分宣教士同意，前者是首要的，但后者也不可或缺，社会服务对推进基督教在宣教工场的事业是绝对必要的。这种共识是19世纪欧美福音派团结局面在中国的体现。李提摩太与戴德生的分歧更多的是事工重心与策略的不同。但前者还是以使中国人接受福音为

最终目的，后者也没有回避学校和诊所这类的事业。

二

经过 19 世纪西方传教士的长期耕耘，中国教会终于在 20 世纪初成熟和壮大起来，改变了 19 世纪传教士们独担重任的局面。与此同时，在英美教会内，基要派和自由派之间的磨擦和冲突愈演愈烈，并很快波及中国，19 世纪的“新教传教的共识”不久即土崩瓦解。如前所述，中国教会没有像欧美福音派那样在神学立场与社会关怀上合一的悠久历史传统，从 20 世纪初开始成熟之时就呈现出基要派和自由派的深刻对立。当时，中国教会涌现出了一批保守的教会与传道人，他们所主导的奋兴布道运动使基要派运动迅速崛起。¹ 他们所代表的福音—基要传统不同于英美福音派整合福音布道和社会参与的历史传统，对属灵与属世从一开始就形成了非此既彼的心态。

属灵派领袖们的社会观多带有强烈的社会—文化少数派和前千禧年主义的取向，强调人的罪性与堕落，对人类社会基本上持负面的看法，认为此世为罪恶所充满，为魔鬼所辖制，只会堕落下去，只有等到耶稣再来才可彻底改观，神的国度才会降临。带着对耶稣再来的企盼和圣经中预言的笃信，他们发现世界的乱像似乎在预示着末世的来临。而中国扭转国运的关键所在既不是整军经武，也不是文化重建，而是彻底悔改，归向上帝。在基要派的神学思想中，一切的社会问题总会被归结为个人灵魂的堕落，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沦丧。因此，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并非社会与文化改造，而是福音的传播与灵魂的拯救。毫不奇怪，中国早期福音派运动中不

乏对世界堕落的揭露，对喝酒吸烟等个人性的“罪”的指责，却极少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关注和分析，更谈不上对社会改革的参与和推动。这种情况与当时的国际福音主义运动是基本一致的。

另一方面，中国教会内的一部分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则在自由主义神学思想的影响下，采取了社会福音的立场。² 在他们看来，传统保守的牧养和传教模式属于过去的时代，无法适应当代的需要。他们对传统福音派传教神学和策略的改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福音派强调拯救不但针对人的灵魂，而且针对人的身体；不但针对个人，而且针对个人的社会环境。社会的改造同样属于拯救的核心部分，社会服务与福音布道实际上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第二，他们主张神的天国不应只在天上、末世，而应建立于地上、此世。实际上，神的国度不再是什么神秘遥远的东西，而是按照基督教兄弟之爱的原则加以改造的新社会。天国不再是一个神秘的奇迹，不再是一个与当今世界自然和社会截然不同的现实，而与当今的人类社会和自然有诸多相同、相似之处。神国的来临不再意味着此世的毁灭和历史的中断，而是人类社会和历史进步的结果。天国的降临不再全靠上帝的干预，人类改造社会的努力成为通向天国的道路。

第三，在社会福音派看来，神的国度是通过爱的行动来建立的，而不是靠口头布道和派发福音出版物的传统传教办法。所以，他们主张将传教的重心由福音的宣讲转移到福音的应用与实践上来，结果大大高扬了社会实践的地位，几乎以之取代了福音布道在传教工作中的位置，使后者沦于可有可无的境地。

第四，在社会福音派的教会论里，教

会由一个单纯的牧养和传道的福音机构，演变成为一种社区中心性质的团体。教会的传福音作用为其社会责任和参与所淹没，甚至代替。教会与社会福利机构之间的根本区别似乎变得模糊起来。

平心而论，中国教会属灵派传统对灵与肉、圣与俗、福音与世界之区分的执着，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历史观使得从属于这个传统的信徒个人和教会一向专注于堕落世界中福音信息的广传与对人灵魂的拯救，而没有如自由派那样系统地、长期地和主动地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追踪、观察和思考当时中国和国际的社会、政治与文化问题，以便使基督信仰发挥社会与文化改造的功能。在保守派的思想体系中，社会和文化问题从未占有其在自由派思想体系中那样显赫的地位，他们对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多采取漠视或回避的态度。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保守派的绝大部分教会领袖和神学家身上，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个特点。

三

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福音主义运动逐步从基要主义中分离出来。60年代以来，社会关怀在国际福音主义运动中逐步复苏，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洛桑运动对这个问题的反省和平衡处理。在这种大动向的冲击之下，海外华人教会对待社会与文化问题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虽然鲜有对王明道和宋尚节等老一代福音奋兴家直接、系统的挑战和批判，但教会主流明显地摒弃了老一代对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冷漠，主动地关注社会和文化问题，日益强调“我们注重传福音，也注重社会责任和见证”³。可以说，社会关怀的出现和增强构成了当代华人福音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特征。无论在基层教会还是跨宗派、

跨地区的运动中，这个特征都有所表现。1974年洛桑会议期间，六十余位与会的华人代表决定发起组织“世界华人福音会议”（简称“华福”），后来成为海外华人教会中相当有代表性的国际运动。“华福”从一开始就把推动普世宣教作为其中心任务。然而，它的异象和事工并没有把社会关怀排除在外。1976年大会所通过的“华福宣言”包含了题为“教会与社会的责任”的部分。其内容为：

教会的基本责任是传福音救灵魂，但要让世人明白神无限的爱，教会亦当以身作则，显出爱心的见证，扩大对社会的影响。因此教会对当前社会的需要漠不关心是不应当的，……所以社会福利工作，有的是教会可以作的，有的是站在基督徒公民立场应当作的，不论是教会或是基督徒个人，都可借着对社会的关怀，为福音铺路，加强教会对社会的影响。这样，当福音广泛传开，信徒人数增加时，也就转移了社会的风气，使教会更受到尊重，使福音更有效地展开。⁴

这段话在重申了传福音中心地位的同时，对社会见证辅助作用的重要性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本着这种认识，“华福”采取行动积极推动华人教会更加关注社会和文化问题，更加投入这方面的工作。总的来看，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当代华人教会在社会关怀与参与问题上的态度与20世纪初相比已经变得多元。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会对社会关怀的态度其实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19世纪建立和带领教会的传教士们在坚持传福音核心使命的同时，也没有摒弃

社会的见证。进入 20 世纪之后，在诸种因素的作用之下，才出现了严重对立的看法与立场。属灵派领袖们对社会福音派痛斥有加。而他们恰恰是塑造了华人福音派教会性格的一群。所以，日后华人教会多对社会关怀心存戒惧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不过，有迹象显示当今不少华人教会又开始回归类似早期传教士们的立场。

不过，我们还是要看到，中国教会早期属灵派领袖们对今日教会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不错，王明道、倪柝声等人的确没有长期、深入地关注社会和文化问题，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自己独特的社会与文化观，更不表示他们对世事变化没有回应，而主张一种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我认为，属灵派与自由派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他们不同的神学取向决定了他们对教会和信徒使命的理解不同，广传福音与改造社会之间的张力也就出现了。因此，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处境下，自由派很自然地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参与爱国救亡运动，而属灵派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乱局的属灵意义和信徒如何保守和促进灵命上面。在很大程度上，二者是在不同的层面各说各话。属灵派所最为关注的从来就不是为全民族设计一套救国的方案，他们对时局的某些解读和对全社会的某些呼吁其实也是以传福音为落脚点。因此，我们没有充足的根据说属灵派的思考和立场完全排除了关心民族与社会命运的可能性。

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温当年属灵派的所思所言，而惋惜甚至批判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过度抽离和冷漠，乃至检讨他们对后来华人教会社会与文化承担上的负面影响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他们那样的立场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他们当时对国难家仇的感受是极为深切和沉重的，他们处理的态度也是非常认真的，他们的回应

也是尽力的。他们的思考和言论当中不乏值得我们珍视与深思的内容。反思过去，继往开来，我们是否可以问：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是否已经证明启蒙运动造成的历史进化观其实有很大问题，而早期属灵派所阐述的社会历史观具有重要的洞见呢？这些洞见所天然具备的社会—文化批判意识是否有助于教会发出先知的声音？以这些洞见为出发点，结合教会悠久的传统和中外神学界后来的丰富思想成果，是否可以创建当代中国教会福音主义的社会文化理论呢？对教会而言，早期属灵派的思想是否可以再次提醒我们教会的非政治性或超政治性？是否有助于教会在来自左、右政治势力的拉扯和诱惑之下，始终忠于自己的使命呢？带着这些问题来回顾历史，我们将受益良多。■

- 1 在 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教会，基要派又称属灵派、保守派或福音派。
- 2 当时，自由派又称现代派。
- 3 滕近辉，《现代教会路线》，台北：校园团契出版社，1977 年，236 页。
- 4 林来慰，《华福运动纵横谈》，香港：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1990 年，115 页。

十三亿幸存者：因他活着

文 / 王怡

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旧约·雅歌》

5月23日，大地震中被毁损的“大禹故里”牌匾被从北川废墟中清理出来，专程送往绵阳文物局。除了对生命丧失的哀恸，这个国家被大地震刺痛的，还有两样，一是改革30年后，当代社会对民主政治、社会参与和个人生命权利与尊严的痛切呼唤；二是中国文化的古老源头所经历的一次拆毁。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线的汶川、北川、平武、茂县、青川、黑水等主要震区，在今天的中国地理和文化版图上，都显得太过偏远。但从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駹

国版图内。在上帝的容许中，汶川地震指涉了几个异教文化的因素，5月12日是佛教最主要的节期“佛诞节”，地震中有无数寺庙被损毁。而青城山和川北一带是中国道教文化的源头，青城山的风景区和道观群，也几乎全部倾覆。受灾最重的羌族地区，更是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最幽深的源头之一。

羌族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绝非56个少数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唯一一个反复出现的氏族名称，是中华族群和古蜀文明的先祖。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通婚后，繁衍出炎黄子孙。如今，这一最古老的族群仅存30万人，散居在大地震的主要受灾县。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被认为是大禹的故乡。但唐代的司马贞注《史记》说禹为西羌，“生于茂州汶川”。

另一个重灾区茂县，被称为古羌之源，

该县的松坪沟，一说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华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来自羌族，茂县的叠溪镇，是蚕丛称王、巴蜀立国的开始。而这个镇早在 1933 年的叠溪大地震中，就已彻底消失了。



羌族图腾

90 年前，内地会的苏格兰传教士陶兰斯，来到羌族聚居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北川一带。他惊讶地发现，羌族在服饰、建筑、歌调、婚俗和献祭仪式上，都与被掳巴比伦之前的以色列人非常接近。近年来在川西北一带从事慈善工作的梁燕城博士，也曾论及羌族在生活形态上与犹太族群的相似性。

羌族的献祭，如同旧约所记，也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坛，以全身完好、没有折断骨头的羔羊为祭物。羌人的献祭也明显带有强烈的赎罪意识。根据陶兰斯的记载，他们称天为“灵父”，祭司杀羊之后，将血洒在祭坛上，说“我们洒血是为着我们的罪”。羌族的口传历史说，他们的先祖也生了 12 个儿子。1925 年，陶兰斯给一位羌族祭司读旧约《利未记》第 16 章，这位老人兴奋地跳起来，说这就是我们失传已久的圣书啊。

陶兰斯大胆断言，古羌族是消失的以色列 10 个支派之一。不过此说缺乏依据，在历史上有极大的争议。

彩虹之约

无论羌族的血脉如何，中国人始终是彩虹之约后，布满全地的挪亚后裔之一，和地上万族一样，承受了一个稳定的宇宙。不但生命气息来自创造的父，一切动作存留，也依靠指望那一位救赎的主。专家说，这一次，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能量的陆上地震。在空前的灾难面前，中国社会中每

一种世界观、每一种文化的回应，甚至每一种讲述灾难的方式，都面临着被颠覆、被修正的可能。这不但是一个人心的松土，也是一次文化的松土。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的幸存者，也是这一百多年不断挣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华文明的幸存者。文化是社会的

灵魂，政治是民族心灵的外观设计。我们活在其中的，是无数生命汇聚、影响和传承的位格相交的产物。

所以灾难永远是拆毁与建造的契机。当大地忽然摇动时，无数瞎眼的人在那一刻看见，人一辈子积攒的不动产，国家 30 年来的 GDP 崇拜，都显出荒谬。超过一百万的志愿者来到四川，就像当初几十万川军出去抗战，日常生活的逻辑被打乱了，日常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就开始被怀疑。从这些志愿者的身上，我看到的不仅是对灾民的同情和对救援的道德热情，更是一种寻求世界观更新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对中国人在“5·12”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的一种否定。但另一方面，道德带来的依然只是一种自我称义的膨胀。就像那位来自深圳的志愿者说：“机会难得，这么大的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者像尹春龙，在奇迹般地救出被埋 7 天 7 夜的马元江后，他兴奋地对同伴说：“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世人所谓的英雄，就是他在某个时刻的抉择，藐视和否定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排序。这一场救援、重建与反思，不但指向灾民，也指向举国之人，更加指向神在中国、四川的教会。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园，更指向心灵的重建与归正，也包括政体与文化的变迁。想想“5·12”之前，中国人是怎么活的，社会是怎么鼓吹的，国家是怎么治理的，“5·12”之后，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中国人的价值排序势必出



现调整。

13亿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其实都是灾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后综合症。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我们在任何地方比死者强。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改变这个国家的责任。23日，国务院公布了21个省份对口援助灾区市县的名单。被毁去的大禹故里，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许是中国文化百年苦旅之后一次重生归正的机会。每一个文化与信仰群体、每一种民间力量、每一个行政和文化区域，都得到了一个机会，去参与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国家的重建，以及参与一个价值观的重新塑造。

当我在“5·12”的下午，从秋千般摇晃的高楼上走下来时，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天父啊，这一次，你在四川、在成都的儿女们，我们要如何交账？中国的基督徒被放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况之中，和其他人群一道，参与对一场灾难的记录、述说、救援、关怀和反思。我们该如何做，又怎么做。

这次地震后，媒体、网络、手机短信和一切文字资料中，与以往最不寻常的一点，是涌现出两个盛行的用语，一是“天佑中国（中华）”，一是“祈福”。一家周刊甚至用了“世界为中国祷告”的标题。和温家宝总理题写的“多难兴邦”一样，人们以各种方式，开始相信或盼望，充满灾难的历史演进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转苦难

的力量。救灾队伍中，基督徒的身影也成为令人感恩的画面。在成都街头和灾区的路上，人们不时可以看到“基督教赈灾车（物资）”的标贴擦身而过。

无数的家庭教会，在灾后短短半个月里，开始浮出水面，彼此连接。各地教会组织的救灾团体，和信徒奉献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进入四川，走向灾区。1949年以后，中国基督徒的作为，第一次成为一个公共社会空间中的事件。家庭教会，也一举在灾后成为民间公共力量的一种。众多外地教会组建的“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14间成都教会连接的“彩虹重建行动”，北京基督徒企业家的“香柏”领导力机构，上海14间教会团契组织的“尼西行动”，以及主内的“心连心”、“慈福”、“圣爱”、“生命力”、“牧者”等机构，还有无数单独或联合、短期或长期的基督徒团队，一时间齐聚成都，共同领受着一个在废墟上走入世界、复兴那不可震动的国的异象。

不过，教会参与救援，却不是救援机构；做慈善，却不是慈善机构；介入心理辅导，却不是心理机构；教会始终是圣言的托付者。基督徒要做的，是在一切灾难劳苦中，与哀哭的人同哭，在一个公共社会中去付出永不止息的爱，去成为需要安慰者的安慰。教会要做的，是要成为山上的城，和扬起的旗帜，尝试着以不同以往的具有公共性的方式，将神的话语，将一个圣经的世界观，带入这个被震动的社会当中。



基督徒要爱人如己，但更要向这个社会发出先知般尖锐刺耳的声音和悔改的信息。因为真正的福音，昂贵的恩典，永恒的安慰，都只在这条唯一的路上。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他却这样抨击那些只说安慰话的假先知：

“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向灵魂低头

帕斯卡尔的一句名言，可作为这场地震搜救工作的一个注脚。“人是一根芦苇，大自然的一点力量，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但纵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认识死亡，认识世界对他具有的优势，世界却对此一无所知。”

上帝的作为，奇妙不能测透。有一点特别感恩的是，这一次，当个体生命在自然灾害面前脆弱到一个极点时，终于反过来，赢得了国家对个人前所未有的尊敬。日本搜救队对被埋一百多个小时的一对母女不离不弃。在掘出她们的尸体时，全体队员排列、默哀、致敬。接着，在都江堰 50 具罹难学生的尸体前，温家宝总理停下，对着遗体三鞠躬。这两幕敬畏生命、向着死者灵魂低头的场景，对中国人来说是异常陌生的，仿佛一次心灵深处的余震。

在聚源中学，每当一个孩子的尸体被找

到，鞭炮就会响起。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不伤及一具遇难者遗体，多用了十多个小时，将其从废墟中掘出。5月20日，三个部委发布《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规定对中国公民不能确认身份而进行火化或土葬的，特别“要尽力对遗体进行编号、记录、拍照、提取可供 DNA 检验的检材，并由公安部门统一保管和检验，建立‘5·12’地震遇难人员身份识别 DNA 数据库”。《意见》特别说到，遗体处理过程要“尊重遇难者尊严”。

这一次，政府和志愿者们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开始尊敬死者。中国人开始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尽力挣脱出来，承认生者和死者必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就是人的灵魂；承认人身上至少有一样东西是死亡不能拿走的。否则，在巨大而普遍的死亡面前，没有人可以继续有盼望地活下去。生命的意义，显然不能建立在碰巧没有地震的偶然性上。

为死难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国哀悼日，也是这个国家对普通公民从未有过的一种尊重。尊重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这种尊重与他（她）的身份无关，而与个体生命本身有关。当国旗从一个高不可攀的、国家主义的至高点，降落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时，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突破，大地震带来了这半个世纪以来，对国家主义偶像崇拜最大的一次打击。表明中国人经过千百年来无数灾难，终于获得了一个政治哲学的

新起点，就是个人的权利、人格和尊严，高于国家，也先于国家。当举国上下，从文武官员到贩夫走卒，一起为死者默哀时；这个国家开始低于灵魂，否定了自身的神圣性，而将神圣不可侵犯的起点，还给个体生命本身，开始试着承认自己仆人的地位。

陈世琼是北川羌族博物馆的副馆长，谈到地震博物馆时，他说：“要在遗址上，设置一面墙，要刻上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中国人开始渴望这样一座纪念碑，这样一座哭墙。六万多个名字，是六万多个灵魂的记号，一个不缺地刻在上面，而不是被一个抽象的“人民”或“死难者”所遮蔽。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从这天起，所有的死难者已为中国带来了祝福。我们低下头去，其实不是我们给了他们什么，而是他们给了我们。

从此，这个社会欠了死者的债。它有责任，更加尊重和守卫个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从此教会更加欠了福音的债，因为上帝已将土地空前翻松，基督教与政府长达半个世纪的冲突，已进入尾声；但基督信仰与当代诸文化的冲突，和一场文化领域的属灵争战，主若许可，大地震之后才将真正开始。13亿惊魂未定的幸存者，不知道自己是本乎谁，依靠谁，又归于谁；不知道自己活着，是因他而活。但在废墟之上，的确站起了整整一代向上仰望、寻求的人。这次大地震在1949年后，向中国人空前地彰显出了灵魂的维度。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每一种价值与信仰体系，都在以高音喇叭接收着苏醒过来的灵魂。救援生命，抢救灵魂，看见和参与中国未来的社会重建、文化重构及民主转型的艰难历程，因着神的大能和信实，成为其中一个不可摇动的声音；并有勇气和智慧，在未来敢于与政府机构面对面地交流、辩争、接纳与磨合；当仁不让

地成为公民社会、民间社会中坚定饱满的一元，这是中国教会在大地震后的时代性的使命。

无数死去孩子的面容问我们，我死之后，你们如何交账？

以爱为旗

46岁的龚天秀，被埋73个小时，她用砖块砸烂小腿喝血求生。银厂沟的崔昌会女士，被埋216个小时后获救。谢守菊、唐雄夫妇，相隔一堵墙被埋，彼此守望、鼓励，在139个小时后获救。不知这样的新闻，是否有助于降低每年28-30万人的自杀数字。但地震中许多这样坚韧求生的故事，的确深深触动了在日常生活中麻木不仁、常叹生亦何欢的人们。

在都江堰一条河边，一位母亲在最后一刻，俯身护住了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对年轻父母在地震发生时，脸对脸、胳膊搭胳膊，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为三岁的女儿宋欣宜筑起一道生命的拱桥。人在灾难中激发出的牺牲之爱，对一个有着500万流浪儿、每年在医院有100万弃婴的社会来说，对无数离婚时以儿女为筹码，或充满家庭暴力和家庭冲突的夫妻来说，也仿佛一场洗礼。为什么一个甚至愿在危难时为他（她）去死的人，日常生活中却忍不住向他（她）怨恨、拒绝甚至背叛。就像国家，甚至愿意为一个公民的死亡降下国旗，但他活着的时候，却还是忍不住要去限制、侵犯和剥夺他的选举、信仰、言论或财产的权利。

半个世纪前，诗人何其芳写下一首诗，“成都，我要把你摇醒”。他痛恨于这座城市的安逸。危难状态，是对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性的一种冲击。大灾大爱，小灾小爱，无灾无爱。非要刺痛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惊醒。“5·12”当晚，成都处于惊慌之中，百万人露宿街

头，但排队献血的人却整晚络绎不绝。这是令人感佩的一幕。接下来的一周，全国民众的爱心被空前激发，企业、机构、个人，民间的捐赠和志愿者运动，也达到一个共和国历史上的高峰。日益鼎盛的企业，羽翼初生的 NGO，方兴未艾的网络力量，明明暗暗的基督教会，与政府、军队一起出现在四川灾区，成为赈灾救援不同以往的一个亮点。

全国也有几万个家庭，登记申请领养地震孤儿。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的一幕。因为近 10 年来，中国有近 6 万孤弃儿被外国家庭收养，其中 90% 被美国家庭收养。这些收养家庭大多是有有一个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但相比之下，国内收养孤、残、弃儿的数量一直少得可怜。以至于民政部官方网站上的这一栏目，几乎完全空白。

国内许多媒体，都以热情洋溢的语气，赞美着这一地震后的社会道德浪潮。好像“5·12”之后，在这个国家，人人都献出了平日罕见的爱。人人都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大灾大爱”的道德蜜月期，风尘仆仆地驶进了一个博爱精神的洗车房。然而，这种对道德的自我圣化，其实仍然是对死者灵魂的不敬。一篇典型的救灾报道，最后说，“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些名字吧”，结果不是死难者的名字，而是参与救援者的名字。这种先把自己感动了再说的道德情怀，是中国人极为熟悉的，平均每年都有，一次最多持续一个月。

不错，一种极其匮乏的爱，在社会上被空前激发，但这样的爱，却无法成为对自我中心、经济中心、国家中心和人类中心的价值观的一次重创。看得更多的，还是无数冷漠的灵魂，无数缺乏在爱中委身的家庭，一个匮乏的公民社会，一个对个人表达、汇聚，对社会的关怀与参与存在重重阻碍的政治制度。中国人的心灵、文化与政治，就像被几千座大坝层层割断的

河流。在 6 万多个生命，几百万被苦难抹去表情的灾民，和一片片的废墟面前，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冷漠和麻木的确被普遍地刺痛了。事实上，我们被刺痛到什么地步，我们的爱才可能持续到什么地步。

短短一周，日常的麻木、人的罪性和复杂的利益立场，已开始破碎一个关于救灾的“完美道德风暴”。对红十字会赈灾款项使用的置疑，对成都和绵阳出现被挪用的救灾帐篷、德阳因贩售救灾物资发生街头争执的曝光，对筹款诈骗的打击，对知名人士捐款的争吵，对灾区紧缺物资分配不公的报道，甚至灾民中亦出现对救灾物资和志愿者的挑剔，在心理压力下将对生命苦难的抱怨，转为对社会和他人的抱怨。有人围抢志愿者的车队物资，有人随处扔掉发放的饼干，扒走死者腕上的手表，有没得到物资的灾民，向政府告发救灾的基督徒是某气功组织。其实这一切，使人看见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中国人爱的匮乏，被一场空前的国殇震惊了。其实我们没有大爱，甚至包括基督徒在内，有的只有一个被刺痛的人的基本反应。这反应是良善的，但若轻易就被自己的反应感动了，我们就比“5·12”之前更不如。当政府和灾民在无助之中，拥抱、接纳一切援助者时，教会所做微不足道的事，其实更多只是基督徒作为一个好公民所当尽的本分。接下来，当政府和灾民对教会开始出现排斥、怀疑、限制、埋怨甚至反感时；当民间的参与逐步降温，社会上众志成城的气氛渐渐涣散时；当我们帮助的对象变得不那么可爱时，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在这场灾难中特别领受的托付，才会从世人的爱心中脱颖而出，并真的开始。教会面临的挑战和拥有的祝福，就是在世人开始软弱的时候，叫我们靠着圣灵的运行，可以立志行事，靠着主恩典的供应，还能继续。■

关注弱势群体的疾苦与得救

文 / 老漫

当我们谈到要向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乞丐,流浪儿,孤儿,老人,艾滋病人,重病人,残疾人,上访者,吸毒者,犯人子女,妓女等等)给予关怀、传讲福音的时候,笔者想到以下几点与大家分享。

一、弱势群体是主耶稣传福音的重要对象

当我们查考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强烈地意识到,主耶稣在地上宣教事工中很主要的一部分,就是对弱势群体传福音。

坐在耶利哥城路边讨饭的瞎子,是弱势群体,主耶稣对他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就立刻看见了,马上跟随主耶稣,一路归荣耀给神;撒玛利亚妇人在性别上,在民族成分上,都可以说是弱势群体,主耶稣在井边等着她,向她传福音,也因为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得救之后的热心,叙加这个小村庄里的许多人都信主了;对当时饱受社会歧视和唾弃的麻风病人们,主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们,对他们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就医治了他们;当然,还有那些被鬼附着的人(在

今天的人看来是精神病人群),那些妓女,等等,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福音书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主耶稣看见这些陷在患难中的人,就“怜悯他们”,就“动了慈心”,“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太9:36)

当施洗约翰派人去询问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太11:4-5)主耶稣这里所讲的,很可能是借用以赛亚书61章1节论及弥赛亚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些贫穷的人,这些在社会上遭遗弃的人,这些身心灵有残疾的人,当他们得到医治、听到福音的时候,就是弥赛亚工作的标志,是神国降临的开始。

在橄榄山上,主耶稣再一次对门徒们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

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 25:35-40）

斯托得在《无与伦比的基督》一书中说到：“耶稣透过他对穷人、残障人士、被遗弃者和位居社会底层者的特别关怀，颠覆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优先秩序。这些人从未获得注意，直至耶稣为他们挺身而出为止……我们很难想象：希波克拉底会去关怀一个陷入困境的妓女、瞎眼的乞丐、占领军的奴隶、身无分文又患有精神病的外国人，以及一个脊椎长期有问题的老妇人。耶稣不单自己关怀他们，也希望他的跟随者如此行。”

如果说传福音是主耶稣交给我们的无可推诿的大使命，那么，关怀我们身边的弱势群体，并把福音传给他们，可以说是使命中的使命，也是无可推诿的。

二、关怀弱势群体是爱的行动，但绝不是“社会福音”

关怀弱势群体不是“社会福音”，也绝不能成为“社会福音”，因为“社会福音”只关心社会改良，只关心人在今生肉身处境中的疾苦，却不关心灵魂在永恒中的得救。我们关怀弱势群体的根本目的，却是通过关怀他们生活中的疾苦，从而触摸到他们的灵魂，使他们认识、接受救主耶稣，得到永生的福份，并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参弗 1:6）。

福音书中，主耶稣医治那个被四个人用褥子抬来的瘫子的故事意味深长。医治这个瘫子的身体，和拯救这个瘫子的灵魂，哪个更重要呢？哪个应当在先呢？当然是灵魂的得救更重要。主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在听到

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议论之后，主耶稣为了显明自己有赦罪的权柄，才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瘫子便立刻起来，拿着褥子回家，归荣耀与神！我们看到，是赦罪的重要性在先。

然而，我们的主在这里也问了一句令人回味的話：“医治身体和罪得赦免，哪一样容易呢？”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开展事工时，也是需要常常问自己的。哪一样容易呢？哪一样都不容易啊。如果我们不能像主耶稣那样真正地关怀、体恤一个人在肉身当中的疾苦和挣扎，我们怎么会有能力去触及他们的灵魂，以神的爱把神的福音带给他们呢？在福音书里，我们看到，面对渴望被医治的人的请求，主耶稣有哪一次是拒绝的呢？福音，不仅仅是要被听到、被讨论的，也是需要被看到、被感受到的。另一方面，也是更要紧的，如果我们不能把永生，不能把在耶稣基督里被赦罪的平安带给我们所关怀的人，多一点的物质供应，长一点的寿命，强壮一点的身体，又有什么益处可言呢？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教训里面，讲得最多的内容之一就是地狱的真实与可怖。

在北京郊区有一个基督徒办的免费英语学习班，学生们都是周围别墅里住的外国人家里的中国保姆。如果她们的英语好一些，她们的工作就会更好找一些，工资也会更高一些，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可以更好一些。每周六，她们会骑着自行车，从各处赶到这里，满怀期望地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改善自己艰辛的生活。下课以后，在那里服事的姊妹会给她们传福音，有不少的人就是这样认识了主，接受了主。在这里，福音的信息，是先被感受到，然后被听到，被接受的。愿我们都能够伸出手，热切地触摸这些需要关爱的人群，就像当年主耶稣触摸他们一样。

一位服事过艾滋病人的同工这样在日

记中写道：

最初见到病人的时候，我们还会问：“你们需要什么吗？我们能做什么吗？”他们一般都回答说：“我们这些人，要钱还有什么用呢？要东西还有什么用呢？我们都是被判了死刑的人，你们来看我们，我们才是最高兴的！”他们说得没错，这时候，他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财物，他们需要的是盼望。一种超越了今生今世、超越了肉体的盼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被判了死刑了吗？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而这些病人，由于身上的病，早早意识到了。我想这也是神的怜悯，有病但知道永生的人，实在是要比没病却只知道坐下吃喝、不考虑将来的人要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太 5:4）和病人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常常齐声读《马太福音》第 10 章。每一次读，都感到神的话语是宝贝，闪着光：“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是的，那能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要怕。我们这辈子，身体可以烂去，头发可以掉光，但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有盼望——有一天，天父要给我们一个永不朽坏的荣耀的复活的身体！

这次四川地震，有许多的基督徒志愿者去了那里，回来之后听他们的分享，听起来和任何社会上的志愿者作的报告没有区别，在里面很难找到福音和上帝的痕迹，甚至很多人在那里工作了几周之后，直到回来，被他们所服侍的灾民都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说实在的，每次当我听到这样

的报告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难过。我想象不出来，如果你真爱一个人，你怎么能不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呢？如果你真爱你所关怀的人，如果你真知道基督是何等的宝贵，如果你真知道天堂地狱的真实，你怎么能不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骨中”，不能自禁地去传讲耶稣基督，传讲福音呢？如果我们里面真有爱，如果你的眼神里面真闪烁着从神而来的属天的爱，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所讲出来的耶稣基督一定会是打动人心的！我们反省的，不应该是传福音的时机，我们反省的，应该是我们的爱心！拯救灵魂永远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三、关怀弱势群体是彰显神的公义与怜悯，但不是某种“解放神学”的产物

“解放神学”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拉丁美洲政局动荡不安、社会革命频起这个大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神学思想。这种思想出于政治环境的需求，把圣经狭隘地理解为只是一部把被压迫者从压迫者权下拯救出来的“地上的”历史，却忽略了圣经属灵的、启示和救赎历史的层面；并且这种思想单单强调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的“罪”，却忽略了个人罪性的层面，这样，也就淡化了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这是极其错误的教训。可以说，和“社会福音”类似，“解放神学”只关心“福音对象”今生今世的处境和好处，而不关心他们灵魂的得救，甚至不相信天堂地狱的真实和永恒救赎的必要，只不过，前者侧重的是人之生活的疾苦与福利，后者侧重的是社会制度的公平与公义。

我们关怀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向他们传福音，绝不是某种“解放福音”，也不是“社会福音”，因为最终极的、也是首

要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人的灵魂，使人听到基督耶稣的福音，并接受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

我们基督徒之所以必须关注公义和怜悯的事情，是因为这是圣经中一贯的教导，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在我们的身上，在每一天中，在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上，我们都要使神的名得着荣耀。神是圣洁公义的，他以公义和公平作为他宝座的根基（诗 89:14）。我们作为新造的人，照着神的形象，也必须是圣洁公义的，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弗 4:24），因为神已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林前 1:30），而且怜悯的心和公义的心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 6:8）如果我们的爱和怜悯里没有公义，就不是真正的爱，就不是出于真理的爱。我们都晓得，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神要借着我们彰显出他的公义和怜悯来，使他自己的名得荣耀！

寇尔森（Chuck Colson）在美国建立的监狱团契（Prison Fellowship），非常为神所重用。这一团契的事工，就是向囚犯及其家属和子女传福音，在这一过程中，囚犯的生活处境不断得到提高，监狱管理及亲属探访的条例一点点被改进，囚犯的亲人子女们也受到了很好的照管和关怀……福音在这一特殊的弱势群体中间被传开了，被感受到了，神的名得了荣耀，并且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这项事工。寇尔森常常在他的书中引用阿摩司书，这是特别讲到神的公义的一卷书，其中写到：“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摩 5:11、12、24）这是当代的见证；早一点的这方面的见证，我们都知道的有二百年前英国的威伯福斯所毕生争取来的废奴法案。

我们的神爱世人，在其中，神又特别爱穷人，可以说，福音是“穷人的福音”——当然，这里的穷人更是指心存谦卑的人，他们对环境和自己绝望，内心里充满饥渴，专心寻求神的拯救和安慰。而这样的人，往往是遭到环境遗弃，被人看不起，社会和经济地位卑微的人。保罗在谈到哥林多教会信徒组成成分的时候，也说：“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林前 1:26）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事实，其实在今天大多数的教会中也应该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神学角度，保罗解释说，这实在不是偶然的，因为是神定意要这样做的：“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林前 1:27-29）这样的主题，是贯穿在新约和旧约里面的，马利亚的尊主颂，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得子后的祷告的另一个版本：“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路 1:51-53）愿我们单单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唯独基督，唯独恩典，而不是人的智慧和眼见的东西，让神的恩典就是神的恩典，让有血气的一个也不能自夸！

当然，我们要向所有的人群，向各个阶层，不分三教九流，达官显贵或贩夫走卒，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都要传福音（薛华就是非常为神重用的“知识分子中间的宣教士”），使神的名在全地，在万邦和万民中得荣耀；并且神是否拣选了某个人，是我们绝不能凭着外貌来断定的（无论是富是贫，是贵是贱），然而，从哥林多前书的

这一段经文里，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贫弱的大多数（在世人们眼中看来没有智慧、能力和尊贵的），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神定意的一个大禾场。事实上，向弱势群体传福音，又是很有紧迫性的事情。比如说艾滋病人群，在中国今天至少有几百万，主要集中在西南（吸毒）和中原（卖血）的贫困地带，他们中间能有多少是得救的呢？有多少是听过福音的呢？有多少知道人生这几十年不是全部，而主为他们预备了永生的福分呢？这许多陷在苦难和罪恶中的生命，不久便会离世，这中间他们听到福音、得救的窗口越来越窄，抢救灵魂的工作实在变得越来越紧迫了。

四、关怀弱势群体是教会走十字架道路，实践“道成肉身之服侍精神”的必需

主耶稣爱我们，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两千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7-8）这是何等伟大、不可思议的降卑！神子竟然亲自成了血肉之躯，与我们认同，只是他没有犯罪！没有主耶稣这样的降卑和舍己，怎能有今天临到你我身上的救恩呢？

当主耶稣在山上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时，主耶稣自己就是那个最虚心，最温柔，最哀恻……的人——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被藐视、被唾弃、被羞辱、被苦害，主耶稣甘愿降卑，降到如此之低，以至于以他在十字架上悬挂的无罪身躯，担当了你我的罪孽；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打开的双臂，可以承载整个人类的苦难。

2007年的中国福音大会提到，中国教

会走十字架道路的一个必需部分，就是参与到中华民族的苦难当中去。如何参与？这需要舍己，需要降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意味着舍己和降卑。

看到网络上可怜孩子们的照片，听到遥远山村里发生的悲剧，我们可能为他们流泪，为他们叹息，心里也会真诚地难过，甚至慷慨解囊，作义工，但我们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是我呢？为什么在那里受苦、受冻、受饿、受委屈的不是我们呢？为什么不是我们生在那个地方，那个环境，那个家庭呢？我们不曾问过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心里，我们不愿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我们为他们难过的同时，暗自庆幸自己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心中似有一堵无形的墙，一道无形的界线；我们同情他们的世界，但他们毕竟是另一个世界的，我们不愿进入他们的世界。

但这个问题，主耶稣问了。主耶稣也回答了。事实上，主耶稣自己就是那答案。那个答案始于冰冷简陋的马槽，成于那流淌着鲜血和爱的十字架，成于那空坟墓。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了我们中间的一员，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咒诅和刑罚，尝了死味，又从死中复活。主耶稣进入了我们的苦难，并且进入到了苦难的最深处、最极处：十字架。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电影《耶稣受难记》的英文名字是“The Passion of Christ”，初次看到的时候，我想，Passion不是激情的意思吗，直译应该是“耶稣的激情”啊。后来才知道，Passion也有受难的意思。再后来又知道，compassion，“怜恤”，这个英文单词，是非常深刻的，深刻到，它的原意就是“一同受难”：Passion是受难，com是一同，真正的怜恤是与被关怀者同在，一同受难，是问“为什么不是我呢”。Passion实在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词，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激情，是一种受难，是舍己；受难是最大的激情，

是对被怜恤者最大的激情。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爱，对我们激情的爱！这对我们的爱，因着主的降卑、舍己与牺牲，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隔绝！（参罗 8:38-39）

由此想到，当我们和一些教会领袖谈到关怀弱势群体并向他们传福音时，很多人都很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感动。”如果我们相信，关怀弱势群体的灵魂和疾苦，是大使命中的使命，并且是教会学习降卑、走十字架道路必需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轻易地回答说，我没有感动了。

最后，我再摘录一段一位服事过艾滋病人的同工的日记，在里面，我们看到，当服侍弱势群体的时候，需要我们与福音对象认同，我们是在学习放下自己的功课，并且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神赏赐我们，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一同来充充足足感受他的激情，他的大爱和恩典，也更体恤他的心，因为主耶稣的心特别与那些绝望的、贫穷的、被遗弃的、无人理会的人同在，因为做在了那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做在了主的身上。这是主自己说的。

刚进屋的时候，姊妹们问我们要不要喝水，我们怕麻烦他们，就没多想，说不用了。她们也就没有再劝。过了一会，我们才明白，她们可能是以为我们不敢喝她们的水，才没有再劝我们。可能她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太多了，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她们连一点的不高兴都没有表现出来。到中午的时候，她们还是随口说道，“在咱家吃午饭吧。”这一次，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们的脸上马上有了惊喜，大概是很久没有外面的客人在她们这里吃过

饭了！开饭的时候，有几位姊妹在门外看着同工弟兄笑，弟兄就一边红了脸，一边对我们解释说，“前两次来，我连水都没敢喝，屁股都是坐在椅子边上。这次愿意留下来吃饭了，他们才看着我笑的。”

饭是四个蔬菜，一个南瓜汤，主食是馒头，色香味俱全，非常好吃。我们问是谁做的这么好吃？赵姊妹指了指她边上的15岁的大儿子，自豪地说，“他做的”。我听了真的很惊讶，15岁的孩子会做这么好吃的饭（包括蒸馒头）？这时我再看这两个男孩子，本应是叛逆、调皮的年纪，却是非常安静和内向。在学校，他们就是被称为“艾滋仔”的：他们应该是承受了怎样的压力啊。在家里，他们早已接受了家庭不幸的事实，努力地、默默地为父母分担……我当时心里又犯了一下傻：我奇怪为什么赵姊妹不自己为我们做饭？过了一会才明白，她是怕我们吃病人炒的菜不放心！多么好的姊妹呀，她明明知道，吃饭是根本不会传染的，可她还是替我们着想，不愿意我们哪怕是有一点点的担心！这时候，我更加明白了主耶稣的嘱咐，“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 13:35）我们来到这里，绝不是来施舍爱，给予爱，而是接受爱，感受爱，领受爱，真正懂得爱，因为主耶稣先无条件地爱了我们！身患绝症、生活贫困的他们，替我们这些大城市里的、健康而富有的弟兄姊妹考虑到了每一个细微之处，不愿意我们有一点点的不舒服。什么是主耶稣样式的爱？我们今天知道了……

改变生命的阅读指南¹

文 / 侯士庭

虽然新书大量问世，许多属灵书籍也一直再版，然而在适当培养灵修技巧的方法与原则方面却没有相关的指导手册。前文已经暗示，灵修关键不在解经，不在讯息，也不在其重点文献，而是在上帝面前使心灵成长。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有助于使“里面的人”与上帝相和的方式来灵修，因为好作品能使我们转向上帝的国度，帮助我们的性格在基督里成长。

灵修阅读优先注重圣经阅读

别让初次体验灵修作品的兴奋感转移了研经与默想的高优先性。要记住，圣经是圣灵引导所成，亦是上帝儿女的祈祷准则，“唯独圣经”是上帝给人类的终极启示。

在基督徒的属灵操练中，常常最需要恢复或大大调整的事，就是学习如何默想、敬虔地使用圣经。因为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许多基督徒倾向把解经压缩成一种历史批判的过程，按着自己的想法，把它看为只是作者写的内容。但是中世纪的学者修士却按如下释经诗词所归纳出的四重意义，把圣经看得更加丰富：

字义将上帝及先祖所行显于我们，
寓意则向我们显示信心隐藏之处。
道德涵义予我们日常生活之遵循，
灵意则指出我们终结冲突之所在。

虽然绝大多数人并不会系统地在每一节经文里找寻这四重意义，但我们相信，圣经文本的原义或明显涵义也需要使用“象征主义”，以提醒我们关乎奥秘之处。同时，我们也必须使用其中的道德应用，而且有识于经文内藏之末世论的超越性事实。这种处理方式最显见于诗篇，它向来是聚会中最受欢迎、最常被使用的一卷书。

灵修不在乎技巧，而在乎态度

要留意观察我们的文化里面一些经常使我们取消或中断灵修的压力和障碍，简直像在发展“第六感”一样，那些只是与发展属灵的渴求与洞察力非常相近的一种过程。那种过程是明显不同于想望更多讯息的好奇心，也不同于理性理解的知性挑战，因这态度会让人对讯息的好奇转变成愿意改过自新的意愿，并渴求“一改旧观”。当我们

明白、顺服救赎训令而变得有基督形象时，也就超越了只是“治理全地”的命令。

这是涉及“以不同的心态去认知”的新方式。讯息式的阅读比较着重找寻问题的答案；灵修阅读则着重于活在上帝面前的根本问题。前者寻求透彻的理解，后者则满足于在感恩与钦慕中与奥秘者共存。再者，讯息式的阅读多属辩证与比较性质，因此逻辑很重要；然而灵修阅读着重于接受与顺服，而不是比较与批判。

讯息阅读具有剖析性，资料会被分解成局部或片段，以增加人们了解的范围和认知能力。灵修阅读则是乐意将一切主动权交与上帝，然后回想、赞叹上帝已成就的事，并以活泼动态的方式与上帝联合，好比一位船长邀请舵手站上驾驶台。因此灵修较有个人性，且涉及了顺服与舍己，并愿意以最深的决心和内在的纪律，来改变个人行为。这样“灵修日志”的做法就成为改变心态并渴望立于上帝面前的一种记号。

因此，能促成性格改变的灵修，可能会遭遇激烈的属灵争战和深刻的情感冲突，它需要以耐心和灵里的温柔来对待，要靠着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来维持灵里的喜乐，而且要避免不切实际地苦待自己。

灵修阅读有属灵觉醒的性质，重点在脱离文化沉睡，而不仅是改善心态

我们容易在自己的文化里“睡着了”，直到有一天去国外旅行，才讶然发现其他社会的生活与行为，竟与我们如此不同！

使徒已暗示，基督徒必须从周遭文化心态和生活态度中觉醒过来，必须更新自己，而且诚实地向着上帝活（帖前 5：6）。这常常会引致一种心灵上的破碎，一种新的或更深刻的有罪意识，也可能使我们重

新思量行事的优先顺序。然后我们开始发现，不同的基督徒虽然有同样的正统教义，却有着极为不同的属灵态度。

今日教会里会有这么多沮丧、困惑，其实更加要求基督徒具有“心态上的洞察力”，以避免发生像潘霍华 (Bonhoeffer) 所说“廉价恩典”的那些状况，而且要在上帝面前操练真正的敬虔态度。我们可能需要像当年的沙漠教父一样，离开城市四处旅行，或需要学习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的探究精神，或需要像清教徒那般体验受苦，才能够深刻了解到基督教已世俗化至何等光景。

既然认罪与悔改是灵修的结果，而且灵修会使心被搅动得很不舒服，所以灵修阅读无法和娱乐性阅读混为一谈，因为灵修是进入深处的，甚至是激动的，不会任由我们安处在自己熟悉能掌控的范围里。

“心灵的病变”乃表现为陷在诡诈、隐藏罪以及无力抑制犯罪的情况中。因此认罪意味着需要承认上帝的圣洁，又需要忏悔自己的罪恶过犯。唯有牺牲能使罪人与上帝联合，而唯一能使罪人与上帝联合的牺牲，正是耶稣基督的牺牲，并且其他一切牺牲的价值都是由此而出。于是，认罪成为赞美、成为一种感恩祭。所以明谷的贝纳尔 (Bernard of Clairvaux) 劝诫人：“要借着认罪，借着赞美的表白，使你一生都在表明他！”我们当以赞美为衣饰，以认罪来恢复“内在美”，就能种下日后得荣耀的种子。

倘若你以为写《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 的肯培过度严苛，会不会是你的生命缺少了忏悔？会不会是因为没有忏悔的行动而无法发出赞美？因为赞美是源自感恩，而感恩又是源自认识上帝之后的悔罪行动。

当代以“信仰为一信念体系”的神学概念，是出自 12 世纪费肯的约翰 (John of

Fecamp) 这样的人士，他们把神学当作一种赞美、钦慕和祷告的事情，是由“默想上帝”所触发的工作。

在悔罪中，我们会发现真实的自己，以及必须处理的自负心态。约翰·欧文(John Owen) 生动地描述了内心的深切醒悟，能带来一种对撒旦及罪恶的真实感受，促使人因此屈膝跪下。试探是一种深刻的真实，使我们需要从更多的灵修阅读中得着警醒和警戒。悔改是一种活生生的真实，需要圣徒相通里的支持、安慰和勉励。

因此，在我们经历了自己灵魂的失败和不诚实后，从而生出的一种极欲重设生命、重寻真实途径的渴望，将会强化我们欲向他人学习处理这类问题的心情。当我们能看出生命的深刻意义，就能产生更深的属灵智慧，甚至远超过先前自以为需要的范围。一旦踏上朝圣之路，并且远离现状，就能使我们走在一条“从乏味的长眠中觉醒”的道路上。当然，我们绝对需要很多属灵同伴。

灵修阅读有其步骤

身为基督徒，必须向上帝长久顺服，必须抵挡世人“速成文化”中的那种急躁、不耐。求速效的灵修阅读难以改变生命、塑造生命，因此，匆匆赶完灵修作业是无益的，这不是阅读推理小说，不能抱着“速速看完”的想法。

因为人总是很难掌握“合宜的速度”，所以生活中往往会出现许多不真实的情况，例如我们经常会觉得比讲得快，讲得比做得快，做的又比自己所具备的能力还多、比自己能行诸般事务的性情更快。

在属灵上，我们必须减缓速度，花时间安静反省。我们需要有规律、固定的阅读时间，缓慢有度的步伐，即使一天只有二三十分钟亦无妨，把几行有益的文字吸

收进心底，再把它们流经全身“血管”，内化成为自己的心思和态度。这比单纯为了好奇而急着浏览完毕有效多了。就好比许多教会面对的问题都是“如何将长执们的决定快速告诉会众”一样，因此，灵修阅读的问题是在于如何克制心思的不耐，不要被单单冀求资讯的欲望胜过。

除了时间，灵修阅读还需要空间，例如房间里设置一个祈祷“圣坛”。身体也需要一个舒服的姿势，或许是一张特定的椅子，一个能让我们放松的地方，并为此灵修活动所营造的气氛。我们还可以在度假时安排灵修阅读，这样的属灵活动与操练，能使我们获得一种真正放松身心、开阔感受的体验。在洛杉矶高速公路上，一个有趣的广告看板上写着：“有了冰激凌，每天都是个圣代(sundae)”。事实是，有了属灵阅读的滋养，每天都是主日(Sunday)。

广泛阅读信心与祈祷的经典之作

前面提过，今日基督教国家的贫乏，需要靠过去二十个世纪以来所有属灵传统的资源，不管它们是希腊正教、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因此，对于历世历代及各种文化中的众多圣徒所经历的包罗万象的感受和体验，我们怎能犹豫不决、不敢接受？最多经历到上帝丰富恩典的人，就是最能接受兼容并蓄的属灵阅读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在任何方面忽略福音真理，也不会失去坚定的信心。

怀特(Alexander Whyte) 牧师是苏格兰自由长老会(一个对大公教会事务没有太多兴趣的教会) 极具影响力的一员，他的生平与服事是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广泛阅读能大大丰富基督徒的生命。怀特牧师56岁时开始阅读劳威廉(William Law) 的合辑，并以《劳威廉的性格与特质》(The

Characte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illiam Law) 一书，写成了劳威廉的作品文选。他在序言中如此评论这名英国国教徒：“研究这位举世无双的作家，正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后来怀特牧师又被引导去研究阿维拉的德兰 (Theresa of Aliva)，写了相关的书，他还为安德鲁斯 (Lancelot Audrews)、布朗恩爵士 (Sir Thomas Browne)、路瑟福德 (Samuel Rutherford)、克隆斯塔德的约翰 (John of Cronstadt) 等人写颂词。七年的时间里，怀特牧师从许多先前闻所未闻中领略到了一系列有关灵性的崭新景观，于是他认识到对上帝的伟大圣徒的钦羨与爱慕，实际上就是对一个巨大宝藏的探究。

怀特曾如此规劝人：“一有机会就要在真理中操练喜乐和慈善，即使我们不熟悉这慈善的外观是什么。真正的公教徒(译注：天主教的英文 Catholic 有广泛、包容之意)，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是饱读诗书、思想开通、热诚接待、有属灵操练的福音派人士，因为他属于所有的教派，所有的教派也都属他。”

享受属灵同伴的情谊，使彼此从小组查经或共同的阅读计划中受益

属灵小组可以每两周或四周聚会一次，轮流聆听与讨论各组员所评论的书籍，这样可以强化、深入属灵挑战的意识，并产生一种对事实事务的全新看法。

“质疑自我”是常见的反应，会让人怀疑自己的信念和渴望是否失衡或疯狂了，这就好像从重病、死亡的威胁康复，或从极深的破碎经验中走出来一样，会让人有重生、更新的感受。同样地，阅读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作品也会有这种效果。

获得那些更具经验人士的鼓励和智慧

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不但如此，小组中个人不同的反应能提供一种平衡的认知，纠正一些偏向、失衡的态度。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3-14节中所说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其实就是“集体的成熟”。

12世纪的作家里沃的埃尔雷得 (Aelred of Rievaulx) 在其《属灵友谊》(*Spiritual Friendship*) 一书中提到：“属灵朋友是忠心、有正面动机、审慎、有耐心的人，可以帮助我更认识上帝。”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会永无止境地欺骗自己，所以我需要属灵向导来使我保持诚实，而且只有在朋友帮助我脱离自己的狭隘之后，我才能体验到如何进入那更宽广、更有洞察力的境地，只有在其中诚实面对自己，才能从中看见上帝对我的爱。

因此，“启示”和“诚实”能让人选择属灵同伴的样式或类型。属灵生活要靠基督的启示，他持续以圣灵的大能呼召我们进入与他的关系中，而这又有赖于我们的诚实，应该看什么、应该对付什么等方面的诚实。所以，属灵同伴不仅是一种“喂养”的过程，也是一种“对质”的过程，而这两种过程都是从属灵阅读和发掘灵修文献中得着助益的。

在基督里的真正朋友会使我清醒，助我成长，加深我对上帝的体认，因为上帝的爱是借着那些关心我、鼓励我、希望我的思想和情感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朋友来传达的。埃尔雷得说：“上帝是友谊；我与那些有属灵思想人士建立友谊，会引导我趋向上帝的圣洁。”但是，今日已鲜有人如此认真地看待属灵友谊了。

属灵阅读难免遭遇阻碍，令人沮丧分心、无法继续

我们的敏锐度常常不够，以致看不出、

也不会质疑为何一本书无法抓住自己的注意力，也不会试着了解为何这么不适应它？如前所述，这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意志消沉或属灵状态低落所致。即使明明知道自己是有福之人，但灰心失望仍随时展示他丑陋的面貌。沙漠教父称此状态为“意兴阑珊”（accidie），厌倦、乏味，或沮丧消沉，当我们因这些感觉而相信自己是毫无长进时，这也成为我们极大的苦恼。

我们也可能因为分心而没有好好阅读，因为书向来只供休闲娱乐，我们从不觉得需要靠一本书而活。在我们拿着遥控器随意换台、逐一观看电视节目的普遍情况下，专注的阅读在今日也许成了一门新的训练？

容易分心，或许是我们不曾从属灵阅读体会到上帝同在那种敬畏与惊喜，因此，在我们能享受属灵大师的经历之前，可能需要先调整自己的阅读心态。

当然，我们也可能因为经典之作受时间限制的文化和神学框架之故，而对它们望而却步。

例如，欲使明谷的贝纳尔的证道对今日的我们产生意义就需要对中世纪的四种解经法有所理解并认同。中世纪英国的神秘主义者，像写《未识之云》（*The Cloud of Unknowing*）的佚名作家，还有罗尔（Richard Rolle）、肯普（Margery Kempe）、希尔顿（Walter of Hilton）等人，都坚持我们在默想上帝时要放下所有的思想，而这就让我们觉得有点困难。他们认为，能赋予此种真正理解的方式是爱，而不是理性本身。在感受恩典、谦卑、悔改和深刻默想上帝的事上，他们谈到“审慎”是必要的一种属灵意识。

清教徒较后期的文献，因其拉丁式的风格或者大标、小标的“精密度”，令我们望而却步。从他们把一个又一个的重点分类、整理的方式，就可以理解为何他们有“严

守教规者”的称谓。正因为词汇不同、冗赘、风格不同等理由，所以我们才着手把这类经典以合适现代风格的方式重新编写出版。希望这样能让今日的读者不再以“难以理解”或“不易查明”作为打退堂鼓的托词了。

这些作品的文化喻意多属过往。明谷的贝纳尔的《新骑士的赞美》（*In Praise of New Knighthood*），德兰的《内在城堡》（*Interior Castle*），班扬的《圣战》（*Holy War*）等著作似乎都是一些过时的象征，但其实它们仍包含着永不过时的属灵争战原则，例如交出自己、与上帝契合的原则，或是在试探中警醒的原则。在基督徒的生命中，“苦修”仍是重要的一项（或一系列）操练，也是一连串的操练。

阅读现代与古代著作之间的平衡

请注意，现代著作尚未经长久试炼，缺少老酒的醇美，而且常常反映的是市场时尚，一如路易斯（C.S.Lewis）所言：

新著仍在受试验，而外行人没有资格判断它……唯一的安全作法，是要有一个不掺杂的、核心的基督信仰，就如巴克斯特所说的“纯粹的基督教”的标准，把此刻的争议放在适当的立场之中，而此标准只能求诸古典著述。在读过一本新书后，除非能先读过一本古籍，否则不应任自己另读一本新作。这是一个很好的规则，如果这种作法对你太难，那么至少也该每读三本新书，就读一本老书。

尽管有此提醒，《今日基督教》这份刊物就“百本精选灵修书籍”做大众普查时，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超过百年之久的，大多数的人选书为当代作品。

理应排除在外的书种，其实是宗教狂

热之作，例如纪伯伦的通俗著述；爱克哈特、波默所写的沉思性神秘主义著述；反映当代积极性思考或者只谈甜美与光明面的著述，这些类型的著作对人生命里的罪性都持有非现实性的看法。

有一种看法，是觉得我们必须借现代作家之助，来替我们披荆斩棘、超越现代世俗心智，以回到基督教的永恒真理中，找到某种进入更深刻属灵经验的切入点。路易斯自己曾经需要切斯特顿 (G.K.Chesterton) 的明智和幽默，以及麦克唐纳 (George MacDonald) 的联想力，以便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得到帮助。然后他再回到波伊修斯 (Boethius) 的《论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此书让路易斯坚定相信“永恒并非只是指无限的时间”。

其实，能塑造生命的典籍特质，就在于极少作家真能为我们做到这一步。所以，路易斯很肯定地告诉我们，如同许多人都已经经历过的，过分饱读群籍虽然使我们变得博学多闻，却总是留不下多少深厚的影响。

今日，夸伊斯特 (Michel Quoist) 的《生命的祷告》(Prayers of Life) 一书已令许多人的祷告生活为之更新，并使生命与人性注入祷告中。我当初就是受到克尔凯郭尔《清心志于一事》(Purity of Heart Is Will One Thing) 的激励，它使人从根本上去认真面对全能上帝。福赛思 (P.T.Forsythe) 在《祷告中的灵魂》(The Soul in Prayer) 一书里提醒：“最糟糕的罪，就是没有祷告。”章伯斯 (Oswald Chambers) 的《竭诚为主》(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一书帮助许多人提升了属灵追求。

假如我们并不渴求更深的属灵生命和预备接受它，那么，无论是历代典籍或现代的灵修读物，都不会在我们身上发挥任何决定性的影响。

正如一些诗篇适用于任何情绪与人生的需要，同样地，我们的阅读也要有此平衡。有时我们需要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这种扎实的神学书，有时，像特拉赫恩 (Thomas Traherne) 的《千百年之默想》(Centuries of Meditations)、乔治·赫伯特的《圣殿》(Temple) 的著作更为合适。又像十架约翰在《灵魂的黑夜》(Dark Night of the Soul) 的著作里，把西班牙文学里的抒情诗、极其强烈的苦难以及对上帝的热情结合在一起表达。还有查理·卫斯理和约翰·卫斯理两兄弟的赞美诗，怀特菲尔德的《日记》(Journal)，费耐隆的《书信》(Letters)，或是帕斯卡尔的《思想录》(Pensees)，都显示出灵魂在上帝面前的各种不同状态。属灵阅读的多样性，有助于“饮食平衡”。

属灵阅读要搭配日记或反省性笔记

清教徒曾形容，就像船长要记录航海日志，医生要记病例，商人要记录、查核账目，一样地，基督徒也应记录自己与上帝的互动。

在这一类的作法中，也有一些伟大宝藏。例如班扬的《丰盛的恩典》，布莱纳德 (David Brainerd) 的《回忆录》，或是乔治·福克斯、约翰·伍曼 (John Woolman)、约翰·卫斯理、怀特菲尔德的日记等，他们的榜样今天仍鼓励我们：不要只记属灵的成功，也要注意上帝在我们失败、沮丧和复原当中的仁慈良善。

他们的日记也指引我们去思考一些小事，它们看似琐碎、无关紧要，却也是靠着上帝“预先的护理”才得以维持的。虽然有时我们灵里的枯干已让灵修默想变为无用，但若仍然忠诚且持久记下这些过程和感受，也是出于一种“爱的劳苦”，使我

们在一切境况里都能思念他、尊崇他。

把事情和想法用文字写下，是一种有用的反省操练，有助于我们在情绪混乱或懒散时把思绪理清楚，它也会让事情变得可资纪念又具教化意义。这样做，我们默想的果实便可以保存，避免那些“很棒的想法”一下子就蒸发于无形。

有些人说他们每天潦草的随手记录，似乎称不上日记，有些人则从未写过日记。无论如何，“灵修自传”仍然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要把每一件重要事情都看为是信主而生的。

在某些圈子里，这有时被导向一种“毕全功于一役”的不健康强调，以为那些经验不会再有任何后续，而欲将过去、现在及未来“一举搞定”。其实不然！我们若是朝圣客，则人生仍敞开着于面前，所以我们的“属灵自传”仍在撰写中。任何试图在刚信主之刻，或“第二次恩福”，或在受到特定恩赐或启示之际，就提早结束自己的“故事”的打算，都应该制止。

不管是借着日记、杂记、回忆录，或是一张仍在进行中的感恩清单，我们都要在此生更多操练“属灵自传”的作法。

有些经常被人拿来公开见证的故事，我们应谨慎提防，因为它们往往被过分夸大，或是因为过度曝光反被糟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地下室手札》里的英雄论道：“个人意识是一种病！”现今以“自我”为特色的时代，其病灶正是狂热的追求“自我满足”，这显然是一要命的病症。

人类的思想、决定、渴望、喜悦……若未与上帝关联，正是“自我意识”趋向邪恶之因。属灵自传的恢复或许能帮助我们。因为这是一种寻找生命意义的方式，而若此追寻未能涉及救赎主，则注定是徒劳无益的。

因此，为自己的灵修阅读做记录，有助于保持阅读稳定性，此外，它也是“良知”

上的一种指导方式，这是从认识上帝、并非单凭个人认识而来的良知。

另外，它可以指导我们为神国预备合宜的生活方式。霍尔主教曾记下他许多的省思。他提醒我们：“基督徒为了专注、敬虔于工作，而不默想，就如同想维生却没有心脏一样不可能。”默想的记录将持续提醒我们，灵魂在上帝面前的漫长旅程。

小心选择能改变灵魂的著作，认真寻找能在过程中帮助你的人

我们能选择的属灵书籍很多，其范围之广，甚至让人在选择时就感到困惑、挫折。所以，首先得作出区别：哪些是基础阅读的主要经典；哪些是较小经典的次要资料来源；属灵背景之历史、传记及其他有助于填补主要经典的上下文材料，则是第三类书籍；至于范围非常广大的当代灵修典籍是尚未被分类为具有恒久或短暂兴趣或价值的书，此为第四类书籍。

不要仿效别人对经典的选择，因为你的需要可能是非常特别的，你可能需要属灵朋友的建议，以帮助你找出哪些书才适合作你终生的属灵伴侣。你若没有这种属灵向导，以下建议可能对你有所帮助：你若觉得最糟糕的敌人就在你里面，私欲、罪恶感使你过着一种经常挫败的基督徒生活，那么，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可能是你最需要看的书。

很多人都同意奥古斯丁所承认的——迟迟不肯探究并降服于基督信仰，是因为他真心想要的是美女、性和成功的欲望，而非心灵的治愈。“主啊！使我贞节，但现在还不要！”这是奥古斯丁在上帝面前的诚实敞开，对许多一生封锁真相又不断推迟净化自己心灵的人而言，形容得真实贴切。

你若真把上帝当一回事，并感觉缺乏

一种在上帝面前的真门徒的身份，那么肯培的《效法基督》可能正是你的需要。此书发展出一种传统，即所谓的“笔记”，在其中你会读到作为默想之用的简短经文，或是教父们的智慧言语。你何不也来加入这群可敬的委身者的行列呢？

你若视生命为持续的挣扎，并感觉到软弱、想放弃，那么，斯库波利的 (Lorenzo Scupoli)《属灵争战》或许正是你需要的。此书于 1589 年在东欧出版，它在东欧有极深的影响力，仅次于《效法基督》。圣方济各沙雷氏将它置于床边达 16 年之久，是他每天都要读的“宝贝书”。

对于那些经常否绝自己、厌弃自己的人而言，他们需要懂得如何温柔待己，那么，圣方济各沙雷氏 (Francis de Sales) 默想小品《敬虔生活简介》的甜蜜韵味，可以使脆弱的心灵天天得到滋养、更新。

对于一些认为“与上帝相爱似乎是可怕的事情”的基督徒而言，可以阅读高萨德 (Jean Pierre de Caussade) 的经典之作《父啊！随你安排》来开启不同的感受。此书最近被马格里奇重编为《每时刻之圣礼》，内容主题仍相同。另有劳伦斯的《与神同行》也同属 17 世纪法国的灵修佳作。

这一切可能会鼓励你回到 12 世纪，那时代与今日很像，着迷于透过一种浪漫的情感来发掘个人的独特性。明谷的贝纳尔和他的朋友们对此的反应是：“人们应该以上帝的爱作为自己特质的来源，因为爱的本身和来源就是上帝自己，而人们是被他的爱所呼召。”当人视上帝为永恒的真实而爱他的时候，人的“完全感”以及对自己的认识就会加深，因此像《爱上帝》，《属灵友谊》之类的作品以及对圣经雅歌的默想，都有助于我们进入真实的爱。

你若是觉得有必要以扎实的神学研究来滋养灵修生活，那么，常常被忽略的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第三部，正是为此

目的而作。在你读到这里以前，请先读完威伯福斯的《真正的基督教》，这位曾经对抗奴隶制度和革新风俗习惯的基督徒政治家针对国人信仰状况所发出的严正挞伐，会使你得到很大的助益和激励。

你若是对神学够清楚了，但在情感上对上帝感到困惑、不确定，那么，爱德华兹的《宗教情操真伪辩》至今仍属独一无二，对现代基督徒而言，是一本急需寻回的经典著作。

当然我们也可以回到班扬的《天路历程》这类童年读物上，在无论什么年代都不会过时的层次上去读它，为上帝“恢复我们的童真”。就像路易斯从麦克唐纳的故事中得着启发一样，它能帮助我们为了未来的丰盛，重新得回过去的日子；有时，借着重读先前阻碍我们发展的资料来源，能解除我们年少时的偏见。

十架约翰在他的《格言录》里总结了我一直想说出口的话，他写道：“在阅读中寻找，你就发现默想；在祷告中呼求，门就在默想中敞开。”

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为了操练、不为敬虔而朝圣的人，实在太多了！”最后，他警告人们：“永不可让不具灵性实质的事物进入你的灵里，否则，你将失去敬虔和回忆的甜美。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仿佛只有你的灵魂与上帝在其中，好让你的心灵不被任何俗事掳去。”¹

1 节选自侯士庭 (James M. Houston) 的《灵修指南》，略有改动。此文收录于《无伪之信》，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 12 月第一版。

陶恕选文三篇

“教会必须改变” 其实是一种妥协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并且掩耳不听真道……”

(提摩太后书 4:3-4)

任何传福音的人若针对一般人感兴趣的事，或喋喋不休地讲论时事，想借此建立共通之处，使罪人能感到自在，就是犯了像巴别塔一样的错误。

凡为人碾平道路，以减除他的罪恶感与困窘感的努力，不仅是白费工夫，对人的心灵更是危险有害！

在现今流行的错误观念中，有一种是源自福音派圈子里最嘈杂的宗教活动。它就是：时代在改变，教会也必须跟着改变。基督徒必须调整方式，以适应人们的要求。如果他们只要十分钟的讲道，就给他们十分钟的讲道！如果他们想要胶囊里装真理，就给他们吧！如果他们想要电影，就给他们提供许多电影！如果他们喜欢故事，就说故事给他们听！

那些拥护妥协的人坚持说：“信息是一样的，只是方式改变了。”

古希腊有句名言：“神明若要毁灭一个人，就先使他疯狂”，这句话的睿智实在远超他们所能完全领悟。这种把所多玛误以为是耶路撒冷，把好莱坞误认为圣城的心态，简直是糊涂得很，只可比作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疯狂了，因为他们犯了污蔑圣灵的罪！

与神相遇带来惊讶与敬畏

“我一看见，就仆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启示录 1:17)

在真正的敬拜里，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心智可能停止思索，进入喜乐的惊叹中——很可能就是卡莱尔（Carlyle）所描写的“超越的惊讶”，这种惊

讶没有止境，且是不可言喻的！

这种敬拜在圣经各处都能找到（纵然当中亦看见较次等的敬拜）。

神向亚伯拉罕说话，他在神圣的惊讶中，脸伏于地。神在燃烧的荆棘里向摩西显现，他便把脸遮盖。保罗能看见三重天那无法形容的荣耀，几乎不能分辨自己究竟是在身内还是身外。约翰看见耶稣在他的教会中行走，便仆倒在他脚前，如同死了一般。

这些都是不寻常的情景——但这些经历的属灵内涵却没有改变；无论何处，只要有真正的信徒，就能发现上述的内涵。与神相遇带来的惊讶与敬畏，常是颠扑不破的事实！

基督徒传记满载了欣喜若狂的敬拜者在与神密切相交时的甜蜜见证，他们均无法描述所看见、所听闻、所感觉的一切！

基督徒圣诗能带我们进入一般文章所不能及的境界中，借着诗人富想象力的情感，我们更能体会圣徒的惊讶。打开一本古老的圣诗，翻到崇拜与颂赞神之完美的部分，你就会明白历世历代以来，这种惊讶感觉在敬拜中所占的地位。■

祈祷绝不能代替顺服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马太福音 7:21）

你是否注意到，最近为复兴的祷告何其多，但复兴却何其少？

我相信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正企图以祈祷来代替顺服，因此它全不奏效！

举例说，有一间教会沿袭传统，不加考虑它们是否合乎圣经，或是屈服于群众的压力，落入大众的潮流里，随波而去，远离了新约圣经的模式。之后，教会领袖留意到会友中间缺乏属灵的力量，于是对此事倍加关切。应当怎么办呢？怎样才可以给会友带来更新的恩雨，苏醒他们昏沉的心灵？

答案早已有了，许多书都告诉他们怎样做——要祷告！

路过的布道家也与书本的意见一致——要祷告！

于是，牧师召唤信徒来祷告。这种感觉的浪潮高涨，仿佛不久之后复兴便会临到。可是，它却始终渺无踪影，祷告的热心也开始动摇。这间教会没多久便故态复萌，沮丧的情绪使每一个人都麻木了。

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很简单：教会领袖和会众们一点也没有努力去顺服神的话。他们只感到自己唯一的软弱就是祷告不足，但事实上，他们在顺服这重要的一环上，有更多的缺欠。■



绵竹之行

图 / 东东
文 / 扬扬

今年一直盼望有机会去天府之国，于是不断做计划，收集信息，计算时间，寻找合适的朋友同行……却万万没有想到最终以志愿者的方式、与一位素未谋面的主内姊妹成为亲密搭档，实现了这个愿望。说是旅行并不确切，因为直到最后一天的晚上，才在五个叽叽喳喳的孩子陪伴下，出了绵竹体育场——那个巨大的灾民安置点，在夜幕中逛了逛没有人烟的绵竹郊区；孤零零的法院大楼，安置在帐篷中的沿街百货店，空旷的景观大道，是我对绵竹城仅有的印象，剩余的回忆，统统都留给了土坡上那三顶9平方米的帐篷和里面一张张纯真的笑脸。

回来后，发现最难以回答的问题就是：“去那里感觉怎么样”，因为完全找不到形

容词来概括。面对亲朋的赞许，心中实在觉得担当不起，因为并不是自己去给予了孩子们什么，而是上帝借着这些孩子充充满满地给予了我。本来早在五月下旬就可以去，然而却花了10天的时间祷告，祷告自己不是出于简单的血气而是出于内心的负担，祷告能去除哪怕是一丁点儿可笑的虚荣心，祷告对能够和将要做的事情有详尽的了解、充足的准备，祷告父母亲都同意、玮能用祷告在背后支持，祷告能拥有不带勉强、没有虚伪的勇气，祷告能有合适的同伴和最佳的搭档（事实证明，神赐给我一个极默契的搭档，这是我在绵竹的日子里几乎天天都要感恩的事情，如果东东能够看见这篇文章，我想对你说，真的谢谢你，和你配搭我很感恩！）。当这一切的担忧和考虑都交付给上帝后，6月11日那天，我上了去成都的飞机——一架总共只有28名乘客的飞机。

生活篇

到达成都，简单交接后搭车前往绵竹体育馆。该体育馆空旷平坦，尚未完全建好便发生地震，现在成为绵竹市的灾民安置点。空降兵95936部队在这里驻扎维持秩序，而生命力家园的帐篷教室就安置在军营边的小土坡上。

左数第一和第二个帐篷是连在一起的，作为教室；第三个独立的帐篷是住处。照片中的土台阶可是学生们自己挖的哦~（图一）

水池——这是每天都要来的风水宝地，洗脸、刷牙、洗碗、洗衣服、洗头、冲洗脚丫子、结识新的小朋友、和老乡聊天等等，全靠它了。每天这里都很热闹，要六点半之前起床才能在洗脸时抢到一个位置。特意把每个水龙头都使了一遍。（图二）

免费供水——有一队来自河南的弟兄，在绵竹灾民安置点提供免费纯净水。站点就

设在水龙头边，很显眼也很方便。这支团队和守望教会一样采用轮流制，每隔 20 天左右换一批人来替岗。他们生活条件很艰苦，住的是最小型的家用野营帐篷，只有三四平方米，里面除了睡觉其他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图三)

排队打饭——民以食为天，只要有饭吃，秩序都容易维持。每天至少提前半个小时排队打饭。饮食还是不错的，有茄子、西红柿鸡蛋、白菜、酸豆角，有时还会有回锅肉。很喜欢吃四川菜，在绵竹的日子里胃口狂好，一顿吃两碗饭加一碗粥，可惜还是没有能够胖起来。对于成年男子和长身体的孩子来讲，肉少了些，但每天要供应这么多人，再多的猪也不够吃的。每天和孩子们一起排队打饭是件大事，特有成就感；打到饭的孩子们小心翼翼捧着饭盆往回走，而那些在教室布置餐桌、分发餐具的孩子老远就会跑来迎接，欢天喜地，欢呼雀跃，好似迎接凯旋的英雄。

传说中的简易板房——到了绵竹，孩子们一听说我是江苏人，就一起七嘴八舌地和我套近乎，原来江苏对口支援绵竹，这里的板房都由江苏派来的建筑工程队承建，心里还挺自豪的。工人们兢兢业业，每天十一二点我们还能听到隆隆的声音，清晨六点多就被机器声唤醒。据老乡们说很多板房都已经建好，只是缺乏水电煤气和路面硬化等配套设施，一旦完工就可以大面积搬迁了，这个绵竹体育馆灾民安置点也就可以撤除了。

医疗队——设在网球场边，东东被晒伤后就来这里看病拿药。除了兰州军区四五一医疗队，还设有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助站，德阳市人民医院，传统中医救助站，让安置点的老百姓都很安心。

路边杂货店——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体育馆场外，沿街各样小店已经开得有声有色，衣服、日用品、快餐、水果应有尽有，



图一



图二



图三



在我们离开的那天，孩子们学会了用英文唱 *Amazing Grace*

购买物品的大多为外来志愿者、军队官兵、医疗人员等，灾民不太舍得花钱，基本依赖政府发放的物资。东东常常会买点水果给孩子们补充维生素。

体育场内的临时超市，东西不少。东东隔三差五会在这里买冰棍奖励孩子们。

招工——体育场门口设立了一些招工点，工资每月 1000 - 1300 元左右，招募灾民，恢复生产。

野战淋浴站——军队为灾民们提供野战淋浴站，每个灾民领澡票排队洗澡，女先男后，每人每次限 20 分钟。由于澡票分发只限灾民，所以东东和我两个星期没有洗澡，也没有见识到野战淋浴站里面的样子。

家——无论原先贫穷还是富裕，现在都住统一的帐篷；也不管帐篷条件如何，只要有亲人在，就是家了。房屋不能永存，这寄居的帐幕是否是人生在世的写照呢？

可爱的战士

“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朵绿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声声我日夜呼唤，多少句心里话，不要离别是两眼泪花，军营是咱温暖的家。

妈妈你不要牵挂，孩儿我已经长大，站岗值勤是保卫国家，风吹雨打都不怕；衷心地祝愿妈妈，愿妈妈健康长寿，待到庆功时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

故乡有位好姑娘，我时常梦见她，军中的男儿也有情啊，也愿伴你走天涯；只因为肩负重任，只好把爱先放下。白云飘飘带去我的爱，军中绿花送给她……”

和军人之间一直都隔着各样的媒介，只有这次是与军人们朝夕相处。战士们很可

爱，他们做事情极其用心，很有纪律性。现在觉得神希望我们做“精兵”，以及“万军之耶和华”的称谓都是很有道理的，在军队中能深切体会到“顺服”、“肢体”等的属灵含义。

军营

说件小事吧：暴雨之后东东去打水，必经之路有个水塘，东东不得不跨很大一步才能过去；跨过去的瞬间瞥见站岗的士兵转身回了军营，当时没有在意，可是等打水回来，发现三五个战士已经在用铲子铲雨水了。

来绵竹的第二天下了一夜暴雨，帐篷连连滴漏，雨水噼噼啪啪打在脸上，让人无处躲藏，只好爬出湿乎乎的被窝，把原先用于垫在地上防潮的垫子拖出来，在帐篷里又搭了个“帐篷”，支撑到天亮。战士们知道了，二话没说，扯来几尺防雨布，在风雨中快速地帮我们搭好；想送个带有笑脸的小徽章给他们，说什么都不收，憨憨一笑，走了。

有一名战士，刚刚 21 岁，却已经入伍五年了。他蹲在泥坡上，心疼地提起他的战友，“我们是空降兵，需要在第一时间去目的地；一路上余震不断，眼睁睁看着巨大的石头从山坡上滚下来，把三个战友砸成重伤……我们没处躲啊，根本没处躲的，砸伤后还不能停下来陪他们，还要继续走……”

有一名战士，叫钟旺，四川绵阳人。他得了胃癌，领导不让他来，他却偷偷上了飞机。路过一处危房的时候，战士们发现里面坐着一名绝望的男子，因为妻小全被砸死而不肯出危房，宁肯坐着等待倒塌。于是钟旺走进了危房，和这位老乡聊天，告诉他自已已经得了胃癌但仍然愿意坚持活下去，至少可以帮助别人……余震不断，砖瓦碎石簌簌掉个不停，整整两个小时的等待，令屋外的战友焦急得几乎窒息，忽然看见钟旺扶着那名男子从危房中走出来，大家欢呼相拥，喜

极而泣……

每天清晨6点20，都有一名战士来带领孩子们早锻炼，内容是跑圈加军体拳；夜幕降临时，班长来到没有灯的帐篷教室，教孩子们唱歌；定时看见巡逻兵从帐篷前经过，成为夕阳下美丽的剪影；从拉横幅、盖防雨布、搭防晒网到分发救援物资、维护治安、整顿秩序，战士们有求必应，这些绿色的身影，让人们感到无比的安心和放松。

他们的娱乐活动，除了唱歌，还训练一只收养的小狗，叫做“512”，现在已经训练有素了。

在绵竹的日子里，我度过了自己二十五岁的生日。那天除了东东和孩子们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小PARTY以外，还有一位军人来为我祝贺。

“扬扬老师，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没有来得及准备什么礼物，然而作为一名军人，我就给您敬个军礼吧！请您接受我的祝福！”

“啪！”班长敬礼。标准、朴实、庄严的军礼，让空气凝固的军礼，载满祝福与祝愿……所有的孩子都安静地看着，我明白自己受不起，但那份无言的庄重让我不得不屏住呼吸，深深鞠躬接受这份珍贵的礼物。战士转身离去，继续执行任务；而那一刻却已经牢牢定格在记忆里，一如昨日般清晰，每当想起便禁不住想念可爱的战士们，想念这些最可爱的人。

劳动篇

还记得前面照片中的土坡吗？暴雨之后非常泥泞，东东和我都结结实实上面摔过。班上几个男孩当起了“小小工程师”，雨一停就开始了台阶建造工程。

这帮小家伙可聪明了，找了一根绒线，拉直了用泥巴固定，然后顺着线挖台阶，像模像样的，很有工程师的架势。他们还用砖



头打造了一个排水槽，用泥巴糊上。为了不让别人踩踏，就用木棍嵌在泥巴中拼出“东扬姐”三个字（家中的表弟表妹都叫我扬扬姐姐，于是我让学生们也这样称呼我，让我觉得很亲切），这样大家为了看清楚是什么字就不会踩上去了~

刚开始大家抢着挖台阶，东东不得不进行“责任承包制”，把台阶分配到户，一人一个台阶，这才正式开工。

……哼哧哼哧……

终于挖好啦!!!真的好开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劳动最光荣~

学习篇

经历重大变故后，人的生活往往会脱离原先的轨道。这时如果生活开始变得有规律，心理状态就会慢慢跟着恢复。于是东东和我决定给孩子们上课。

到绵竹的第二天开始上课，上午一堂英语课一堂自习课，下午一堂音乐课后是体育活动时间。这些孩子的年龄从十岁到十七岁



不等，但 80% 都是十五六岁，快上完初三正面临中考。为了照顾到不同年龄的需要，我们找了些既有趣又新鲜的素材进行备课，比如英语谚语、英文歌曲、填字游戏等。由于白天要应付各样的需要脱不开身，只能等晚上十一点精力最旺盛的孩子也回家了才开始打着手电筒备课。

备课的时候特别感恩：我从未当过老师，每次备课的时候只好祷告求神赐聪明智慧，祷告完了头脑里会冒出一些知识点来，不多不少，刚好够第二天教学之用；到了第二天备课时，明明已经黔驴技穷，但祷告后又会有新的想法冒出来，仍然刚刚够用。那种经历让我不禁想起，神在旷野中供应以色列人吗哪，从来都是按着每天的量供应；神的供应既让我能帮助那些孩子，又让我完全不敢骄傲，让我知道自己是瓦器，靠的乃是瓦器中的宝贝。感谢神！

最后一堂英语课加些难度，安排大家学一些翻译知识，没有想到孩子们听得都很认真。最后大家熟读成诵狄更斯那首著名的诗歌《这些美好不会消逝》，整齐清朗的读书

声吸引了许多人来到帐篷边：

These Things Shall Never Die 这些美好不会消逝

Charles Dickens

The pure, the bright, the beautiful,
一切纯洁的，辉煌的，美丽的，
That stirred our hearts in youth,
强烈地震撼着我们年轻的心灵的，
The impulses to wordless prayer,
推动着我们做无言的祷告的，
The dreams of love and truth;
让我们梦想着爱与真理的；

The longing after something's lost,
在失去后为之感到珍惜的，

The spirit's yearning cry,
使灵魂深切地呼喊着的，

The striving after better hopes,
为了更美好的梦想而奋斗着的，

These things can never die.
这些美好不会消逝。

The timid hand stretched forth to aid,
羞怯地伸出援助的手，

A brother in his need,
在你的弟兄需要的时候，

A kindly word in grief's dark hour,
伤恸、困难的时候，一句亲切的话，

That proves a friend indeed;
就足以证明朋友的真心；

The plea for mercy softly breathed,
轻声地乞求怜悯，

When justice threatens nigh,
在审判临近的时候，

The sorrow of a contrite heart,
懊悔的心有一种伤感，

These things shall never die.
这些美好不会消逝。

Let nothing pass for every hand,
 在人间传递温情,
 Must find some work to do;
 尽你所能地去做;
 Lose not a chance to waken love,
 别错失去了唤醒爱的良机,
 Be firm, and just, and true;
 为人要坚定, 正直, 忠诚;
 So shall a light that can not fade,
 因此上方照耀着你的那道光芒,
 Beam on thee from on high.
 就不会消失。
 And angel voices say to thee,
 你将听到天使的声音在说,
 These things shall never die.
 这些美好不会消逝。

好学的孩子们很快引起了一些国外志愿者的注意。有一位长期在青海工作的美国基督徒, 中文名字叫鲍诚川, 他知道了我们这个站点后通知了许多朋友前来支援, 教孩子们英语。他湿着眼睛拍我的肩头, 激动而认真地说: “God loves you, God loves China...”

就这样, 隔三差五会有几个老外来给孩子们上课, 课后与我们共进午餐。

许多孩子已经养成了谢饭的习惯, 而且祷告得像模像样的, 比如“求神洁净我们的饮食”啦, “保守我们身体健康”等等, 祷告完了会小声问我们: “姐, 最后一句怎么说来着?” 东东和我就会告诉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他们学了后就会照做; 孩子们祷告时, 脸上满了敬虔与柔顺的荣光, 一个个真像可爱的天使。

自习课一般分年龄段布置作业。初三的学生集中到隔壁帐篷做试卷, 年龄偏小的学生在大帐篷里看各样的课外书。

下午音乐课教孩子们乐理知识和唱歌。在唱诗班两年学的东西统统都用上了, 比如

如何开声, 如何打开牙关口, 如何用闻花的气息, 如何确定声音位置, 如何吐字咬字等等, 最后让孩子们体会歌词的含意, 用心灵去歌唱。教了他们许多歌: 《世界有你会更美好》, 《云上太阳》, 《赞美之泉》, 《奇异恩典》, 《爱的真谛》……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 当孩子们原先横七竖八的声音合成一股清澈的和声时, 不禁产生了错觉: 这难道又是一个“放牛班的春天”? 好感恩~

在我们离开的那天, 孩子们学会了用英文唱 *Amazing Grace*……

升旗

每天早晨七点有升旗仪式, 孩子们都会排着队去看升旗。而国歌响起的时刻是我每天心情最激动的时候——“中国”这两个字如此切近真实又嘹亮, 我真的很高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 觉得国歌的歌词很老套落伍, 既然是和平年代了, 就不用“做奴隶”、“冒着敌人炮火”什么的了; 可是在绵竹, 每当听到“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就仿佛听见了上帝对中国的呼唤, 一如神从亚当那个年代就对人们呼唤“你——在——哪——里——?” 神深爱中国, 从不愿意丢弃, 他一直注视着, 心痛着, 呼喊着的。也许, “复兴”这个词在上帝眼中有着不同的定义。神仿佛掀去了人们所认为稳妥的一切, 没收了令其骄傲的产业, 直逼人心底去追问“人为何而活?!” 我真的难以想象 20 年后, 这些听到福音的孩子们有多少人会成为神的工人, 他们又会为中国带来多大的祝福, ——每想到此, 心中便满了“阿们”!

感恩的演出

为了表达对军队的感激之情, 东东和我花了五天时间, 组织三十多个孩子和军人们



一起，合力整出一台文艺演出。从选节目、排练、找客串嘉宾、确定服装、协调场地和时间，到写串词、确定主持人、布置场地、落实音响设备、彩排、布置剧务等，都要考虑和处理；准备演出期间，备课上课都不能停，给站点申请板房的任务也不能耽延，同时还要特别给一个跨市考重点中学的学生辅导数学和英语。那几天，东东和我忙得四脚朝天。

令人开心的是，演出很成功。

条件有限，演出场地是个未建好的网球场，紧邻工地，噪音很大；临时用横幅布置出舞台背景，没有观众席，搬了几张小板凳，再铺一大块帐篷布，大部分人都席地而坐。但是孩子演出得都很投入，除了合唱《军中绿花》、《爱的真谛》，《云上太阳》、《感恩的心》，还有小品《麻辣馄饨之功夫》、魔术、女生双人组合、小合唱等等；军队方面的节目有：双簧、男声独唱、伞兵劲舞等等。那伞兵劲舞可是个高潮啊，完全可以搬上

中央电视台。另外，特别给这场节目添彩、也是整场节目最高潮的，是由客串嘉宾——六小龄童关门弟子王怀见演出的猴戏；水泥地上的后空翻，眼花缭乱地耍金箍棒，活脱脱“孙悟空”在世，赢得全场欢呼喝彩一片，气氛极为热烈。

这场演出居然上了德阳（绵竹是地级市德阳市下面的县级市）电视台的节目，还是学生家长看到后告诉我们的。成都来的老师把这场节目录成了光盘，成为此行珍贵的纪念。

主持节目

医疗队的战士们在台上给一个失去双亲的小女孩唱生日快乐歌——演出那天是她的生日。

唱《云上太阳》过程中，送给空降兵部队锦旗：亲人解放军，灾区贴心人。

演出结束，大家都特别开心，于是在帐篷前挖了个心形的坑，点了五十支蜡烛，



铺上防潮垫和塑料布，大家躺在上面，看星空、唱歌、吃东西、聊天……东东和我，在蚊子的簇拥下，躺在烛光里快乐地吹起了口琴，真是令人难忘的夜晚。

神爱永驻

照片都是东东拍摄的。感谢她细心地记录下这些珍贵的瞬间，而她自己的照片却很少。东东颇有管理经验，能用各样的方法使孩子们既有纪律有秩序，又能积极参与活动。她注意到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分轻重缓急地处理好，真感谢神能让她成为我的搭档，在她身上学到很多很多。

另有一些零星的感受写在这里，也是给即将赴灾区服侍的弟兄姊妹们一个参考吧：

第一个深刻体会，就是不论怎样忙碌，都不能停了读经、祷告和灵修。晚睡之前，东东和我都会互相读一段经文，彼此祷告。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成为一天中的生命之粮，那么忙碌的时候常常会觉得空虚难耐，烦躁莫名，不易顺服，事情做成了后往往会滋生出骄傲来。

此行学到的第二个功课便是“顺服”。我一直是个外表温柔内里倔强的人，这次去绵竹偏偏神就抓住了我这个毛病。我们在绵竹，一切的行动除了要向守望的长老汇报以外，还要服从成都某教会的安排和指令。在演出前一天，为了一些事情心中颇为不服，与成都方面协调的时候产生摩擦，虽然理由貌似充分，但内心知道根源是不愿意顺服成都教会的权柄；为此不得不禁食祷告了一天才最终服下来。

从长期服侍的角度出发，在灾民安置点是不宜公开传福音的。但在私下交流的过程中，若对方问一些问题，便可以如实回答。当我们靠着神的力量，身体力行地去为孩子们做事情时，即使不说自己是基督徒，孩子们也会好奇地问我们T恤衫上“耶稣爱你”

四个字是什么意思，问耶稣是谁，问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等等。基督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他是光，照在黑暗中，即使没有言语也能被人认出来；传福音除了用语言向世人宣告，更需要行出来与所说的相称。

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们体会到那么一点点“道成肉身”的伟大含义。我们这样卑微不配的服侍，仅仅是北京到四川的距离，而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爱我们，乃是从天上到地上的距离；我们还能和灾区的孩子们同吃



同住，耶稣来的时候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是瓦器般的罪人而已，耶稣却是圣洁无瑕神的羔羊；每次我们忘却自己去爱这些孩子的时候，感受最多的，是神正在爱着我们；宁静的夜晚出来散步，独自仰望星空，常常觉得神正用满了爱的温柔眼神注视我们，心中既觉得不配，又满了不尽的甜蜜和平安喜乐。

离开了绵竹，东东和我都十分想念孩子们，依然和他们保持联系。但是我们深知，去的目的不是让孩子们依赖我们，而是让孩子们最终能明白爱他们的是神，一生能依靠的是神；我们虽然离开了，但相信神的爱却驻扎在那里，覆庇那里，环抱每一个孩子。

感谢神，愿恩典继续！

四川杂记

文 / 鸣镝

5月12日下午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几万人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妻子失去了丈夫，父母失去了孩子，学生失去了老师，这一幕幕生离死别，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也是孩子的父亲，我深知道儿女在父母心中有多么宝贵；我也曾失去过母亲，那种失去亲人的痛苦我能体会得到。在此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有义务站出来，为自己的同胞做一些事情。更何况自己是有信仰的人，上帝爱我，他也有托付，让我把从他而来的爱传递出去。

一、勇往直前

进了绵阳收费站，真有一种“上战场”的感觉。未来三周多的日子，我真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怎样的生活和挑战？

刚进四川，我被分配去给灾民发放物资。（图一）

在路上我发现一家几栋就快坍塌的房屋的门楣上，竟有“主爱万千”字样的横批，真是倍感亲切！（图二）

其实，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并不是说地震只“震”不信主的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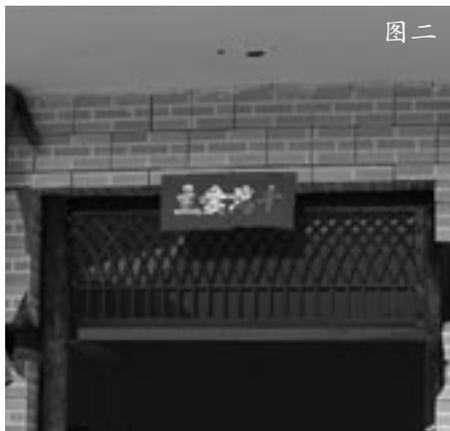
图一



我们在向阳村时住的帐篷



图四



图二



图三



信主的家庭就没事。也不是说，上帝不震北京，而震四川，是北京人看着比较“顺眼”。我不禁想到一节经文：“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 13:4-5）

地震的时候，代志和奶奶一起得以逃生，但受重伤的奶奶没能活下来，这对他的打击非常大。在向阳村的日子，我们成了好朋友，在一起谈经历，谈理想，谈信仰，常常会到很晚。（图三）

在向阳村的生活真是很“甜蜜”！有时中午吃的是上海姊妹做的“本帮菜”，晚上就变成山东姊妹做的“鲁菜”了。对于“体贴肉体”的我，真是幸福啊！（图四）

虽然在向阳村没待几天，可离开时还真有点不舍！但我内心深知道上帝在带领我的脚步继续前行。

二、死亡之城

北川县城被称为“死亡之城”，这座城实在是太惨了！因为整座城坐落在两山之间，不单是当时的地震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震后的山体滑坡使很多没跑掉的人就被活埋在废墟下面。我进城的时候，整座城还弥漫着一股腐烂的腥气和浓浓的消毒水的味道。令人窒息的空气，触目惊心的场景，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所多玛”城。

北川县城是羌族人口居住地，羌族人以羊为“图腾”，也喜欢用羊来作装饰。（图五）

北川中学的毛坝校区，地震发生时这个学校有两个班去县里表演节目，幸免于难！其余的孩子基本上都被这次地震夺去了生命。我们班的王丽萍就是去县里演出，才逃过一劫的，但是她的妈妈再也没有回来。

这原本是北川中学毛坝校区边上挖的一块楼地基，如今却成了北川县城的“万人坑”



嵌在楼里的石头



路上的车子



县城里坍塌的楼房



图五



图六



图七



图八

(上面已经铺上了水泥)！很多毛坝校区的孩子都埋在下面。(图六)

三、希望学校

我所在的任家坪村就在北川县城的边上，村民从村子里走到县城只需十多分钟。这个村有6、7、8、9四个生产队，这次地震一共夺去了95个人的生命。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把当地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孩子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帐篷学校”。在这段特殊的日子，和孩子们建立感情，帮助他们心灵得到恢复。

从村子望下去就是北川中学。(图七)

老乡们把自家房基地上的废墟腾空，我们的帐篷学校就建在上面。(图八)

我们在半山腰住，最担心的是下大雨，因为地震已经把山震松了，一下雨就会有山

体滑坡和泥石流。

如果雨下个不停，晚上我们只能睡湿被子了。

刚开始我们的学校只有20多人，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年龄不等。教学难度真是很大，教太深了，“小的”坐不住；教太浅了，“大的”震不住！上午我们是8点上课到10点半，下午是2点半到5点。这一天下来，要把孩子们都搞定，还真是需要动点心思！不过孩子们对自己的帐篷学校还真是满喜欢的，往往是早上不到7点，大家就基本到了。如果是下午的课，大家12点就到了，还有一大帮孩子，吃完晚饭还要回学校玩，一直到天黑。这一天下来，若不是那“加给我力量的”，我还真坚持不住！不过，我也真是特别开心，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仿佛又“还原成小孩子”了。

羌族是一个载歌载舞的民族，孩子们很



图九



图十



图十一



图十二

小就会跳舞了。(图九)

孩子们是超级“淘气”！也是超级“可爱”！刚开始，孩子们上课还算安静，只是我一个人在讲，可到后来就变成“互动式”的教学了，孩子们上课很活跃，也很开心，我的心里也是暖洋洋的，我知道，他们幼小的心灵在渐渐恢复。(图十)

在中国有个传统，就是在亲人团聚的日子里要吃团圆饺子，我想：虽然孩子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但我们在一起就是“一家人”！（图十一）

聚餐时，孩子们自己设计的板报。(图十二)

这次的饺子，孩子们是吃“美”了！可参与这次“包饺子行动”的同工可累惨了！不说别的，就单说买这点东西，就很辛苦，我们要下到山下，坐“摩的”先到擂鼓镇，再坐长途车到安县，才能买到东西，那天正

好下大雨，路上还有山体滑坡，我们这些同工真是很辛苦！愿神纪念他们：宏大姨，吴大姐，韩姊妹，武弟兄，洪林，小林，小倪。其实，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在主里不也正是“一家人”吗？

我走的时候，帐篷学校已经有四十多人了。有很多都是慕名而来的。

走时由于太仓促了，没来得及和孩子们告别，但学校附近的几个孩子还是知道了，他们一直把我送到山下。我们抱在一起哭，孩子们不想让我走，我心里也真舍不得他们。

三周多在灾区的日子真是刻骨铭心！面对这些失去亲人的家庭，我心中有悲痛，有欣慰，更有责任。今天我就要离开这块土地，离开这群朝夕相处的孩子们，心中有太多的不舍和牵挂，我至今还时常想起他们的名字：王小军，于清飞，陈跃，王永吉，王炳钦，李鑫，邓露……我的这些小可爱们！但是我

深知道，今天我们虽然走了，但是我们已经把“爱的种子”播撒在这片土地上，播撒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面，随着孩子们渐渐地长大，种子也会渐渐地发芽长大的。

四、感恩之处

(1) 在北川的日子里，睡眠超好，让其他的同工羡慕不已。晚上无数次的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都没影响到我的睡眠。记得北川有几天下大雨，山体滑坡特严重，一晚上就几十次，别的同工紧张得睡不着觉，而我竟然在打呼噜！到后来，大家说，只要鸣镝打呼噜，大伙儿就放心睡，如果不打了，大家就要“警醒”了。

(2) 在北川的日子里，胃口超好，因为是在重灾区，供给不是很稳定，所以我每次吃饭时都会多吃一点，怕下顿饿着（受赵哥见证的影响），但每次都有下顿，神的供应从没有缺乏，就这样，我回北京时都胖了，别人还以为我在灾区多吃多占呢！哈哈。

(3) 帐篷学校的孩子们很关心我，记得我刚去还没几天，一年级的王紫莹就在课间递给我一块小饼干，我说：“老师不吃，谢谢你！”她说：“老师你吃，你吃！”说着说着，就躲在大孩子的身后冲我乐！等我吃完，她特开心！随着日子久了，我渐渐体会到了孩子们的心思：其实在山里，一块饼干也没多少钱，也不怎么好吃，但是孩子的一片心，你收下了，她会很高兴，因为她知道你没有嫌弃“东西”差，你是接纳她的。还有一次就更离谱了，四年级的何凤林下午居



终于到家了：“小宝贝，想死我了！”

然旷课了，我挺纳闷的，因为我自觉孩子们还是挺喜欢上我的课的，怎么会不来呢？到了晚上，他来找我玩，羞答答地说：有礼物要送给我！好家伙！竟是他下午从河里摸的一只螃蟹和一只青蛙。他还教我怎么玩，看着他手里粘糊糊的青蛙，我怎么也难以接受他的礼物，后来他知道我不喜欢，把东西拿走了，又从自家的树上摘了很多的杏给我吃，我觉得杏还是满好吃的！于是狠狠地表扬了他一顿！哈哈。其实孩

子们还小，他们表达爱的方式还很稚嫩，但他们心中有爱啊！他们在尝试着去表达，他们也知道谁对他们好，他们有一颗“感恩的心”。

(4) 此次去北川，教会只是派我一个人去的，看着各地的教会都是一个一个团队，带着大批的物资和奉献款，有的还开着车，不免有点形单影只，囊中羞涩的感觉。感恩的地方是：全国各地弟兄姊妹的充分接纳和关怀，让我倍感温暖！特别是范弟兄，是一个“多干少说”的人，很辛苦，也很能承受！我都看在眼里，也很尊重他。

(5) 感谢冠辉、魏娜和力今在后方一直的关心和鼓励，帮我战胜一切外在环境的困难和内心的孤独。也感谢袁延松和报春夫妇在经济上的资助和对家人的照顾。愿爱我们的神——纪念。✠



第二次四川行归来已经一周了，本早该写点什么，可是发现比第一次更加难以整理思路。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去的时间比较短，另外安县的灾情比起北川还是要轻很多的缘故吧。而这次去的时间相对比较长，经历的也更多，看到的问题也更多了一些，也更深地体会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经受的苦难，以及这些苦难背后上帝的恩典。

此次四川之行的主要任务是在北川县城外任家坪西山坡给那里还没有复课的孩子上课。除此之外，我还做了一些探访的工作，更深地接触他们的伤痛，也更多地看到他们的需要。想说的太多，也过于凌乱，不知从何谈起，只能就几个方面略说一二。

一、教学篇

此行给孩子上课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所以就从教学开始写起吧。因为我和慧强弟兄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我既没有教过书，也没有带过夏令营，更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刚开始还真的很不适应。

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上课内容的安排，特别是大班，我们几乎都是在上课前刚刚想好本节课要教的内容。从6月11日，我们教会的陈鸣镳弟兄在那里建了帐篷学校以来，已经有很多老师在那里给学生上过课。因为学生各年级都有，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上课内容一直都不好安排，没法讲他们课本上的东西，难了，低年级的不会，容易了，高年级的又会觉得简单，没意思。故此，我们也只好学习前面老师的经验，给他们讲一些通识性的内容。很感恩，正好慧强弟兄是文科出身，所以呢，他主要教一些诗词、历史方面的内容，而且我在音乐方面也没有什么恩赐，教唱歌的任务也就交给了他；而理科出身的我呢，主要给孩子讲些智力测试题、逻辑题，而且，我还准备了一些简单的心理治疗游戏给他们。另外，负责每周给他们布置一篇作文作为家庭作业，我还有一个额外任务就是给孩子们画画（多少年没有画过画的我，这次也不得不重拾画笔）。在这方面小班的孩子相对好对付一点，只要让他们画画，玩橡皮泥，

搭积木，或者跳舞做游戏，他们就会很开心。

第二个困难是如何正确地对待灾区的孩子。北川是受灾最重的地区，在任家坪村，很多孩子失去了亲人。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已经看不出他们有任何的悲伤，但是，从一些细节还是可以感到他们是何等需要关爱，很多孩子很依赖志愿者老师，很渴望被老师拥抱。也正因如此，志愿者对他们的爱比较“泛滥”，致使很多孩子对志愿者老师的理解就是给他们发东西，特别是小班的孩子这方面问题比较明显，起初不发东西就不上课。面对这帮还不懂事的小班孩子，慧强弟兄明显处理得比我有智慧，以致后来在我给小班上课的时候，小班孩子集体说：“我们不要你给我们上课，我们要李老师给我们上课。”

第三个困难，就是纪律问题，那里的孩子普遍都很调皮，经常打架，特别是有个15岁的半大孩子，本该上初二，但却已经两年不上学了，在外边打工，他的到来压制住了原本几个爱打架的男生，不过也给原本单纯的校园打闹，增添了些许社会味道。我和慧强弟兄本着一个也不愿放弃的原则，在他身上可谓下了不少功夫，也很希望能对他今后的人生道路有所引导。这个孩子虽然道理都懂，也知道我们是为了他好，但离开校园太久，使他很难重新融入课堂，想要引人注意的举动也常常是适得其反，造成很坏的影响。由于他的带动，致使大孩子欺负小孩子，男生欺负女生的问题层出不穷，甚至一度造成女生集体罢课。本来已经很棘手的课堂纪律问题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好在我们渐渐掌握了一定的方法，软硬兼施，终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

除了以上比较具体的问题，小事故也是接连不断，然而感谢主，让我们借着祷告能够有耐心也有爱心克服这些阻碍，与孩子们有很好的相处。在慧强弟兄离开后，又有新的老师和我配搭，很感恩，经过磨合

我们也能很好地协作，甚至到最后一周我可以完全不用上课，只要巡视大小班就可以，轻松了不少。

在8月18日，学生复课之前，我们为它们举行了毕业典礼，给孩子们包饺子，让他们一起聚餐，还颁发了毕业证和奖品。

二、生活篇

生活上还是比较安逸的，大帐篷里已经有床了，吃喝不愁，虽然刚到的时候还没有电，不过有机会在夜里欣赏北川天空的星星也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美丽的夜空——我看星星还被人说太老土了，这是城里人的悲哀吗？唉……

总的来说，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山上的生活：

第一，灵修。刚开始和慧强弟兄一起去的时候，基本上可以保证每天很有规律的读经、祷告、灵修。每天早上五点半，我们起床各自祷告，差不多六点的时候起来洗漱，然后一起灵修，这可算是我们一天服侍的保证。若没有神话语的坚固，我们很难在烦杂的事工中保持良好的状态。然而，慧强弟兄离开之后，由于和其他地方的姊妹灵修的方式、时间都有很大不同，只能自己灵修。由于自己的软弱，灵修也变得不是很规律了。导致自己状态一度很不好，真是求主怜悯。

第二，配搭。和弟兄姊妹在服侍上的彼此配搭，一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这次在北川更是和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配搭，自然也少不了磨合的过程。感谢主，虽然神给各人的负担不同，刚开始彼此之间也存在一些不信任，但很快我们就能在主里彼此接纳，彼此相信，也能按照个人的感动和负担在服侍上相互配搭。我们前面去的山东的姊妹离开的时候，一位负责的姊妹也能很敞开心地将她们在那边的经历、果效以及顾虑与我分享。这一切真是在上帝

的爱中才能成就。

第三，探访。在慧强弟兄和山东的弟兄姊妹离开后，帐篷学校的老师变少了，曾有一段时间只有我和一位国外回来的曾姊妹两个人，我虽然就此荣升为帐篷学校的校长，可惜工作量丝毫没有减轻，不但没有时间偷懒，反倒增加了探访的工作。也正是由于对学生家长和其他灾民的探访，让我更多地了解了灾区的情况和他们的需

要。然而，对灾民家庭、心理等情况的了解也直接影响了我的状态，看到他们的无助与无奈，看到他们面对明天时的毫无盼望，真是让人心情无比伤痛，深感自己是多么地无力，甚至连一点安慰都不能给与他们，在交谈中，都不知该说什么，只好沉默、倾听。

除了以上几点，就是在每个周末我都会从北川下来，跑到安县、绵阳、成都等地，一方面算是退修调整，另一方面，很感恩让我可以做一些更为具体实际的事情。去安县，主要是去向阳村看望青春弟兄和那里的一些孩子，并且为北川的孩子补充一些小礼物和奖品；去绵阳，因为北川一中初中的孩子复课是在绵阳长虹培训中心，有的孩子没有拿到通知书，不清楚在什么位置，具体是什么时间，如何去报到，我只好趁着闲暇跑去给他们探路；去成都，首要的目的是联系一位当地教会的陈老师给帐篷学校的部分学生提供助学资助。感谢主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上一路的带领、看顾，



作者和学生 在景家山上 看县城留念

让我确信所做的这些并非徒劳无益。

8月20日，学生报到复课，21日晨，我收拾行囊从北川撤到成都，休整两日，23日和青春弟兄一起回到北京。北川之行就此告终。

三、问题篇

简单地概括了一下在北川所经历、所做的一些事情，也不得不冷静下来，思想那里尚存在的种种艰难，以及在

这一个多月里那些搅动我心绪的问题。

问题一：绝望的坚强

四川人的坚强，真是不能不让人钦佩，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之后，似乎每个人都很清楚，生活仍要继续，所以每个人都正常地去忙碌，搭帐篷、清理废墟、剔砖、传瓦、种地除草……但是由于没有接受过比较好的心理辅导，很多丧亲的人尚未充分经历哀伤的过程。当一个所爱的、至亲的人去世时，我们感受到何为死亡。对死亡的认识和恐惧如不散的阴云笼罩在这些人的心头，然而同时，这不幸的死亡又使他们对外界和自身的理解发生很大的震撼，以致演变为厌世的态度：如果某某不再活着了，他为什么还要活着？短时间也许不会有明显的表现，过段时间或许对死亡的恐惧和这种不想活的想法会相持不下，而更长的时间后，有可能最终还是不想活的想法会占据上风——因为人终将会死，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

另一方面，我接触到的人，普遍存在



学生们自己动手搭建西山坡帐篷学校的校门

一种无目标的烦躁：具有想做点什么的冲动和渴望，却又没有明确的目标。当然这和目前具体的情况有关：失去亲人，伤痛难以平复；灾区前三个月每人每天10元钱的补助，只发了一个月；板房只有600套，小学还要分出一部分，全村九个队一千多户人，有三个队的人分不到板房住，也许只能在帐篷过冬了（山上冬天很冷，会下雪，最低气温甚至可达到零下20度）；孩子上学，重建房屋都没有钱；山体滑坡，原本不多的一些地被毁无法耕种；北川县城迁址，以后村民照顾孩子的话，进城打工困难……面对这种种问题，很多人只能毫无盼望地忙碌或者等待。

何等的悲哀，我们这样的志愿者去聆听，去试图体会这种伤痛时，已是如此难

以承受，又如何指望他们能够坚强地面对，昂首走出困境呢？在这种绝望的坚强背后，有谁能安慰他们的心，重新带给他们希望呢？唯有仰望上帝的怜悯，唯有上帝是我们真正的安慰，唯有福音能带给我们救赎，唯有耶稣基督能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让我们走出对死亡的恐惧，摆脱厌世的心态。

问题二：模糊的界线

如何处理和学生的关系，把握好界限，对我这是比较大的挑战。我曾几次遭到一个姊妹的批评，说我界线模糊，甚至是没有界线。虽然我不完全认同她的看法，我觉得我是想牺牲一些对自己的保护，去尝试体会那些孩子们的心境，然而，也不得不承认我有很多地方确实做得很不妥当。

由于没有经验，刚到那里的时候，对

孩子们的爱有些泛滥，以致后面很难收拾局面。尽管我后来尽量保持在他们面前严肃的态度，可是那些孩子却似乎已经看透我不会打骂他们，也不会严厉地斥责他们。所以，到后来那些孩子都来管我要东西，有几个女生还敢将我推开，爬到我的小帐篷里面翻东西——这是我一直努力避免的情况，我担心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观念：志愿者就是来发东西的，向志愿者要东西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另一方面，也造成一些孩子对志愿者的依赖，甚至有个孩子连复课是去绵阳还是去擂鼓镇读初中都要我来给他做决定，似乎对我的依赖都超过了对他父母的依赖。谁知由于我的界线模糊，最后还是导致了这等恶劣的事情发生。不过感谢主的保守，在我离开之前孩子们大多已经能够明白，不可以不劳而获，向老师要东西要做出成绩、有充分的理由；也有人从不管什么东西，自己能不能用得上，只要别人有他一定也要，转变为愿意将自己的东西与人分享，愿意把自己多的、不需要的东西拿出来奉献给他人；他们也渐渐懂得志愿者的帮助都是短暂的，我们终将要离开，未来的路还是要他们自己去走。他们已经开始明白与周围的朋友、自己的家人建立更亲密关系的重要，并且逐渐知道如何建立这种关系——虽然还是不断地问我们这些老师什么时候回去看他们。

感谢主，给我学习这个功课的机会，让我能够认识到我在和这些孩子接触的时候界限模糊的问题。也感谢主的保护，让我在分离后，虽心情时常波动不平，但自己和孩子们都还能很好地接受，彼此没有什么伤害。

问题三：苦难与恩典

四川是一个拜偶像很严重的地方，在汶川大地震刚发生的时候，很简单的想法，是上帝的审判要世人警醒，也为福音传入这片土地开辟道路，但是，两次川行之后，

我却不得不反思，这灾难的背后，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圣经中描述了很多苦难，也告诉了我们很多苦难之所以会临到人类的种种原因，特别是在读了 D.A. 卡森的《认识苦难的奥秘》和 C.S. 路易斯的《痛苦的奥秘》以后，感觉大获裨益。相信上帝允许这样的灾难发生不仅是要审判人的罪，更是为要将恩典赐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是要用苦难来责罚人，乃是要借着苦难将神自己的安慰带给那些受伤的心灵；不是为要让人们在恐惧绝望中认识自己的渺小无力，乃是为要将苦难中的盼望带给他们；不是为给福音开辟一条坦途，乃是为要唤醒我们：你们耽延不去传福音要到几时呢？

很多时候我都不能理解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但相信不管我们遭受何种艰难的境遇，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然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正如耶稣基督忍受了极重的苦难，却成就了上帝伟大的救恩，相信苦难的背后，是上帝要施恩给这片承受苦难的土地、这些苦难中徘徊的人们。

很欣喜，也很感恩，在我们去的北川任家坪村已经有人信主了。在我们带的班上就有几个孩子决志信主了（比较惭愧的是，并不是我给他们传的福音），虽然他们现在可能还小，不能真正明白福音的含义，也看不懂圣经，但我相信上帝已经开始他奇妙的工作，已经将他的厚恩浇在这些孩子身上，不久的将来，定会在这些人中呼召他自己的儿女，兴起他自己的仆人。

主的慈爱坚定不止息，他的怜悯必永不断绝。苦难中上帝必降下他的恩典，终有一日主必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不幸、哭号、悲哀与伤痛。■



赴川志愿行动归来后的

几点感动

文 / 陈尉

一、彼此相爱

初到成都时我们与小雨姐因误会而产生的矛盾，不可谓不轰轰烈烈，至少与爱心行动有关联的北京各教会那一阵子都颇关注此事件。初到成都那两天夜里我都睡不着觉，第一天是因为太难过，第二天是因为太喜乐。事件刚发生时，我的心情颇复杂，一方面愿意相信大家的动机都是好的，只是中间有所误会；另一方面又颇觉立场尴尬无能为力。来四川前我一直在红十字基金会做义工，本以为这样一个公益机构一定是世间洁净之地，工作人员都是热心行善的，而两周的见闻却使我非常失望，甚至心理失衡愤世嫉俗，人的罪性真的太大了。我本来天真地以为基督徒应该是圣洁的，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美好的，但这一次让我明白其实基督徒也一样会犯罪，与世人相比不多也不少。撒旦的能力真是很大，只要有人的地方，他就会利用人的罪性制造事端，谁都逃不开。所以第一天夜里我颇受打击难以入睡。可是感谢神！第二天发生的一连串转机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喜乐，信心油然而生，因为我们有一位主，一切都可以信靠主交托主，基督徒虽然也一样会犯罪，但是与世人不同之处就在于有神在我们之中动工，帮助我们在人际中修复彼此的关系。感谢天父，当我们几个

当事人面对面倾吐出内心真实感受后，我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喜乐的泪已经冲刷掉了所有的怨愤，神将一股活泉注入我们心底。经历这场风波之后，我们和小雨姐的心靠得更近了，忘不了从大溪被迫撤回的路上小雨姐看到我们与孩子在一起的照片时潸然泪下，忘不了离川前为无法去大溪看望正在暴雨中受苦的孩子们而焦急时得知小雨姐要代替我们去的满心欢喜。我们在神的爱中相拥，在神的爱中同工，每一个工作都会被弟兄姊妹所接续，感谢主让我们虽不完全却能彼此相爱！

二、信实的主

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我就迫切地渴望赴灾区前线志愿服务，我有深深的感动想去服侍那些灾区的孩子们，特别是那些在地震中失去至亲的孤儿们。我一直在打听各种可能的渠道，通过各种途径报名想成为志愿者，同时也在不住地祷告求主带领。得知我们教会有派遣志愿者的计划就迫不及待报了名，一直盼望着派出通知，同时全时间在红十字基金会做志愿者并认真学习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培训，这些都为我进入灾区做了必要的心理预备。虽然等待的日子很难熬，但我现在明白主早已为我们做了最好的安排，震后初

期工作重心在救人和尸体挖掘，我难以派上用场；而且在初期我也没有做好心理调适，就算派我去了也十有八九帮助不了别人。感谢主终于应允我的祈求，经过合适的预备后在合宜的时机将我派出，并给我施展所长的机会，以我擅长的方式去切实帮助有需要的人！很多志愿者身处不适合的场所，感到很无奈，有劲儿没处使。感谢主让我很明确服侍的方向，清楚劲儿往何处使，并引导我到合宜之地，使我能真切感受到自己所做对那里是有益的。志愿者是幸福的幸运的，在灾区的经历使我更加深刻地领会到“救人同时也是在自救”的含义，其实在我们伸出援手的同时，也收藏了自身心灵的修复和重建，这次志愿行动是一场生动深刻的爱的教育，令许多人被爱之光充满的内心不再空虚。

三、信仰是光

在这次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主悄无声息地在我的内心深埋下了圣灵的种子，四川行之中和之后我能时时刻刻感受到从圣灵而来的温暖的大爱，在短短一周时间内，圣灵在我内心中作了奇妙的修复工作。这些年来我的内心中积蓄了一堆堆的情绪垃圾，很多是积沉在潜意识深处的，个人发展中的挫折与忧虑以及对世事人生的怨愤不平导致心灵沉重疲累，一味沉溺在后悔不迭与紧张焦虑交织的负面情绪中。而主通过四川之行又为我的心灵彻彻底底地施行了洗礼，我能真实感受到我的心重又柔软温暖、新鲜自由起来，沐浴在主的圣爱之中，虽然仍会为属世生活所烦恼，却有了盼望，被主承托着凡事都有信心，内心喜乐平安，不急不徐地接纳生活中的一切，相信顺利和艰难都是主的恩赐。曾经猎奇的心态非常强，以为精彩的人生就是尽可能体验新鲜的不同生活，但其实世上的一切经历也好，享乐也罢，都只能是填补空虚灵魂的砖砖瓦瓦；而信仰是光，只要

一点光，灵魂就会被充满，任何空虚的角落都会被光点亮，满溢着喜乐！

四、圣爱怜悯

这次基督徒爱心行动中我处处都感受到主的爱，美好的团队、默契的配搭，纯朴的乡亲、可爱的孩子，甚至弟兄姊妹之间一时的冲突矛盾，更甚或一次次遭遇当地政府的抵挡驱赶。主的大爱润物细无声，于点点滴滴中教会我爱人如己。在主内，无论开拓驻扎的还是留守总部的同工们都彼此鼓励彼此关怀，主格外祝福我们大溪团队，我们分别来自三地教会的五个弟兄姊妹之间配搭分外默契，环境的艰苦、人为的阻挠都消减不了我们中间满溢着的喜乐，弟兄们奋力清理出来的空地非常及时地派上了大用场，成为孩子们绝美拼画的天然画板、圣剧表演的完美舞台。感谢主，我从洁馨姐身上学到了敬业舍己，从游大哥身上学到真正的谦卑，从薛队身上学到真挚，从小熊身上学到顺服。张牧说团队内脾性相合的带给你喜乐，脾性不和的是你的祝福，能够使你成圣，可惜我们团队没有这种成圣的机会了。在主外，我深刻地感受到灾难之地已经成为祝福之地，乡亲们见到我们那么的亲热，孩子们敞开着的心满怀热切的渴慕。老乡边哭边向我们讲述在震后最初几天，在最急需的时候是基督徒第一时间雪中送炭，并接连三次送来最急缺的物资，这是地震后来救援过大溪村的唯一一支志愿队伍，他们通过行动已将福音传到了这地，而我们则在接续着爱的传递。甚至在遭遇乡政府一次又一次强硬的抵挡和驱赶之时，主的爱也一刻未曾减少，我仿佛听见耶稣在呼求：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从四川回来之后我能清楚感到主透过圣灵将大爱灌注在我心里，使我油然而生对恶人的怜悯之心，人是因为无知才作恶啊，人都被罪捆绑不得自由，其

实很可悲，于是不会再生气，而是生发出怜悯和爱。

五、主不强求

此次赴川的志愿行动出发前变动很多，本来我是被派去都江堰的学生营或者孤儿院，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感动，但迟迟未有明确通知。于是我们先被派到爱心行动配搭做六一儿童节的大型活动。想起来主的安排真是奇妙，当时若是初来乍到就把我直接派驻到刚开拓的最艰苦的村子，估计那时我内心定会有一番争战的。但是经由六月二号一整天无所事事的痛苦煎熬，我们实在是太想做事情了，太想尽快奔赴灾区一线了。原本我还是一心想去都江堰接受最初的任务的，可由于经历了初到时的冲突，为了避免再造成麻烦，已经被并入爱心行动统一调配不能私自离开了。当新心她们的光和声团队到达时，看到马老师那么高效地带领他们立即出发并直奔重灾区各县镇，我们恨不能跳上车

就随他们同行。感谢神应允我们的祷告，看顾我们，当天晚上爱心行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我们终于有希望被派出了。但那时其实我还是个人意愿很强的，更想去的是绵竹的基地，后来阴差阳错地误解了于牧说姊妹们的祷告很重要，以为又要留下祷告于是甚为担忧，想只要抓住一个能被派驻的机会就不放弃。当时正好薛队提出大溪团队征人，于是立即举手，与大溪的缘分就这样结下了，而这一切都在主美好的计划之中，我本不想去大溪，一心一意想去别的地方，可是主却巧妙地使用一连串的变化引导我最终迫不及待神往之，心甘情愿、内心火热地去大溪侍奉，主从不强求人。而且主是信实的，他总会将人预备好去成就他所要成就的，那时正是我身体最虚弱最不适的时候，一切都由神看顾，神让我懂得他预备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并不在乎我们的强壮和能力，成就都本乎神，即便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只要信靠神，凡事也都能成就。荣耀归于神！





这次幸福原本偶然

文 / 绵阳安县某小学 刘校长

编者按：由多家教会、机构及个人为四川地震受灾地区绵阳安县某小学所筹集捐赠的桌椅讲台数百套已于8月送到学校。在所举行的交接仪式上，学校刘校长的发言情真意切，没有官话套话，催人泪下。

望着眼前排得整整齐齐的课桌椅仰着一张张光洁的小脸，闻着着淡淡的木的清香和淡淡的油漆味，我仿佛看见孩子们正在桌前写着算着想着笑着……瞬间，幸福如潮水般地包裹了我，小小的心房承载不住竟饱胀得要开裂了似的，一阵眩晕、窒息……

这次的幸福原本偶然。

那是一个暴雨骤息骤起的深夜，想着“5·12”的痛，想着孩子们将要在板房教室开始新一学期的生活学习，更想着孩子们的课桌椅还没有着落，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于是又一次翻着手机里的通讯录，再一次搜寻着一个个熟悉或陌生的朋友名字，再一次将“能帮我们想法解决孩子们的课桌椅吗”的短信群发了出去，我不知道这一次是否又是石沉大海……可是，在这样雨声凄切的夜

里，在心疼的海里我只能抱着这根救命的稻草！

没想到，雨后初晴的早晨，生命力辅导中心的王姐姐的电话却不期而至，她的声音在电话里倍添了几分清脆柔美如清晨窗外的喜鹊，没有豪言没有承诺，细语叮咛，“我让彭老师跟你联系这件事好吗？”没容我想这是一种托辞，彭老师的电话已响起，是极具磁性的男中音，“我们何不以班为单位？这样可以发动社会，又可以减少援助者的压力？”顿时，眼角潮热暖潮汹涌……是的，有时，一句话可以暖心窝，一个点子可以挽狂澜！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我出差辽宁，虽满心牵挂，却鞭长莫及……

一周后从辽宁归来真的是柳暗花明，少先队辅导员谈老师一脸喜色：生命力咨询中心的彭老师用爱心加法的方式为我校筹得课桌椅630套，还有9张教室讲桌！

就这样，在雨夜无助的一个偶然里，在无数朋友们的无视中，生命力辅导中心却以无声的态度倾其所有的关注解了我们学校

灾后重建的燃眉之急！而我，就这样偶然地又一次的收获了幸福，而且是这样强烈这样持久这样酣畅淋漓！

“艰难处彰显生命力！”感动中，脑海里充盈着无数个感动的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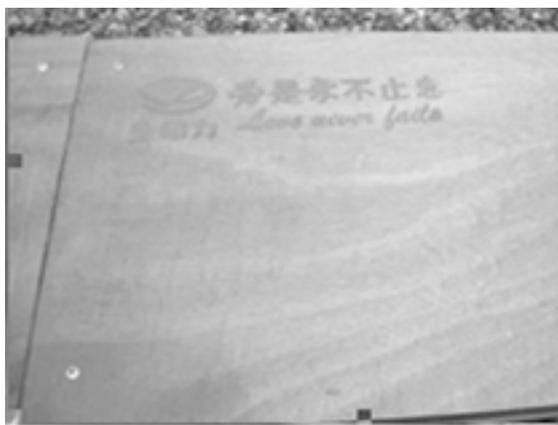
在众多的生命化作殷红想用最后一丝体温平息大地焦灼的五月时，“生命力辅导中心”就成了我校的一分子，驻守在学校的断壁残垣中和受伤的心灵一起哭泣，耐心地等待着一起欢笑的日子！“心灵修复小组”成了特殊孩子的乐园，一次次俯身、牵手、微笑，一次次倾心、倾力、倾爱的守候中，寂寞的星期天，孤独的夜晚都成了失去欢乐的孩子们的期待，看电影、听音乐、唱歌谣、学手语、做游戏，心手相牵，心语喃喃……孩子们真的笑了，梨花带雨，楚楚动人，笑声雷动，响彻云霄！一切源于自然，缘于“生命力”不露痕迹地让每一个生命都绽放出美丽天使般的精彩！这是“生命力”对生命最好的诠释：真诚、真心、真切、真实，热情、热忱、奔放，没有灾难，没有痛苦，没有孤独！

“花开时相约爱无语”，不是昙花一现，不是惊鸿一瞥！从“5·12”一路走来，时至今日已近三个月，从帐篷到板房再到新学校展露娇颜，从学生的“心灵修复”到教师的

全员分期培训再到社区的安全卫生文化娱乐，从课桌椅的援助到图书室的配置再到活动中心的构建……点点滴滴，坚守着大爱岂止无痕还无疆！

作为一个女人，常常做着被人爱的幸福梦！作为一个老师，常常期待着我的学生也被别人爱着的幸福梦！作为一个校长，在“5·12”巨大的灾难后就一直渴望着有人永远地陪着学校灾后重建的幸福，共经风雨共历艰险！而此时，在生命力无声无息无处不在的爱的光晕里，我突然深感上帝的眷顾：我是幸福的！在“5·12”带来年华不再生命不再家园不再繁华不再的创伤里，我被众多的生命爱着，我的学生也被众多的爱爱着，我们的学校真的将在不久的将来绽放如花的容颜！我是真的真的很幸福！

有爱的日子是幸福的！在大爱如潮的幸福感受里，透过朦胧的双眸，我知道，和“生命力”有相守就有分离，但我知道，我和我的孩子们因“生命力”张扬的生命弘扬的大爱会成为心灵永远的感动和幸福，在“5·12”的阵痛后，这一颗颗珍珠会被幸福的长绳穿成一串串风铃挂在心门，在别离后的岁月里，每一次风起云涌花开花落月缺月圆，我都会叩响她，任由幸福的涟漪一圈圈撞击，直至沉醉……



所多玛 一百二十天



文 / 鲁牛

一、不情愿的志愿者

其实到这里来是不得已的。如果不是中了离间计，又怎么会放弃一半的薪水，告别越来越像后妈的老板，孑然一身，远走异邦边境做志愿者？至少一年以后，回城“省亲”的时候，可以在敌人面前大摆道德优越感加传奇经历的筵席。¹

就这样，嘴上不住感谢神的美意，脑海里反复排演着“昭君出塞”，我在雨季到达这个边境小城。这里聚居着来自中国的商贩，说汉语，看 CCTV，通用人民币和神州行。赌场、歌厅、按摩院，早上从傍晚开始，夜生活是唯一的生活。

来了四个月，平均气温在 30 摄氏度以上，只穿过一回裙子——睡觉都只敢穿 T 恤和长裤——那些黑褐色巨型蟑螂在我住的这个年久失修的招待所里似乎特别挑中了我的房间生生不息，常常在你睡着的时候爬到你腿上胳膊上。一开始还会尖叫喷药然后彻夜不眠，现在已经可以裹着被单昏沉入梦。更难熬的是白天。防晒霜已经涂到皮肤过敏，饶是如此，镜子里的脸还是迅速黑胖起来——眼看有被当成是土著的危险。

如果能成为他人的祝福也不枉我这一遭。问题是他人都是些什么人？

这个国中之国的整个核心领导班子成员一律黑粗矮胖，满脸憨厚，据说做得来百位以上加减运算的就是高级知识分子，薪俸是每月人民币 50 元整，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属于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的赤贫人口，出入俱是世界

顶级轿车，豢养着家丁数百和老婆若干。看人真不能凭外貌。看上去跟任何一个木讷的西北农民没什么两样的这些人中有八位被指控操纵贩毒而遭到西方通缉多年，每颗脑袋可以换几十万到两百万美元不等。

其实也不必通缉了。人的审判尚未生效，神的震怒早已显明——这两三年间，四名“高级”领导死于酒色无度，活过六十的已经是高寿。“健在”的也都是多愁多病身。为首的一位因为喜欢生食猪肉，据说还有人肉，感染了寄生虫——多少钱多高明的医师也不能阻止虫子在他脑子里的圈地运动，被虫子殖民了的他时而癫狂，时而清醒，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所谓毒枭，如果没有美国庄严的司法审判，就是一群除了贩毒什么也不会的可怜虫。

所以，天父你爱他们吧。我不能。

二、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

还好，这里绝大多数的居民是一贫如洗的少数民族土著。贫穷的人有福了。我爱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我觉得。我觉得我爱他们，直到我见到他们。

这些土著世代住在深山里，十个中有九个是罂粟专业户，种惯了这种不需要劳苦栽培的“懒汉庄稼”，已经不会更不愿意改种其他作物。祖辈刀耕火种，焚毁植被和破坏土壤后，每两三年迁居一次，开始新一轮砍林烧山。

贩毒的虽然豪富泼天，种毒的至今一贫如洗。这些烟农往往一家老小和鸡鸭猪牛混居在低矮阴暗的竹棚草寮里，连自己的年龄都说

不上来，更不知道自己的生计荼毒了多少人命，只关心收成能换多少稻米和盐巴。

贫穷已经被浪漫化了。清贫的人不见得清白。当这些山民露出黑色的牙齿，伸过来沾满了动物粪便的手，我本能地倒退几步。一位会汉话的县长不能置信地说：你……是从北京来的？北京？你是从天堂来了我们这个地方呀……只是，从天堂到这个地方来的那一位不是我。那叫道成肉身。我不过是被贬。

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的是我的同事，一群很年轻的当地少数民族小姑娘小伙子，爱说爱笑，工作刻苦，而且对我十分亲热尊敬，不叫姐姐不开口。不过蜜月总是太短。

有一天，一个平日最亲近的姑娘用当地话对其他同事说：“那个中国婆那条裤子都穿了四天了。”那个“中国婆”是我。原来在她们的母语里，我不是姐姐，是“那个中国婆”，因为“前世修得好”生在了中国，工资就比她们高几倍，但其实连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

早有人提醒我：这些当地员工对你这样的“二把手”最想取而代之了。

天哪，我背井离乡，自觉是放弃荣华富贵——人家却嫉恨我抢了他们的饭碗。神儿子为救罪人来到尘世，园户必欲除之好夺取葡萄园。我本是不洁的人，住在这不洁的民中尚且忍无可忍，你圣洁无瑕怎么能忍受这些罪人的肮脏、他们的忤逆和逼迫？

打电话给这里教会一个姊妹，也是从北京来的，好脾气的她只是笑着问：那条裤子真穿了四天了？然后约我跟她去探望一位被子弹打穿胸膛的少妇。开枪的是她的丈夫，是个“四号客”（海洛因吸食者）。那间污秽阴暗的医院和那个满身插满了管子的女人，让人见了就想转身而逃。为什么嫁给那样的男人？不是当地拉祜族牧师的女儿吗？为什么把女儿嫁给那样的男人？为什么不早点离开他？为什么还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她那牧师父亲只是怯怯的，哭笑难辨。耶和華曾厌烦那世代的百姓。我只比耶和華更厌烦这百姓——不如一把火烧

了这城这山，一了百了。

打电话给家里，说自己一切都好，你们好不好？妈妈一如既往说家里很好，就是担心孩子你，一个人。我说很想回家看看你们，不过为了节省路费还是等到冬天再回去。妈妈赶紧说：孩子，我们——我和你爸还有你奶奶——都想你，不是不想让你回来，但是真的不想让你把那点工资都花在路费上……总算在两边都开始哽咽之前挂上了电话。

回到霉味扑鼻的小屋，看见地板上横陈着几只黑虫子的尸体。

天父啊，这一切你都知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一连四天穿着那条运动裤——这里对我来说不过是监狱，我不在乎自己吃什么穿什么，只盼着刑满释放回到故乡；那些油腻肮脏的餐馆，跟不洗手的同事共用一个汤匙同桌吃饭；这里教会粗浅的布道和南腔北调的唱诗，这种种，你知道我都受够了；你知道我想念奶奶，你更知道九十五岁的她如何日日夜夜盼望再见到我。

父啊，你还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一切。

我不知道怎么爱我的仇敌，如何爱人如己，因为，你知道我连自己都不爱了。

我恨这个让我黑胖粗糙的地方，恨这个所有的大树下都供着一个神龛，所有的按摩中心其实都是妓院，所有的居民都品尝过毒品的……所多玛。我恨这个地方，它的黑暗曝光了我灵魂里那个更幽深的黑洞——原来我不比我所恨的更可爱。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不过是个假冒为善的志愿者，打着舍己为人的旗号来到这里进行资历的原始积累。我也传福音给他们，但是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懂。这些连罗马是个人、地方还是动物都不知道的人，在我眼里就只是两三个人：黑瘦干瘪的雇佣兵，黑胖油腻的地方官，还有一脸不耐烦的中国商人。我怕他们。怕变得跟他们一样。他们没有一个人跟毒品脱得了干系。

但是，我就能吗？他们通过毒品攫取金钱和快感，我通过他们获得正义感和优越感。那些土生土长的同事，难怪他们嫉恨我——我不喝酒不打牌甚至不唱卡拉OK，我告诉他们我跟他们不一样，住在他们中间是不得已，我是有期徒刑，一年后跺跺脚上的尘土，打道回府。但愿这城是所多玛，不是尼尼微。因我心里早已无数次降下硫磺与火。

然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神啊，你的爱能熄灭我心里的硫磺与火吗？我毫不怀疑，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出于你的美意，为了我的益处。只是我不懂，为什么这样煞费苦心？只为了我这样一个内心只有硫磺与火的人？为什么这么爱我？

在这所多玛城的雨夜里，我忍无可忍，终于哭了。原来，无缘无故的爱比有理有据的恨更让人泣不成声。原来，多少年前我还是亡羊一只的时候，无数次彻夜的嚎啕和饮泣，人没听见的，你都听见了。原来真正亟需拯救的是我。拯救我最奇妙的方式莫过于让我来拯救他人——你让整个世界做了我的修道院。原来我这被贬人生也可以是那“道成肉身”的人生的一次见证。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供世人和天使观看。原来我是女主角。

天亮的时候雨终于停了。是主日。讲道的是一位姊妹，仍然不能跟新恩弟兄相比。不过，整个敬拜过程中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弟兄一次次把自己上蹿下跳的小儿子拉回来搂在怀里，看着他的大脑袋紧贴他的小脑袋，我好像一下子回到童年，感到天父紧紧把我搂在怀里。

礼拜后是圣餐礼。这是我自离开中国后第一次领圣餐。虽然主持的牧师说的是听不懂的当地话，而且看起来好像没睡醒，可那饼那杯在我禁食三天了的嘴里让我平生头一次感受到基督为我舍命流血那不可测度的爱。最后，欢迎新朋友时，主持人一定要我再做一次自我介绍，虽然我是第三次来聚会而且早就介绍过了。

这一切当然不是偶然。借着这一切，那

一位告诉我：我的的确是第一次来到他的殿中敬拜他，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不见一人只见他。守望教会有让人喜悦的弟兄姊妹和令人敬仰的传道牧者。这里没有。除了那一位，这里没有任何人足以吸引我追随。在这荒蛮之地，我走投无路，就遇见了神。对一颗渴慕的灵，放逐其实是解放；对一颗感恩的心，苦难乃是化了妆的祝福。

三、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

接下来的一切好像发生在电视剧中。北京来的那位姊妹打来电话问安，说起她在寻找O型血志愿者给那位被丈夫枪击的女子输血。我犹豫一下，告诉她我是O型。她也犹豫了一下，说如果明天中午之前找不到其他人再联系我。

一个小时后我发短信给她：不用再找别人了，我献。于是再回到那个肮脏的医院，在一张手术床上躺下，尽量不蹭到那沾满了血污的墙壁。医生看出我的紧张，说：放松，我们的取血器材都是一次性的，从中国带来的。我对上帝说：我把自己交给你了。从来不知道300cc血液是那么浓稠的一大瓶子。

那个等着我的血的女子叫美丽。从此我的一部分血液流淌在美丽的体内，从此我就与她有份。她的挣扎和痛苦再不能与我无关。医生说美丽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以后会怎样没人知道，十之八九不容乐观。²不过，美丽呀美丽，我们的结局早已写好：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后，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³

1 编者注：本文是作者在某东南亚国家作志愿者的经历。
2 作者后来听医生说美丽已经奇迹般地出院了，虽然还没有全好，但是离开那家医院后转到一个中医诊所，为了节省开支，现在家中调养。



由终点展望生命

——读《认识苦难的奥秘》

文 / 布拉

苦难，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绝不陌生的字眼。从屈辱的近代史，到20世纪上半叶烽火连天的战事，再到进入和平时期之后的“革”、“反”、“斗”，人们对于苦难尚保持着相当鲜活的记忆。不论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个人经验层面，国人都经历了太多来自异族、来自自然界，以及来自“人民内部”的伤害。由此给个体生命造成的苦难，见诸于回忆录，闻诸于口述历史。而这些叙事，给8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人造成了一种幻觉，以为苦难再深，毕竟随着旧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以为苦难再多，毕竟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这也是50、60年代生人的父母所持的观点。我们常常听见诸如“我们那时候怎样怎样，你们这时候怎样怎样”的说辞，那往往不是为了客观地交流时代之变迁，而是为紧随其后的批判作铺垫。

的确，今日中学校园里打架、堕胎已司空见惯，大学校园里深陷于网游、性、暴力电影不能自拔的比比皆是。甚至有十四五岁的孩子说：“最痛快的一刻，就是刀片在手腕上慢慢地陷下去，然后看着血滴一点一点渗出来”，也有大学生在跳楼前的遗书里写道：“原来死亡也可以这么快乐。”据统计，80后已婚夫妻已经离了1/4……诸如此类的事实，不一而足。这背后的黑暗我们无法想

象，这些“恶”也绝不仅是一代人在自编自演。一个孩子最初的困惑和痛苦，在“妈妈，你为什么不理爸爸”或“爸爸，你为什么不要我们了”这样的问题中表露无遗。

上述一段看似跟我们通常所说的“苦难”联系不大，但事实上，我们不难预见二三十年后，植根于支离破碎、孤独绝望、在泛滥的物质中不知所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生命，将会开出怎样的“恶之花”，又会使自己、使周围的人，陷在怎样的——姑且称为“具有后现代性”的——苦难之中。

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来读一读卡森博士所著的《认识苦难的奥秘》，因为如作者所言，这是一本“预防性”的书。它不是给正处在苦难之中的人提供安慰的“速效救心丸”，而是为扭转我们信仰根基上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以使我们在苦难来临时，属灵生命能更坚强的“维生素”。

“为什么？”

当苦难初袭来的时候，不管你之前听过多少别人的故事，都不能减轻你一丝一毫切身的痛感。别人或许可以陪伴安慰，甚至可以与你一起痛哭，但最终还是只能留下你一人独自去面对。这无异于一场心灵的地震。

已经建立起的人生信念，对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在这一刻全部被颠覆。不论是义人如约伯，还是君子如屈原，在不能承受的那一刻，都做了同样的事情，那就是发问——“为什么？”

没有人会在一帆风顺、前途似锦的人生境遇里问这个问题。这暴露出我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即“人生理当如此”、“我得到一切都是应该的”。当然，约伯和屈原的境界要远远高于常人，一般人恐怕早在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刚一临到时就崩溃了。但如果最终连他们也不能免俗，则恰恰印证了这一人所共有之心理。前者在无辜受难之后，仍坚定不移地持守信仰，最终却不免质问神的公平来为自己辩护；后者终其一生追求君子理想，结果郁郁不得志，最后人格及信念全盘崩溃。

我想《认识苦难的奥秘》一书的一大贡献，就是作者为我们拼起了一幅“苦难人生”的三维全景，来回答我们每个人“为什么”的问题。书中较为详细地探讨了贫穷、疾病、战争、自然灾害、死亡等人生最主要的一些苦难。其中，至少死亡是人人都要面对的。作者不仅从圣经出发，帮助我们理解苦难，更试着引入神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切，从而使我们更加认识神，也更加看清自己。



卡森

罪的代价

“这是一本由基督徒所写的书，为要帮助其他基督徒思想罪恶与苦难的问题。”（P6）作者在前言里，就将焦点锁定在了“罪”上面，全书的基调也定于此，立论“罪恶是苦难的主要因由，叛逆是痛苦的根本，罪恶是死亡的来源”（P38），以及“恶事的根源乃在我们自己”（P39）。作者一边引用圣

经里的故事情节，一边以严肃、郑重的口气告诉我们一个甚至比现实还要严酷的事实——“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基本权利去期望一个圆满舒适的人生。因着神的恩慈，我们才不致被消灭。”（P44）“尽管我们活在一个人人关心自我‘权利’的世界，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权利’因我们的罪而被牺牲了。”（P43）

这让我想起，当耶稣在迦百农的会堂里教训人们“吃我肉喝我血”的道理时，门徒所作出的回应：“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约翰福音 6:60）是的，卡森博士在这里也毫无

粉饰之意，甚至不惜得罪很多基督徒。罪就好比是癌症患者身体里的恶性肿瘤，如果为了让患者免遭疼痛而不直接对付它，那无异于用鸦片麻醉身体，对挽救生命毫无帮助。作者要提请我们注意的就是，认识罪，是认识苦难的必经之路。

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罪可能带来许多痛苦的后果。“我宁愿死而不愿最后对我妻子不忠，我宁愿死而不愿活出违背

我书所述的生命，我宁愿死而不愿拒绝或否认福音……所以说，人生会有比死亡更糟糕的事。”（P120）作者对罪所能带给人的痛苦的体认，可见一斑。

在罪恶与苦难的问题上，作者也一再强调了一个误区，认为“人若遭受苦难，一定是因为犯了某种特定的罪”（P44），即苦难一定是对罪恶的惩罚。对此，作者特别举了约翰福音第九章生来瞎眼的人的例子，也在第九章“约伯：奥秘与信心”中，具体探讨了约伯的三个朋友所犯的错误。“战争、自然灾害、生老病死，和许多其他痛苦都一样，并不区分对象。犯罪的人和没有犯罪的人一同受苦……我们应该将这些苦难视为堕落世界的自然结果。”（P45）

“我是谁？”和“你是谁？”

现在回到之前所提“为什么”的问题，来省察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可以为所欲为的社会环境中。因此，生活跟自己的意愿唱反调，自然而然也就成了让人无法容忍的事。一旦预期没有实现，那肯定是神跟我过不去，是他欠了我的。人的一切痛苦，若是追问到底，总是可以归结到“我为什么不是神”这个问题上。人的罪性，在这一刻暴露无遗。“神因此把死亡的限制加在人身上。我们从死亡这件事上学到，我们不过是人。”(P109)

但约伯似乎不是这样，他总该有权质问神吧。义人无端受苦，难道不该问吗？他问了。但神没有回答约伯在苦难中间的“为什么”，而是反问他“我是谁”和“你是谁”。神责备约伯，是因为他为了给自己辩护，而怀疑神的公平性，由此就显出他的骄傲了。(P175)“有些事你无法明白，因为你不是神……约伯教会我们，至少在这个世界上，苦难总是有些奥秘之处。”(P176-177)

那么，神又是谁？罪恶与苦难总是让人直接质疑神的存在。即或存在，那也不可能是全能又全善的。针对这个问题，卡森博士在第十章“受苦的神”里面，围绕着十字架，探讨了神的公义与慈爱。“当基督徒严肃地思考罪恶与苦难时，我们确定神值得依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差遣儿子代替我们承受最严酷的苦难。”(P182)“正是这一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举动，满足了神圣的公义，使得我们这些悖逆的人经历神的赦免，尝到我们原不配得的永恒祝福及应许。”(P183)“神借着差他的爱子上十字架，就对付了所有的罪，也因而显明了他的公义……所以，十字架是神的公义与慈爱的交汇处。他守住了他的公义正直，又倾注了完全的爱……神想到我的罪时，他爱子的死便成了唯一合适

的尺度。”(P186-187)

我想全书最能带给人安慰的，就是这一章。只有当基督带着钉痕的手抚摸我们的伤口，当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污时，我们才能看见神有形有体的大爱，才有得救的确据。如果神为我们所做的仅止于此，那也早已超出我们所配得的；但神不仅救了我们，还认我们作他的儿女，并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加拉太书 4:6)因此神非但不欠我们，而且给了我们的已经让我们无以为报。虽然堕落已经发生，罪恶与苦难仍然存在，但是“这位神曾承受苦难，与邪恶争战并且得胜”。(P253)“神爱我们，且有永不退减的信实和良善。”(P245)

终点的光照

于是，我们愿意承认，在这个善与恶交织的世界，“神以不等的方式位居善与恶的背后”(P218)，即“恶事不能归咎于神，而善功总要归于神”(P229-230)。“罪恶的发生，在神的主权范围内，但并非出于神”；“神子民的受苦，是神所允许的，但并非神所愿。因为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唯有在不情愿之下，才让他的子民受苦。”(P229)这被卡森博士称为“相容性”。

作者在把我们现世可以摆脱苦难的一切可能性都堵死之后，提醒基督徒“我们最终的盼望是新天新地”。(P128)“事实上，我们不禁揣测，这一生在神照管中的一些痛苦与悲伤，是否为了让我们渴望天国，与世俗隔离，预备我们天堂的路，让我们定睛于他，而不是只在乎世界上物质的东西？简言之，我们开始要从‘终点’回望我们的生命，或福或祸，生命中所有的经验。”(P130)透过十字架，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公义和慈爱；透过苦难，我们看到的是，唯有神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拯救。“基督徒乃是在终点的

光照下生活。”(P132)因此,作者鼓励基督徒“培养一种对天国的乡愁”、“坚决拒绝倚赖地上的一切希望”(P151)。

如果死亡让我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那么死亡之前的一切苦难让我们知道,自己是需要依靠神的人;如果死亡是我们通向永生所必经的入口,那么苦难是引领我们到达正确入口的必经之路。关于这一点,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生命,给我们作了最好的诠释。如果没有苦难,我们刚硬、悖逆的心,怎能被破碎?如果没有苦难,我们紧紧注视着世界的目光,怎能转而投向日光之上?如果没有苦难,我们那根深蒂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怎能被塑造得越来越像基督?

卡森博士这本《认识苦难的奥秘》,字里行间都在强调我们跟神的关系。作者指出,“圣经本身的重心在于神如何采取行动,转化那些可怕的结果,也转化造成恶果的根本原因:罪恶本身。而信徒的希望则在于新天新地,在那里人们不再会经验到悲伤与罪恶。”(P43)其中你不难感受到,神以慈父的心肠,时刻向我们发出呼唤的微声,而苦难无异于我们这些耳聋之人的助听器。在作者所列举的苦难的若干意义之中,我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随时转向神”——“如果我们受了伤害,就快快向神寻求安慰,这不是不成熟的表现,而是一种归属的象征。”(P126)最后作者给我们的劝勉是,“我们需要培养的就是个人对神的体认,使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爱,享受他的同在,从他的关怀与智慧中得到安慰……因此我们要操练热切祷告,长时间默想神的话,因为神就显现在他的话中,并且经历复活主的同在,和他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的大能,‘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P127-128,参以弗所书3:17)



回望与展望

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本文开篇所提到的那些令人悲观的历史。我们是否能够体认到,虽然很多西方传教士是随着尖船利炮进来,但是神却使用这些不完全的人,将福音的种子遍撒在华夏大地上——如约瑟的哥哥恶意将他卖到埃及,却保全了全家的性命?我们是否能够体认到,神用这近两百年的屈辱,瓦解了中国人两千多年不断巩固的以人为本的信仰体系、破碎了我们骨子里的自大和自义,为今天这个世代,预备了福音的沃土——一如雅各家为奴四百三十年之后,始呼求神,被神带领出埃及、过红海,在西奈山下与神立约,成为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我们又是否能够体认到,在这一系列的苦难之后,神使这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繁荣富强起来,又亲手预备了属他的民,是为了让自己的国度在地上扩展——一如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后,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并振兴信仰?

神不仅是对以色列人说,也是对我们说——“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2:9)历史之所以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于我们从不改变的神,永远是“他的故事”中真正的主角;而苦难之相似,在于每一件背后,都刻着“拯救”。■

(《认识苦难的奥秘》,卡森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7年)

追随基督·服侍穷人

——读《德兰修女传》等

文 / 牧笛



德兰修女，一位瘦弱矮小的修女，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她的一生是怎样的？——1910年8月，出生在阿尔巴尼亚；1928年，加入爱尔兰罗瑞托修女会，几年后，在印度大吉岭开始见习修女生活；1948年，离开修道院，为加尔各答“穷人中的穷人”服务；1950年，成立仁爱传教修道会；1952年，在印度建立第一个“收容之家”，到1960年，印度已经建立了25所“收容之家”；1980年起，全世界的“收容之家”为药瘾者、娼妓、受虐待妇女开放，发起反堕胎活动，为穷人儿童建立孤儿院和学校；1985年，在纽约为艾滋病患者设立一所医院……德兰修女的足迹遍及几乎每个需要救助的领域。

她仅仅是一位慈善家吗？她仅仅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吗？不！她服务社会，服侍穷人，她并不把服务看作她的职业。她非常清楚，她所做的一切都是蒙召而行，是在爱神和顺服神的呼召中展开；她不过是神手中的“一支笔”，追随基督是她的天职。

甘愿贫穷

1928年，年仅18岁的德兰高中毕业，便接受神的呼召加入修女会。后来，她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为那里“穷人中的穷人”服务。做一名修女，意味着要放弃现世的生活和未来的美好前程——把自己的一生关在修道院的高墙之内。然而，在加尔各答高墙中

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德兰更清楚地听到神“呼召中的呼召”：“我将放弃一切，跟随基督进入贫民窟——在穷人之中服侍他。我知道这是他的意思，我必须遵从他。”德兰修女认为，要为穷人服务，必须走出高墙，把自己变成穷人。因为若不如此，就不可能真正爱他们。没有爱的服侍就是居高临下的施舍。德兰修女真的变成了穷人。她的全部家当，就是两套白色粗布做的衣服，一双凉鞋（没有袜子），一只水桶，一个吃饭用的铁盘子和一床薄薄的铺盖。德兰修女“享用”过的电器，只有两种——电灯和电话。

追随基督

德兰修女选择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一方面是为了服侍穷人，另一方面，是为了更亲近基督。在她看来，任何多余的物质都会成为她和基督之间的阻隔——“我们拥有越多，我们所能给的就越少。贫穷是绝对的赠礼，因为它给我们自由——贫穷代表着我们与上帝之间少了一些障碍。”主耶稣是为了穷困、缺乏的人而来到世间，在贫穷中更能体贴主耶稣的心意。在她抱起全身溃烂的麻风病人，为他们清洗伤处时，在她为流落街头的孩子争取一点点面包以充饥和一间房子以蔽日晒雨淋的时候，她的耳畔经常响起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所说的：“我渴了。”

“我渴了”——这是一切受难者的呼求！

因着这样的看见，德兰修女身体力行，“爱直至成伤”。此时，我们眼前呈现的，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他那钉痕的手在淌血。德兰修女说，贫困缺乏的人是主耶稣的苦难化身。她提醒大家，任何一个在苦难中的人，我们都应该在他身上看到耶稣的影子；任何替这位不幸的人所做的，都是为耶稣而做。



服侍穷人

在加尔各答街头，有许许多多饿殍般的生命，贫病交加，他们甚至无力向路人伸出乞讨的手，德兰修女为他们办了收容所。在加尔各答摩提吉德贫民窟，孩子的断肢还在淌血，但是孩子不要医治，只要食物，因为他和他那饿得骨瘦如柴的母亲和弟妹们已经几天没有吃饭了。德兰修女掏出自己身上的面包。那躺在阴沟里的人，他的半个身子已经被蛆虫吃掉，散发着腐烂的臭气。德兰修女把他抱起来，带到救济所，为他清洗。德兰修女和她的同工几乎走遍整个加尔各答及其市郊，在每一个可能成为麻风病人藏身之地的肮脏黑暗之处，寻找被家人和社会遗弃、伤口溃烂发臭生蛆的病人。这些病人自己都自暴自弃，只求一死，德兰修女却亲切地抚摸他们溃烂的身体和变形的脸，像家人一样地抚慰、鼓励他们。德兰修女建立了麻风病基金会和麻风病收容中心。从1974年起，德兰修女就定意开设“艾滋病人之家”，给这些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一个家。在这个家里，患者直到临终，都有人牵着他们的手，照顾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同样得到尊重。

在今天，麻风病可以医治，肺病可以医治，但是，被遗弃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用药

品来医治的。德兰修女不但用她的双手接纳他们，更是用她的心去温暖他们。德兰修女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行走在困苦缺乏的人中间，她说，“穷人就是我的家人”。

德兰修女和她的仁爱修女传道会的同仁不仅在印度，而且在世界各地奔波，地震、水灾现场，瘟疫流行地区，战争难民营；麻风病人、艾滋病人、伤残者以及孤寂绝望之人；亚洲、非洲、美洲……都在她们的视野之中，对她们而言，不论是谁“渴了”，都是基督“渴了”。

服务社会

德兰修女被人称为激进人士。的确，她脱下修女的长衫，走进穷人中，去服侍那些“贱民”，这就是对印度社会的传统观念、对天主教规习的挑战。在印度严格的种姓制度中，穷人是没有权利、地位可言的。人们认为，贫穷是人恶行的报应。帮助穷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德兰修女，无论是她救助穷乏濒死之人，还是她反对堕胎、弃婴，都是对社会观念的极大冲击。她不看人的社会地位、功绩、作用、能力甚至宗教背景，她只看人是上帝的造物，看重每一个生命。她让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立场上，去看人，去爱人，去珍惜每一个人。德兰修女无疑给社会带来了积极、健康的观念和风尚，促使社会向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她更让我们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

有人质疑，在人口过剩的印度，为那些毫无价值的生命，为那些濒死的，区别只在于早几时死或晚几时死的人，“爱直至成伤”是否值得；也有人批评德兰修女是“自虐”。

德兰修女，因着她更体贴基督的心思，她更愿意将上帝的爱送到每一个人，让更多的人知道，上帝爱他们，上帝并没有弃绝他们。她说：“唯一的爱是上帝的爱。如果我们真能深深地挚爱上帝，我们将同样挚爱我们的邻人，因为当我们的爱逐渐滋长，我们也不断成长，我们会尊重所有他所创造的生物，也会认识与欣赏他赠予我们的所有才华。如此我们自然会对这些有所关怀。”

德兰修女，这位普通而独特的女性，她之所以能够在当今社会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上帝手中的一支笔，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行的。借着与上帝这样的亲密关系，她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在静观与行动之间，在爱神与爱人之间有了平衡。她真如一束光，撒播在世间。“当你知道天主是多么爱你，你的生命必将撒播出这份爱。”

主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谁是这最小的一个呢？德兰修女的定义是：饥饿者与孤独者，他们不仅希求食物，也希求上帝的话语；口渴者与无知者，他们不仅希求饮水，也希求知识、和平、真理、正义、爱；裸体者与无人爱者，他们不仅希求衣服，也希求人的尊严；无人陪伴者、胎儿、遭种族歧视者、无家园者、被弃者，他们不仅希求坚固的栖身之所，也希求一颗了解、保护、充满爱的心；患病者、贫困濒死者、被囚者——不仅身体上如此，心灵与精神上也是如此；所有已经丧失一切生活的希望与信仰的人、酗酒者、吸毒者、所有失去天主的人（对他们而言天主曾在，但天主一直是在的）、不再寄希望于圣神力量的人。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最小的弟兄吗”？我们会不分国



籍、种族、宗教背景地爱那“最小的”弟兄吗？我们身边是否有饥饿与孤独者？口渴与被弃绝者？我们是否舍得为有需要的路人掏出一元钱？我们是否舍得为伤心绝望的人花上十分钟的时间来陪伴他们？我们是否会停下脚步，关心弱势群体的境况？我们是否知道，持续不断地支持地震灾区的灾民就是行出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或许还在思考、争论，谁是我们的邻舍，谁是最小的弟兄，在我们迟钝于周围的需要的时候，德兰修女已经用她的行动去实践她的信仰了。

在《一条简单的道路》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李家同（台湾静宜大学校长）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让高墙倒下吧”。这题目很是给人启发。特辑录其中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心里筑了一道高墙，我们要在高墙内过着天堂般的生活，而将地狱推到高墙之外。这样，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假装人间没有悲哀。尽管有人饿死，我们仍可能大吃大喝。让高墙倒下吧，只要高墙倒下，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宽广的心。有了宽广的心，我们会看见世上不幸的人，也会听见他们的哀求‘我渴’。看见了人类的不幸，我们会开始替不幸的人服务。替不幸的人服务，一定会带来我们心灵上的创伤，可是心灵上的创伤一定会带来心灵上的平安。如果你是基督徒，容我再加一句话：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我们才能进入永生。”

（《德兰修女传》，华姿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一条简单的道路》，Lucinda Vardey 著，台北立绪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黑暗中的舞者》书评

文 / 小雪

六月的帐篷学校里，孩子们很听话很用心地趴在小矮桌上写作文。我靠着帐篷学校里的小书架席地而坐，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了这本书——《黑暗中的舞者》。其实，早在北京的时候，我已经在教会的图书馆里看见过这本书，因为它和它出版社的名字，使我误以为是一部同名电影的改编书。那部由丹麦导演编剧执导的关于在美国的移民故事实在让人看得揪心裂肺，不敢再看第二遍。所以我的眼睛多次跳过它黑色的书脊和满醒目的那个黄色的“舞”字，找向下一本书。此刻，实在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我估计这个架子上的书正好够我读完整个救灾的工作日。于是我翻开，于是我知道我错了。这本《黑暗中的舞者》和那部同名电影一点关系都没有。若说有关系，那它们都直面了生者与死者，希望与绝望的绞杀。不同的是，电影反映的是抱希望而来的捷克移民因希望破灭而走向死亡的过程，而这本书却表现了一位母亲照顾一名毫无希望的呆傻残疾儿子近三十年，却从中感悟到上帝所赋予生命的美好和尊贵。

本书作者罗伯塔·班迪在生下她的长子罗布时，她和丈夫都刚刚 20 岁。罗布患有

罕见的染色体异常症，智能低下，视力微弱，脊柱变形……医生曾经预言这个孩子不会活过 10 岁。在罗布出生的上个世纪 70 年代，像他这样的严重残疾儿童可以交由社会机构抚养，罗伯塔和丈夫可以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享受他们快乐的生活。但是，罗伯塔和丈夫选择了自己抚养这个幼小的生命，尽做父母的责任，直到 29 年 7 个月 10 天之后上帝接回了他的灵魂。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决定成为他们婚姻的坚实基础。当在医院里的罗伯塔告诉丈夫孩子的情况时，菲利普张开双臂将妻子揽入怀中说：“上帝这样安排必然会有原因。”虽然在那之前，罗伯塔已经和丈夫相亲相爱，但是这句话让罗伯塔以全新的方式彻彻底底地爱上了丈夫。

做出这样抉择的决心不是容易下的，更艰难的是从此罗伯塔将无法享受她期待的那种美好生活，她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没有工作，没有娱乐，没有社交……罗布需要全天候的照顾。罗伯塔不得不和这样一些疑问搏斗：上帝的慈爱在哪里？他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罗布永远也不可能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他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但

是上帝用了近30年的时间，让罗布的生命本身回答了罗伯塔的疑问。上帝的旨意必定美好，他的旨意必将成就。

在时不时还能感受到大地的抽搐的灾区，面对一群刚刚从地震灾难中挣扎出来的孩子们，读着《黑暗中的舞者》，不由得想起几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在唐山大地震中受伤高位截瘫的女性，她从肩膀以下丧失知觉，躺在床上靠他人照料已近30年。喝水、吃饭、大小便、洗澡……全靠身边人照料，还必须每两小时翻一次身，否则就会长褥疮。记得节目播出后，我在网络上和我的听友聊天，有人告诉我：要是我就不活了。当时有不少人怀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能对社会做贡献，还牵累家人……就在我离开北京之前不久，还在网上看见一则社会新闻：一个姐姐为了帮助家人摆脱困境，杀死了患精神疾病的妹妹。我在网上看到的是一片同情和认可。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太习惯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去考虑取舍，进而也从功利的目标出发去考虑是非，从功利的角度做出价值判断，不管这功利是出于个人还是团体亦或是国家的利益。我们很少在生命的本质意义上考虑生命存在的意义，因此我们这个社会理所当然地用堕胎解除生活的麻烦，用死刑除掉潜在的威胁，主流媒体公然讨论一个大学生为救一个老农牺牲性命值不值，让作家梁晓声为我们这个民族竟会如此讨论而感到羞耻。

谁是完美的？没有。正如罗伯塔所说：“一些人从自身之外寻求完美，另一些人却对自己求全责备。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同样的选择：我们相信上帝是完美的，还是我们要变成自己的上帝？”



不要以为功利只在社会上，功利同样会在教会里，在那些有信仰的人中间。罗伯塔清晰地记得在罗布小的时候，一次在一家商店购物，一位女士走过来看看婴儿车里的罗布，然后对罗伯塔说：“我不知道你做过什么事，但是我敢肯定你一定犯了罪。”随即转身走开。我相信发出这种指控的一定是基督徒，而且是自以为虔诚的基督徒。

《黑暗中的舞者》没有向读者展示神迹奇事，我相信罗伯塔和她的丈夫一定会在他们的祷告中多次向上帝祈求过他行使他的大能，然而奇迹没有出现，罗布终生都是一个智障残疾人。但是上帝使用他让他周围的人学习爱，学习接纳，学习帮助的功课，甚至通过他向社会宣传容纳接受残障人士……是的，本书的结果没有神迹奇事发生，但是，伴随罗布一生，处处是神迹奇事。上帝，你的旨意必定成就。

阳光从撩起的帐篷门帘处泼洒进来。住在我们隔壁的一位参加抗震救灾的解放军战士过来在小书架上搜索可以阅读的书籍。大概其它的图书或者信仰信息太清晰，或者过于儿童化，他最后翻了翻《黑暗中的舞者》借走了。哦，曾经和死亡争夺过生命的人，你那时不会问等待救援的人值不值得你拼命的，是吧？那么或许你能懂得生命的可贵吧？愿上帝同样爱你，启迪你的心灵。☪

（《黑暗中的舞者》，罗伯塔·班迪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

Nothing is Impossible 一切皆有可能

——读《黑暗中的舞者》有感

文 / 四川灾区学生

星期五那天，一位爱心志愿者投我所好，给了我这样的一本书——《黑暗中的舞者》，使我受益匪浅，在此，请允许我对这位志愿者说一声：谢谢！

当我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本书描写的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罗布，他由于21号染色体出现部分缺失，而导致右眼失明，左眼视力微弱，驼背，所有关节严重错位，患有严重的癫痫，经常患呼吸道感染和肺炎。颈椎畸形，头部和脊柱仅靠颈部的肌肉连接，无法咀嚼，无法独立进食，总是流口水……

就是这样一个令我们不屑一顾，无比丑陋的残疾人竟然在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爱下，坚强、快乐的成长。他无法说话，但他对音乐有感觉，他爱跳舞，热情的邀请每一个舞伴，而且奇迹般地活了29年7个月零10天。当我读到他死的时候，我的眼泪竟然掉下来了，我不是对他怜悯，而更多的是对他这种在逆境中仍然能坚强活下去，并且给他的家庭带来快乐，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生命的坚强与伟大让我肃然起敬。“罗布，好好走吧！天堂，一

定会有适合你的同伴，一切光明将在那里显现，圣子耶稣在天堂等你！”

一个像罗布这样的人都能带给他人快乐，而我们呢？作为一个正常人，我们又何尝去试着带给别人快乐？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你努力地去尝试，相信自己，不在乎他人不对的眼光，对任何人都有爱，有情。我们应当庆幸自己能说话，能走能跑，能自如地行动，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能挺过去。这次5·12地震，我们的东西几乎都被毁了，我们痛哭，我们抱怨，我们后悔，我们变得麻木，疯狂……其实，我们错了，我们应该学会接受别人的爱，体谅别人的爱，有人用生命帮助你，你可知道？有人捐资捐血，你可心动？

有人问寒问暖，你可感到……

一切都在你身边，而你却视而不见，敞开你的心扉吧！Nothing is impossible. 接受别人的爱，像罗布一样坚强、无私、纯洁地活下去，重建家园，指日可待。Nothing is impossible！





文 / 常平

作为人，范跑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不在地震发生时扔下中学生独自逃跑！

作为中学教师，范跑跑没有做他该做的事情，他应该在地震发生时组织疏散学生！

一句话，范跑跑有罪。这就是我们谴责他的理由。

但是，范跑跑乃是人性的两面镜。人们在指责他的时候，是否也应该反省自己？

灾区的公务员们，在地动山摇的那一刻，请问你在帮助别人吗？震感中的同胞们，地震时的120秒期间，请问你在摇摇晃晃中用什么特技帮助人呢？在“5·12”后72个小时的生命时间里，请问你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吗？今天的英雄们，除了谭千秋、袁文婷、苟晓超、瞿万容等离世的彼岸仁人和少数幸存者，有多少诞生在这最要紧的时段？

一个人牺牲生命做了他该做的事情，这叫殉职；一个人牺牲生命做了有益于他人的工作，这叫烈士；一个人做了有益于他人的超凡工作还活着，这或许才能称为英雄。但是，灾难事件中诞生的烈士、英雄越多，就越说明其社会处理灾难的制度有改进的必要。所以，比起那些悲壮的烈士、英雄来，我们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制度。因为，和那些无辜遇难的孩子一样，殉职的医生、护士、军人、警察也是人；他们殉职后，社会依然要承担其家庭至少三个人遭遇不幸的后果。

一、从人的本能看范跑跑事件

作为人的本能，逃跑是人的自然反应。

5月12日下午2点28分，我正要在四川大学研究生院五楼教室主持保罗思想的讲座时，吊灯咣当咣当地摇动起来，屋顶发出咔嚓

咔嚓的声音，一位同学在几秒后大喊“趴下”。教室摇晃停后，他又命令赶快跑下去，我也如此招呼学生，看着所有同学来到研究生院的空地。大约十多分钟过后，我到研究生院一楼管理处问是否还继续上课。他们回答说：在等候通知，和领导联系不上。我坐电梯到五楼教室取下讲义，安排一人去复印。此间，我和另一同学第二次到教室为张教授取他的《圣经》以及自己的包，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问管理处的人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决定大家领取讲义后先回去，第二天是否上课等候通知。我说：“我要回家了。”

从研究生院到北门约几百米的路上，到处是惊慌失措的学生、老师和家属，没有任何行政领导出来做解释的工作。我到了北门挤进112路公共汽车，一环路上全是慌乱的人群，不少人就站在路的中间干道上避震，维多利亚女子医院和水碾河的一家医院的病人被转移到马路旁边。平常只需要20分钟的车程，走了一个多小时。在车上，一位中年妇女埋怨说：“这时执勤的警察应当自动到岗，政府也当出动宣传车。”整个下午到傍晚，我只见到成都水碾河附近街头的人们群羊无首、四处慌张逃窜的情景，没有见到任何来维持秩序的公职人员。

和范跑跑一样，绵竹富新二小等学校的老师们跑了，直到5月20日因着遇难学生家长的要求才来到学校，此后又跑了。

和范跑跑一样，中国教育部门的官员们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地震遇难学生六千多，居然没有一个人主动凭着良知出来道歉请罪、引咎辞职。

和范跑跑一样，地质地震系统的官员、专家们没有做该做的事。他们一会儿说地震不可预测为自己开脱责任，一会儿突然向成都市民

发出有密集余震的警告，称是为了对生命负责。既然余震发生前要对生命负责，为什么主震发生前不对生命负责？既然是作为职能部门发出预警，为什么不告知市民怎样自己逃命？日本气象厅在6月14日岩手县、宫城县发生里氏7.0级地震前成功发布预测震级等预报（环球时报报道），彻底粉碎了临震不可预测的断言。

和范跑跑一样，从5月12日下午五六点钟开始，那些在都江堰乱窜车道的车主堵塞交通致使挖掘机、救护车无法顺利前进，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但为什么没有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和范跑跑一样，我们在遗传的精神基因上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当耶和华中帝质问亚当是否吃了不可吃的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时，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甚至推给上帝：“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中帝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把责任推给蛇：“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既然自然中的蛇为始作俑者，人的堕落就似乎是天灾的结果。

我并不是要为人本性的软弱开脱，我要说的是：在公民道德、职业伦理的要求面前，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失败了，包括主管豆腐渣工程的官员们，包括那些规定接待厅级干部的标准是每人每次150元（相当于一个统招研究生20天的助学金）但不含香烟、酒水费的领导们，包括在生活中习惯办事送礼的普通百姓们。

二、从人的本质看范跑跑事件

作为人的本质，我们的职业身份确定了人的责任。

和范跑跑不同，温家宝总理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作为一国的总理，他有权力要求参与救援的军人履行职责，但是，5月14日10点47分，总理向前往汶川的登机部队领导无可奈何地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这离地震发生时间约45个小时。

和范跑跑不同，在地震时分，有像谭千秋

那样舍命保护学生的老师。我们敬仰这样的遇难同胞。作为中学老师，范跑跑不应当先跑，他在道德上有责任组织疏散学生，他事后需要悔改，虽然他不像任何学校的行政人员承担着这样的法律义务。

一个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却把自由理解为仅仅在危难时刻的明哲保身，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中国整个高等教育的失败。但是，他“认为自己最珍贵的是诚实以及‘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不媚于群不屈于群的品质”，他有作为一名教师最难得的人性品质。人若习惯于作假，就会成为不诚实的人；人若不诚实，他就不可能接受和传播真理，甚至会抵挡真理。在一个普遍不以说谎为耻的世代，诚实的品质对于人的生存是何等的重要！

竭力持守诚实，这是每个国民应当做的事情。比承认自己是懦夫更可怕的，是把懦夫虚假地宣扬为道德高尚的超人，甚至无耻地成为这些超人的荣誉的赏赐者。在灾难后，我们需要诚实地重新反省自己作为人的生命品质与作为某种社会角色的承担者的责任，那些拥有公权的人尤其需要这样做。

遗憾的是：在地震过去一个月的今天，关于地震反思、批评的文章却不容易公开发表；灾区的不少民众依然无人救助，这难道不是一种国家级别的范跑跑心态在作祟吗？

如果这样的心态继续霸占我们的生活，我们很难不沦为下一个范跑跑，除非我们真正有一种关于信仰、仁慈、公义、和平、诚实、勇敢、节制的公民教育和实践它们的现代公民社会制度、开放自律的法治传播空间；除非我们建立了真正的灾难应急制度（包括编辑出版、立即发放针对不同人群的灾难应对手册）、定期的灾难演习制度；除非我们在“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人民警察法”、“公务员法”等涉及公共事务的法律中明确规定相关主体在危机时刻的法律责任，一句话，除非我们有追求真正良善的制度和制度的良善。“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没有哪个人足以作为道德楷模、灵魂标杆！”（范美忠语）■

NGO: 机遇和挑战

文 / 《财经》记者 曹海丽 常红晓 吴燕 林靖 等

汶川大地震救援行动，堪称 1949 年以来中国政府应对自然灾害最为迅速的一次。

较之对过往自然灾害的应对，中国政府此次的救援行动，无论在决策效率、动员能力，还是高层的亲力亲为以及灾情的信息披露上，都显示出巨大的进步。

同时，灾害救援又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此次汶川大救援的实践，也对中国建立一套综合、专业和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汶川大地震，对于这些年来在中国颇为活跃的 NGO（非政府组织），也是一次难得的历练机会。

5 月 13 日，地震发生的次日，多家 NGO 在成都成立了“NGO 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作为 NGO 救援行动的前线指挥部。

来自儿童慈善组织“多背一公斤”的安猪，是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财经》记者，他们首先进行救灾物资筹集和志愿者招募的工作，同时在网上建起一个论坛，作为专门发布救灾信息的平台。

安猪说，因为国内大部分 NGO 的规模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别大，资源各有侧重，所以通过合作才能更有效地实现互补。

消息一出，短短的时间内，全国各地一百多家 NGO 陆续响应。

经过几天努力，截至 5 月 17 日，在四川当地工作的十多家 NGO 已在上峨乡、北川保护区、彭州白水河等地建立起若干较为固定的救助点，号召后方物资优先满足这几处的

需求。

安猪说：“我们的成都指挥部相当于一个‘神经中枢’。”他们的志愿者得到第一手的灾区需求、救灾情况等资料后，可以通过网络传播给大众。后方各大城市的合作组织可以据此在当地募集物资。

“震旦纪公益信息技术中心”的张丽娜是这个 NGO 信息平台的信息员之一，负责信息的收集、汇总、编辑。她告诉《财经》记者，他们首先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把来自网上、前方、后方 NGO 的消息汇总起来，然后以论坛帖子、博客和电子版每日特刊的形式，发布给组织中的所有 NGO。

不过，NGO 们尽管热情高涨、反应迅速，但在实际救援行动上还是遇到不少瓶颈。

赶赴灾区一线以后，NGO 志愿者们发现事态比他们想像的要严峻、复杂得多，甚至有人无法适应灾区的恶劣情况，不得不返回。

受能力所限，目前除一些专业队伍在进行搜救，大部分 NGO 志愿者只能参与灾区物资的供应。

为期一周多的救灾行动中，很多 NGO 经历了“试错—反思—修正”的曲折过程。

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执行理事梁晓燕，对自身角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她指出：“其实第一拨紧急救援并不是 NGO 的强项，因为它需要大规模地调动力量及救援机械。而后面日常化的工作，例如心理辅导、情绪平复、为灾区群众重返家园做准备、组织灾区群众自救行动等，则是 NGO 和志愿者力所

能及的工作。”

“自然之友”目前已开始招募志愿者，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他们目前已经联络到许多在台湾“9·21”大地震后参与组织救援工作的台湾 NGO 人士、心理咨询方面的专业人员，以及对地震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与志愿者分享经验，给他们传授技能。

“社区参与行动”主任宋庆华对《财经》记者表示，鉴于他们组织日常工作的重点与优势在于社区建设和发展，她计划几个月后再赴灾区考察，工作重点是协助当地的社区重建。

基于同样的认识，张丽娜也透露，他们接下来想做一个专门的网站，作为 NGO 在灾区重建中的项目交流平台。

清华 NGO 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指出，这次大灾对 NGO 自身专业性、组织性的促进，应该比较明显。

“现在只是开始，而整个赈灾过程可能持续几年。对于 NGO 本身这是个学习的过程。”她说，“目前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现很多问题，NGO 就会明白，应该公开，应该有一个监督机制，要有审计，要改善决策和治理。这个过程肯定会促进 NGO 自身不断成熟。”

在经验和自身素质问题之外，NGO 在相互协调方面暴露出更大的缺陷。

在这次各种投身救灾的民间力量中，很多 NGO 已通过诸如“NGO 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这样的临时组织建立起联系网，但范围终究有限。环保组织“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表示，目前谁也说不清楚，到底一共有多少家 NGO 参与了这次救灾行动。

规模庞大的 NGO 救灾队伍，充分显示出当前中国社会公民意识蓬勃兴起的新气象。但由于缺乏能够统一调度这些民间人力、物资和信息资源的机制，用梁晓燕的话来说：“一旦到了这种时候，大家全像没头苍蝇一样。”

不少 NGO 认为，他们优势在于自发性、灵活性，可以弥补政府在统一救援行动中的

遗漏。但这也为整个救灾工作增加了不确定性。

梁晓燕指出，一线志愿者对信息的掌握毕竟有限，往往选择去各大媒体曝光最多的地方，导致来自社会各界的物资、人员“扎堆”现象严重，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和资源浪费。

应该看到，NGO 行动中暴露出的茫然与无序，除了其自身能力与经验有限，更深刻的原因或许来自 NGO 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尴尬。

许多 NGO 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政府部门的救灾指导，但由于以往与政府之间一贯缺乏沟通，导致关键时刻许多具体行动难以顺利展开。在灾区前线，就有许多 NGO 志愿者因得不到红十字会等官方机构发放的通行证，变得寸步难行。

“信息总归是不对称的，政府不了解我们。”“国际行动援助”的此里农布说。他认为，NGO 应积极主动地去与当地政府沟通，表明自己的意愿和立场。而不能抱不合作、自己干的态度。

其实，长期以来，中国民间 NGO 一直在积极寻求、争取更大的空间。尤其在本次救灾活动中，他们更渴望在救助受灾同胞、实现自身价值之余，也赢得政府与社会的目光与认可。

不过贾西津认为，这不完全是个认知上的问题，应该看到 NGO 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制度性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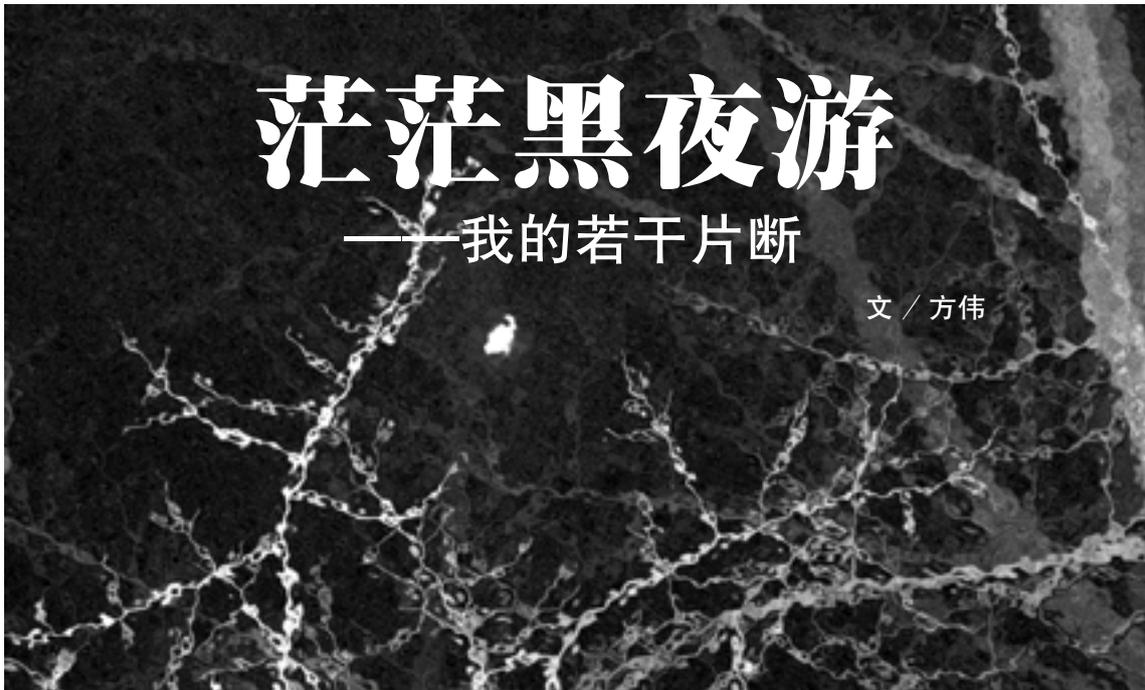
“现在还是有一些制度性的制约，跟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管理思路有关系。”她指出，“实际上政府还是对政府控制以外的任何力量有着担心，对公民的自由度非常谨慎。”因此政府和民间的合作，存在着制度局限。

“当然，如果通过更多的接触，政府如果能够对此有更多认知，在机制各个细节上不断改善，可能可以促成制度更快、更顺畅地转型。”贾西津说。（本文摘自《财经》2008年5月号）■

茫茫黑夜游

——我的若干片断

文 / 方伟



黑夜因为你的叹息更加幽长
我的哀伤你曾照看
我的心迹你可触到

有一个家在远方
一条静悄悄的大路匍匐脚前
尘土不再飞扬
风在树叶中流动
熟悉的小河闪着星光在梦中淌过
那窗口上的灯燃亮你的眼睛

——作者

羊的寓言

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列子·杨朱》

这个赤裸裸享乐主义的宣言来自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杨朱，他认为，所谓人生的过程不过是一个尽量满足欲望的过程，否则就是

浪费，没有任何价值。道理相当简单：人只有一次生命，道德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要善加利用有限的生命，只有物质的享受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满足欲望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所提倡的贵生重己、享乐主义及个人主义的观点与时下商业社会人们所信奉的观念十分相似，我们已习惯了受欲望的驱使。

说起杨朱，有件事值得一提——这个人对于“岔路”极为敏感。“岔路”在他眼里，有着很深刻的生命喻意。有一次，他外出碰到一个岔道口，竟然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另一个关于岔路的故事，是说杨朱邻居家走失了一只羊，邻居除了带着亲属家人去寻找外，还来请杨朱的仆人帮忙，杨朱当时感到有些奇怪：“不就是一只羊吗，犯得着这么多人跟着忙活吗？”

邻居回答道：“因为岔路实在太多了。”

后来，寻羊的人回来了。杨朱问邻居是否找到了那只羊，邻居沮丧地回答道：“还是让它跑掉了。”

杨朱奇怪地问：“这么多人去找，怎么还会让它跑掉呢？”

“没想到岔路之中还有岔路，搞不清楚它到底从哪条路上跑了。”邻居回答道。听了这句话，杨朱心里似有所悟，立刻脸色大变，沉默不语了。

也许杨朱理解的那只丢失的“羊”，可以看成一个人的“自我”：人一生的道路说到底，可以看成一条自我发现之路——这句不合时宜的话的确是千真万确的。由于现实生活诸多的事件要求我们时时应对，社会诸多浮浅的理论为我们设立目标，我们已经失去了反思和内省的时间，选择如此之多，让我们的寻找充满了迷惑，我们已经淹没在喧嚣的现实之中，如同面对迷宫般的岔路，搞不清楚哪一条才是属于自己人生的正途。

黑夜中的舞者

三年前，我租住在北京南三环主道旁一幢阴暗破旧的大楼里，窗外疯狂的车声从未间断停息过——哪怕是片刻。楼不远处有一块漂亮的运动场地，足有两个正规足球场大小，封闭的足球场、网球场围着高高的绿色栅网，还辟有滑轮场地、蓝球场地、儿童游乐场。停车场上经常穿行着一伙玩车技的孩子。午饭后，我通常会坐在靠近蓝球场边一张桔黄色的长椅上，长时间吸收着太阳无偿的养分。旋转的飞碟在眼前起起落落，蓝球场里挤满了乱哄哄的中学生，他们个个营养充足、肌肤光滑，用笨拙的球技发泄着过多的精力。

到了晚上8点，操场上空就开始飘荡起一支支老旧的舞曲，仿佛时光骤然倒流，隔绝了三环主路车流的轰鸣，变为快乐的所在。滑轮场地此时变成了拥挤的舞池，舞者都是些上了年纪的男女，每个人都穿着相当花哨招摇的服装，表情动作极为夸张，舞步放纵而自由，还有个别女人独自手挥着丝巾，自我欣赏地随着音乐扭动着身体，毫无扭捏之态。旁边的一块场地上，定时有专人教授拉

丁舞，一大堆人在那里嘻嘻哈哈跟着学着闹着，舞姿实在不敢恭维。

几乎天天如此。

那时在我看来，所见的不过是生活中浅薄而粗俗的快乐。可是，作为一个所谓清醒的局外人、旁观者、思想者，即使这些微不足道的快乐也得之不易。我似乎一直置身于现实外，成为一个局外人，过着超然独居的生活，对生活相当漫不经心，似乎从未真正沉浸于生活里——生活总是粗俗而琐碎，毫无价值，过去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很自然，我很少从生活的种种细节之中领会到愉悦，快乐也无从谈起，只是忍耐而已，这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我难道就此麻木苍白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成为一个作家——变成一个人人瞩目而又心里钦佩的大人物，自己所思所想所写的东西能赫然出现在书店货架上，等读者带着崇拜的态度翻阅购买。几经生活的周折，理想也接近实现了，自己出版的东西也有二三十本，成为风行的畅销书也有若干，但生活没有任何改观，甚至可以说是一团糟：整个人变得相当偏激，厌恶庸俗、腐败、时尚，对社会相当失望和不满，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者。厌倦繁重的工作，厌倦出版商，厌倦了无穷无尽的思想，厌倦孤独无趣的生活，直至最后厌倦自己的人生，怀疑人生在世的意义。

这一切都逼迫我进行一次次深刻的反思：我选择的生活真是我需要的吗？是否世间真的存在幸福自由的道路？

两个出版商的故事

我想起曾经离开的另两家图书公司——在北京，随时抬屁股走人这种事不足为奇。第一家出版公司的老板为人慷慨且富有想像力，他过去是靠图书意外的横财而起的家，中途换做其他生意，结果一败涂地。再次重

操旧业，他完全抱着一个赌徒的心态，似乎不远处的巨大财富正等他呢。

出版业是个极为冒险的行业，很容易让人成为赌徒，不是输得倾家荡产，就是成为突然兴起的暴发户。他本人有着致命的弱点：大手大脚，好面子，缺乏耐性，对市场所知甚少。他过去发过大财，然后经历过将近十年之久的失败之路，暴富所获的财产也如流水般地散尽——突如其来的成功后往往是无休止的失败。那段动荡不安的经历让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嗜酒成瘾，我时常从酒吧或是歌舞厅把他搀扶回家，他无法听进他人任何的劝告，财富从天而降的观念已经深植他的内心。

结果可想而知。记得公司停业与他分别的那个夜晚，在我面前，他头一次控制不住地流泪了，然后不停地抱怨自己命运不济，抱怨合伙人无故撤走了资金——那个人居然在他如此困难之际拒绝援手相助。在他爆发出的埋怨之中，我看到他那颗绝望颤抖的心，其实何尝不是我的心呢，只是我变得迟钝了而已。他曾经讲述过，他常常有一种按捺不住疯狂自毁的念头，一度靠沉迷于纸醉金迷逃避自己，但他的灵魂从未安歇过，过早地拥有巨大的财富，反而让他的心灵更为躁动不安，再加上漫长的失败，让他更加彻底地否定自己，以至不加掩饰地痛哭失声，然后绝望地说，他要自杀。

我们常常设想财富能缓解人生的苦痛，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妄想。我并不是一个痛恨金钱的人，金钱本身无罪恶可言，它是生活的必需品，只有人的贪欲让人对它产生爱恨交加甚至毁灭的念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变得对自己的心灵如此简单粗暴，不愿多花一点时间去安静地内省沉思，而是塞满了垃圾。我们过度迷恋物质，拥有最新最时髦的观念——我们不是观念不够，而是太多了；我们不是不够聪明，而是太过于狡诈投机。以为拥有

更多更好的物质，就能转变我们的心灵情绪，这是一个多么疯狂而愚蠢的想法。

另一个出版商是一个幼稚、聪明而略带神经质的人，有时单纯得像个孩子，愤世嫉俗却比谁都喜爱金钱，他很早就离开了家的庇护，所以只有金钱才给他带来足够的安全感。他无时无刻的算计让人难以容忍。再有一点，他贪恋女色已经到了无法自拔的程度，虽然平时生活简朴，性却成为他在这世界唯一可信没有任何节制的安慰。曾经相处七年之久的女友受不了他粗野的控制，弃他而去。正如他讲述的，每次欢愉之后重新燃起更大更强烈的欲望，他每一次的寻欢作乐又何尝不是一次次痛苦的挣扎呢，他选择了一条由明确欲望所引领的疯狂之路。

为什么短暂的性欢愉能让人产生如此深重的贪恋呢，它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有着相当意义的东西，因为我们寂寞，因为我们空虚，用肉体 and 感官的极致去逃避现实的压力，因为那个瞬间我们忘记了自我，一切重负都消失了。但空虚与寂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而欲望是会生长的，不加节制，只会让人疯狂。

我是不是在有意写一些悲惨的东西，事情真有那么糟吗？然而，这就是现实，我所讲述的每一个人坐在你面前，表面上再正常不过了，正如你在他人面前所呈现的模样，他们甚至可以算是优秀的人物，有着聪明的头脑，见解明晰透彻，举止谈吐不凡，但这一切都不能让他们病态的生活改动分毫。谁又能看到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的恐惧和疯狂呢，也许永远不得安歇的内心充满了难以克服的创伤，有可能成为此生的永恒。

失败的大学

想起自己进入大学时的情景：站台上排列着各大学花花绿绿的条幅，没过多久，你就和一大帮素不相识的人被车拉到那个令你

心驰神往的地方。当时，我是坐上了一列从一座不知名县城出发的火车，行李架上搁着那个几个小时前才买的崭新皮箱，还有打得结结实实的行李，怀里揣着那张令我时时激动不已的录取通知书，我起程了，窗外是金灿灿的阳光。

说到入学的第一天，我所看见的是平静安逸的校园和悠闲懒散的人们，有人在独自漫步，有人在聚众聊天，有人在操场上踢着足球，校园里弥漫着一股打动人心的自由空气，正是我渴盼已久的自由。晚上，还可以打开电视看足球赛和文艺片，还有，天天都上演着被解禁的电影和录像，舞会一场接一场，宿舍门口贴满各种讲座的海报，从禅宗到司法精神，从新时期诗歌到交响乐讲座，图书馆里的书多得叹为观止，附近的书店里不断新进着一批批翻译的西方名著，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对一个经历了中学受虐式教育的学生而言，不啻是进入了一个田园式的牧场。

在上大学之前，家里人谆谆告诫我：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出路，而我成了个幸运儿。如果运气好的话，大学文凭至少能提供给你一个像样一点的职业，可以理所当然地留在你喜欢的城市里；还有一点就是，要进入成人世界，你必须懂得足够多的东西。似乎大学能包办这一切，而且从此彻底摆脱了中学苦行僧式的生活，终于可以大大松一口气了。

我考入的是国内一所算是比较有名的大学，学的是汉语文学专业，因为自己很早就梦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一个算不上正经的职业，实际上，中文系几乎没有几个人傻到想去搞创作的，除非实在找不到别的事可做；讽刺的是，30岁那年我转了个大弯，又回到了梦想的起点，现在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为此，我吃尽了苦头。

其实，只要不过分挑剔，毕业时找一个工作并非难事，难的是确定一生的事业。当然，这并非是大学里讲授的内容，毕业后，

有多少意想不到的事在不断地发生啊，四年，就时间而言，不过是人生一个短暂的片断，而且是一个不易捕捉的片断，一个时光飞逝的片断。

而我在大学时的情形，可以用恍惚不安来形容。没有一门专业课能打动我，这让我很失望，大学的课堂和想象中的相去甚远。这么说，会令那些仍然勤勤恳恳的老师们很伤心，但事实的确如此，修辞学、文学史、写作、英语都令我反胃得要命。我还记得写作课老师在我一篇小说后的评语是：对现代主义拙劣的模仿。他很愤怒，因为我写了一点意识流的东西。好像教育除了乏味别无他路，你得继续忍受高中时教学的那一套，要进入社会，你就得答完所有书面试题卷，好在不用过分用功就能轻松过关。

在这里，竟然没有上过几堂打动人心的课，往往下了课后，那些神秘的讲师、教授们就挟着包匆匆离去。我与大多数老师未交谈过一句话，甚至记不起他们的名字，显然，他们对我们的想法也并没有多大兴趣。至少从今天的角度看，很多时间被教授和我们自己共同浪费掉了，反正时间有的是，最大的益处就是可以放任自己。倒是自己独立做的一些事对将来多少有些助益：业余写作、阅读和恋爱。可惜的是，阅读不够系统和认真，写作也纯粹是消遣性的，恋爱是因为苦闷，当时也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靠写作维生，否则我会干得更出色一些。

毫无疑问，填鸭式的教育在大学还是没有放过我们，只是没有那么严厉，我还可以偶尔地逃课，利用充裕的课余时间干点别的，参加诗社、听讲座、进图书馆或是进行年轻人常有的消遣，比如恋爱就成了最大的消遣。就这样，全班38个人都顺利毕业了，教授们都很宽容，我最后的论文则是从一份学报上毫无羞耻地剽窃的——真是悠闲得过了头。

等到分配那会儿，才觉得自己跳进一条

冰冷的河里——我为自己的漫不经心和犹豫不定付出了代价：我的成绩平平又非本市户口，意味着没有资格挑三拣四；一个招聘单位的两个人看到我的床铺和我乱蓬蓬的长发，当下心里发出冷笑；一次面试中，因为自由而散漫的言论再次遭受厄运，主考官对我居然喜欢尼采和乔伊斯之类的无政府主义者十分困惑；我动用了可用的亲属关系，还是一无所获，他们并没有觉得出自名校的大学生理应得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当我被迫进入一个政府机关时，心情已经降到了冰点。这有点滑稽，我并不想成为一个刻板的官僚，可又无法反抗，家里人可不这么想，父母已经为我花掉了所有的积蓄，尤其令人恼火的是，我觉得从小到大一直被操控着，连绵不断的考试主宰着我的命运，你得小心翼翼，也许你得为心不在焉答错的一道题付出你一生的代价，这很荒唐。

生活教会我一点，走向成熟要有足够多的尝试，唯有失败才能修正我们。而长久以来养成的循规蹈矩和依赖是一种偷懒、不负责任的行为，教育让我们变得软弱、懒惰，缺乏起码的独立。

一次，我磨磨蹭蹭地参加了母校中文系在京的联谊会，因为这样的聚会往往是一次令人惶恐不安的检验。不少人混得已经很不错了，电视台记者、主持人、杂志主编、政府某部门的要员，或是拥有了私人企业，而我不过是个自由撰稿人——一个模糊而毫无地位感的职业。虽然彼此表面上客客气气的，实则内心里已经势利地划出了高低，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周围总是挤满了人，笑声不断。这就是现实。在大学时，所有人在身份上似乎并无差别，但有趣的是，从每个人在大学里的表现，基本能看出一个人未来的轨迹：循规蹈矩而又勤奋的人留在学校或是搞研究；精力十足、善于交际的人会找到很风光的职位；实际、功利的人总能在不错的部门谋得一官半职；性格有些偏执的人不是频

繁地变动工作就是干脆自己做主；而学校里的那些中庸分子会选择风险不大而又平庸的职业。总的来讲，还是那些独立、大胆而有热情的人更有成就，当然，那样人总是凤毛麟角。而像我这样，在学校时就过于理想主义、自由、落落寡欢的人，只好选择这一孤独的职业了，好在我还保持着旺盛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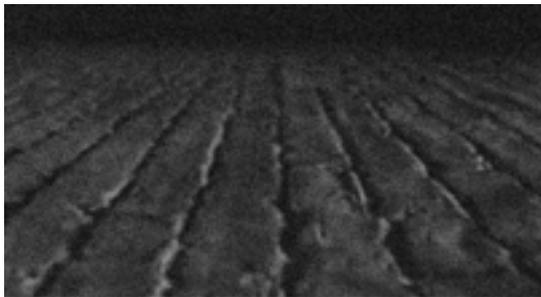
无能为力时刻

在北京这座大量吞噬希望和消耗热情的城市里，有很多和我拥有相同体验的人躲在某一角落处，小心喘息着，思谋着明天，而不是将来——你还没有资格想那么远，机会纷至沓来，绝望接踵而至，中间是无休止的劳作和等待，所谓的幸福如同捕风捉影。

至今仍然记得那一幕情景：我放弃了已经从事了10年的工作，还算得上美满的家庭，那时女儿才刚上小学，便只身坐上了南下北京的火车。站台上送站的亲人凄凉悲伤地望着我黯然离开，他们和我一样地忧虑。熟悉的城市灯火通明，依然如故，而我却孤单地随着列车一闪而逝。恰逢秋雨霏霏，巨大的失落以及对未知的焦虑混杂而生，化为深深的恐惧感——过去那扇门心酸地在身后关闭了。车轮是不会停止的，执拗地把你拉向远方，那个你在某些时刻所坚信不疑的东西——新的命运会在新的选择中出现。但是，实际上，你以为你用选择来主导自己的未来之路，其实你最终都是被生活无情主导着。

当时，我心里想：“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选择啊，竟是在如此的境况下发生的。”

是谁把我囚禁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日日以黑夜为伴？至少五年之中，在北京我体验了所有令人沮丧和绝望的情绪，在我看来，这也许算一个写作者必备的经历。难道我所做的就是把极端的痛苦转化成文字，向素昧平生的人倾吐不成？这种生活真的是我希望的吗？当初我不是带着寻找幸福



和快乐的野心而上路的吗？

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需要抵抗痛苦的坚强忍耐。一个人一直把生活过得很痛苦，过得像一场灾难是很可悲的，无论他拥有多么高的才华，他的文字多么有震撼力，对生活有着多么难以想象的深刻理解，丧失了对生活最直接的感受力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的那段日子，每天起来后的情形大致差不多：先钻进附近的那家快餐店。由于刚从床上爬起来，眼睛还不大能适应光线，头有点发晕发飘，嘴里发干，好象脱了水的蔬菜一样，见人有点自卑。这样的餐馆每条大街都有，彩色的桌椅按标准样式牢牢地焊在一起，用餐的人只得规距地直着腰，和不相识的人分享一张白色的小桌子和调料罐，响亮得有点过头的通俗歌曲像苍蝇一样“嗡嗡”围绕着你，这种有意制造的不舒适感能加速人员的流动。

我会要一杯速溶咖啡，那只咖啡壶一直就那么热腾腾的，旁边是自动饮料机，最近还安装了一台高效冰淇淋机，只要拉下铁杆，你就会满意地得到那支螺纹状的火炬。服务员接过现金，“当”地合上收款机，懒洋洋地微微一笑。

黑乎乎的液体让我的身体找到了一点现实感。每天我们都要努力混合进去，和这家餐馆，和发呆的服务员，和吃面条发出的声响，和外面的空气，否则我们会心里放空，像飘浮在天外的一粒星星一样无助。大厅里稀落地坐着几个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人用餐，餐馆总是我们深情向往的地方，为了我们随时会自动收缩的胃。

面前铺着厚厚的晚报，发行的时间大约是下午3点钟，在我喝完这杯咖啡后，它便会成为垃圾被遗弃在这张桌上。

回到简陋的屋子里，我坐进那张老式的转椅上，一个疲劳过度的大脑，一颗捉摸不定的心。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如果能真实复述出生命每一秒的进程，那是令人窒息的，而且重复乏味。人所进行的是与时间永远无聊的游戏，直到最后一刻。

当时，我一直认为，一定有某种理论能拯救我的人生，因此我阅读了各种各样拯救灵魂的书，却发现自己离现实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我醒悟了：理论代替不了生命，生活比知识更重要，智力超群的人失去生活感受力便会寝食不安，这算不上是生命的智者。你最终还是要沉浸于你曾厌烦的生活中，在生活中领悟生命的真相。

我常常陷入经济的窘境。记得有一次，手里急需钱用，我放下自尊，左思右想，开始打电话，向过去一个大学同学开口借钱：“我最近很紧张，要交房租，急需一点钱。”然后喋喋不休地诉说被人欺骗的处境，以期获得他的同情。对方不发一言，只是沉默地听着。借钱立刻让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变得说不上出口地难堪，最后，他含蓄而礼貌地问：“你要多少钱？”

他的声音中有些许的不耐烦、不信任，我听得出。

“三千。”钱不多不少，不容易拒绝，“三个月之内还你。”

“哦，你过来吧，在某某地方等着我，我刚好到公司有点事。”

我虚伪地松了口气。于是，我们见面了，钱在一只牛皮信封里，不厚，被封好放在桌子上——此刻它成为延续我生活的全部希望。

他有些冷淡地望着我，可怜的弱者总是引发人的不快。

我们目光的交流是复杂的，其中已经没

有大学时光所沉淀出的温情。窗外是车声轰隆不绝的二环，房间里却静寂得连心跳也听得见，让人发冷。

他递过来一支笔、一张纸，然后平静地说：“这样吧，你打一个欠条。”

这样，我在他目光的注视下受辱地签了自己的名字。这是规则，这是常识，这是这个世界最起码的人际的底限。

是的，没有比城市更能建立起强大的迷惘。面对着城市，我无话可说。那个夏季有了过于稠密的雨，等到朦胧的光让那些建筑闪闪发光的时候，雨让位给嘈杂的车声，耳膜沉浸在坚硬无比的声音之中，失去最初的灵敏。大脑每一刻都像被虫子蛀蚀一样，记忆成了一个没有联系的洞。

当时我认为，所谓生存自由不过是在浩繁杂乱的生活中寻找到可以歇息的缝隙，每逢心灰意冷时，我便向往起大学里的生活，那种隐士一般静默的生活。人最大的荒谬是，生命最终的意义不过是解脱生命。当然，用诸多高深复杂的思辨去生活是多么愚蠢啊。

失去感动的女儿

我的女儿已经12岁，在一座中等城市最好的初中就读，她经常在班级考试排前几名，即使全年级1200人中也能排进前20名，她早就知道，可以拿这个来安慰与她相距千里、一年只能看她两三次的父亲。一次失败的考试会让她十分内疚，畸形的教育让她意识到她的存在是靠那些成绩实现的，同时成绩也是她对父母辛苦的直接报答。

家里的生活并不宽裕，女儿十分懂事，很少伸手索要过玩具、零食，她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节制。每一次我回到家里时，因为呆得时间很短，她又有各种各样的课，所以沟通交流的机会很少，每次交流都相当简短，所以我只能通过花钱给她买心爱的礼物来表达我的愧疚，同时让她感受一个父亲极为可

怜而笨拙的爱。可是她总是拒绝，她虽没有体会但知道我挣钱不容易。我至今忘不了陪她在蛋糕店品尝蛋糕或是在肯德基吃冰激凌的情景，那样的时刻既心酸又甜蜜，即使那样的次数都寥寥无几。

有一次妻子说，女儿极难被感动，过于理智，很少像别的孩子那样自然表达出喜怒哀乐。这一点我早就意识到了，她沉默内向，小时候就喜欢一个人一整天闷声不响地摆弄积木，见到生人极为羞怯。即使像她电子琴过八级或某科成绩年级第一时，她都没有产生丝毫兴奋。

她似乎过早地拥有成人般乏味的理智，个人生活极有规律，几点起床，几点出门，几点睡觉，时间几乎分毫不差，即使偶尔喜欢的娱乐，只要与作息时间冲突，她都会毫无留恋地舍弃。我一直担心她失去一个女孩子生动敏感的心。她的喜好和习惯正是一般家长所希望的。

一次，在家中她熟练地弹奏《新疆组曲》，那是一首难度极高的乐曲，她是应我要求弹给我听的，我当时被她难以想象熟练的手指所震撼了，不禁叹息：我的女儿实在很优秀。

再看她的神情，并没有被自己手指下的准确而出色的音乐所打动。她音乐老师曾经告诉我，一年之中她极少听见我女儿弹错乐音。当然，她并非天分出奇得高，那大多来自她勤奋的习惯和自尊心，凡是她做的事总是难以想象地出色。

她当时的神情让我想起在大学楼梯处自学古典吉它，不停弹奏《卡尔卡西教程》中练习曲的自己，其他的学生都在睡午觉——那是一个多么惬意的时刻，而我将其用在那些枯燥的练习曲之中，并且很少融入乐音之中，没有感动的学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没觉得你弹的曲子很动听？”

“有什么好听的？它们难听死了。”女儿回答道。

每次从家里离开，那意味着至少六个月

的分别，但她还是照常在台灯下做自己的功课。当我走出家门时，她站在客厅中，脸上不会流露出任何离别的感伤，只是礼貌性淡淡地说：“爸爸……再见。”每当这一刻我的心头就掠过一丝寂寞和孤独，然而这一切大部分是我一手造成的——来自我对家庭的淡漠。这一刻让我感受到爱的残缺、生活的残缺。

时时袭来的挫败感

我有两个极要好的朋友，大学时期，三个人志趣相同，一起写诗、办诗社，分享结交女孩子的经验，一起看内部电影，喝酒、游戏、嬉闹，探讨深刻的人生，相伴度过一段相当难忘的时光。即使走入社会，也会抽时间偶尔小聚，似乎又回到过去的岁月里。

他们中的一个是国内一家有着相当规模企业的继承者，因为他有着家族的背景，早早就超越所谓财富人生的阶段，在我们眼里，他是个幸运儿，一直走在一条已经设计好的坦途上，未来无限光明。而在过去，他被我们称之为极有灵性的“天才”诗人，至今我还能想起他那些打动人心的诗句。他生性敏感，喜欢各种类型的游戏，但是，因为家族的需要，他放弃了狂热的游戏嗜好，渐渐变成了一个生活极有规律和秩序的生意人。

记得我们私下里进行过一次深刻的交谈，那时我们参加工作都有一段时间了，我们通宵谈论他的人生选择问题，当时他忧虑自己将变成一个世俗的生意人，那将需要将他内心真正喜爱的东西完全抛弃，放弃脆弱、敏感、对人生的忧虑和深思等等，不折不扣地变成冷酷的商人。

记得我当时说：“看到我目前的处境你就明白了，我觉得我的生活毫无艺术气息可言，反而沦为生活之下最为悲惨的人，我们过去引以为傲的东西、过度浪漫的东西，在生活中变得一无是处。生活不需要艺术，不

需要幻觉，唯有实实在在的生存一途，这就是现实，那种生活早该结束了。”

他没有言语，我看到了他目光中闪现出的痛苦，内心中一直坚持的东西的确难以割舍，最后他还是下定决心说：“我不会再看那些书了，也不会这样游戏下去了，我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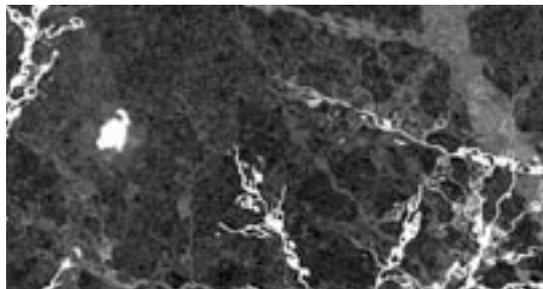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那么我如此坚定不移地走这条路的意义又在哪儿呢？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不久后，就听到他去英国读 MBA 的消息。

另一个朋友靠着自己的机敏，目前在国家机关下属的一个单位作负责人，因为职业的关系，有机会接触很多的头面人物，频繁地出入各地，而且有自己的生意，有几处房产，身边的女人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他很早就融入到过去我们嗤之以鼻的世俗生活，毫无障碍，而且乐此不疲。

今年年初，由于先见之明，他们两个人在股市上大赚了一笔，财富奇迹般地增长着。而我还是拿五六千左右的薪水——已经持续了4年，既要养家，还要应付北京过高的消费。有一天，三个人见面时，他们两个一晚上都在兴奋而喋喋不休地谈论股票，而我只能孤独地沉默，那些陌生的字眼刺激着我的心，我看见自己在他们面前所投下的贫寒的影子。

最后我忍耐不住，我愤怒而厌恶地提出自己的警告：“如果聚会时再讨论什么莫名其妙的股票，我退出。”

随后，回到小区的院子时已到子时，整个小区悄无声息，月光从杂乱的树叶中倾泻



下来，一股极其强烈的挫败感占据了我的心。是的，其实那种早就滋生的劣等感——过多的生活挫折所带来的，那颗经受过了过多创伤颤栗不安的心已无处躲藏、无处栖身。我离家千里之外，无车无房，租住在一间不足三十平方米的旧房间，我已经用尽心力，可还是一个普通的穷人。

我们的标准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的，用金钱就能很清楚地衡量自己与他人的人生，过去对世俗社会反叛的想法早已化为乌有，尽管是畸形却成了唯一通行的标准，包括我们曾经的友谊，过去所鄙视的东西今天却成为自己生活的核心，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啊。

我想起大学时的某一天，我们三个人醉醺醺地从宿舍后一间酒馆里冲出，壮烈而绝望地嘶喊着，我浑身颤抖地抱紧身边那个瘦弱的不知所措的女生——当年那个冰雪之夜，那时的激情何在？怀抱中的如兔子般瑟瑟发抖的女孩现在又在何处？

在这前前后后的情景之中，有一根像线一样的东西把它们胡乱地串在一起，那就是卑微的命运。所遗留的一点记忆是用来维持自己脆弱而沮丧的内心，这个岁数完全意识到，局势已不可逆转，自己正沿着一卑微而灰暗的线路无休止地运动着。

失败的基督徒

几乎每年冬季我都要回一趟母校，我喜欢假期中学校安闲自在的气氛，地下留着尚未融解的残雪，校园有零零星星的人出入，偶尔还会看见操场上打篮球的学生，清冷的空气中，相似的时光很自然地涌上心头。

我的一个相当要好的同学在这里执教，通常我就住在他家里。这一家人生活得安逸闲适，似乎没有什么可忧心的，呆在这里，似乎身体的血液也流动得缓慢了，人也变得懒了，我喜欢这种没有干扰的宁静。我们在一起时，会一边喝着茶，一边相当轻松地聊

起校园里发生过的往事，它们成了我回忆的线索。

有一次，同学的妻子相当严肃地要求与我单独谈谈，说她设计了一份问卷，里面涉及不少隐私问题，当然，她找的对象都是与他们非常熟悉而且值得信赖的朋友，完全是私人性质的。于是，我们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严肃地坐着，开始了我这一生来相当特别的一次测试——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正式地问过我。

问题五花八门，但至少有一点，那就是很少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

例如：你最近一段时间快乐过吗？是什么事情引起的？时间持续长吗？

评价一下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你自己又如何看待自己呢？

人生对你而言，是梦？是游戏？还是别的？

童年时，你父母的关系和睦吗？给你最深印象的记忆是什么？

你对现在的妻子满意吗？你娶她的原因是什么？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为什么？

你目前最想做的是什么事？

你最恐惧的事是什么？

你对自己的人生满意吗？

诸如此类，问卷的范围相当广，虽然问题设计得有些简单粗糙，但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你在一点点地看清真实的那个自己，走近那个曾经隐藏在众人中那孤独的自我。我们就每个问题都谈了许久，问卷中所描述的那个人会让你大吃一惊。

据同学的妻子讲，她所测试的人中，真正满意自己人生的人少之又少，很多人并不喜欢自己现在的生活，按他们的话来说，那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生活，有人还因为这个问卷深深痛苦过，因为现实中的自己是那样可笑滑稽。

那是一个毫无预兆的星期六的下午，阳

光明澈，因为有风的缘故，还算得上凉爽。难得遇到这样水洗一般的好天，天湛蓝得实在不可思议，只有在寂静的草原或沙漠里才能见到，令人心胸大开，一缕缕的光线饱满而透澈，透过周围物体的折射，在眼前轻柔地跳动着，丝丝的空气里浸透了早熟的气味，涌动着显而易见的活力，身体如路旁的植物一般，每根筋脉都自如尽力地伸展着。

在一幢居民楼简陋的地下室里，空气极差，聚集了差不多四十人，正举行一次普通的基督教家庭聚会。来的大多数是基督徒，其中也有像我这样好奇的慕道者。我是在一个同学的盛情下——也可以说是强迫之下，平生头一次参加宗教性的活动。说实话，身处那样的环境中，我浑身不自在，首先对那一套仪式心生反感。

因为地狭人多，人们密集地挤在一起，手脚相触。那些信徒们，似乎每个人都能安静而又很享受地一首接一首唱赞美诗，没有乐器伴奏，声音参差不齐，但人人都很振奋。我也只好装做若无其事地跟着哼哼。当时我在想：宗教的确能把人变成无理智幸福的傻瓜。

讲道的牧师来自香港，站立在众人面前，讲的题目是：标竿人生。内容来自圣保罗所写的《腓立比书》：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我一头雾水、浑身汗水坐在那里，屋子响起不断的共鸣声和与我正常的思维如此格格不入，我仿佛成了一个天外来客，忍耐加上一点点好奇才让我老实地坐在一张塑料凳上，否则我会破门而出。上帝在我的头脑里一直是滑稽可笑的，他用七日就造就了世界，还有，耶稣每时每刻都在观察你的心思意念



等等诸如此类令人大惑不解的话，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真有一尊神在主导人类，主导每一个人的生活吗？

应该说，我相当礼貌地捱过了他们兴奋的聚会，我真的怀疑那些奇怪荒诞的话语会给他们生活带来什么，上帝难道不是他们大脑中产生的虚妄的偶像吗？走出房间后，我如释重负。轻风拂动小区里葱绿的植物，桃花已经衰败，几个老人蹒跚而行，一个女孩子蹬着滑轮鞋飞驰而过，通往中关村的道路喧闹依旧，眼前是无比真实的世界——充满欲望和冲动的世界，也是惹人心烦的世界。教堂与俗世比邻而立，距离竟如此之近，似乎没有界限。

接着，同学又拉我去北大，这是她事先安排好的，说是要见一个特别的人，一个哲学系的博士，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相信这位经过专业思辨训练的高材生一定会说服我的，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怀疑主义者，一个用逻辑和理性推理人生的人，也是一个心肠刚硬的人。

在北大附近的一家餐馆里，我见到了那位背着学生背包、目光炯炯的博士，外表看起来并无明显的信徒标志，一脸春风，额头发亮，气质柔和，让人感到很自在。正值中午，餐馆里挤满了学生、卖盗版碟的小商贩，饭菜廉价实惠。

交谈的时间很简短。他双手握在胸前，摆出一副随时解答我疑问的样子，于是我问

了他几个简单的问题，他的回答从逻辑上无懈可击，但我还是无法理解、无法接受，因为我不相信非物质世界真有神的存在——但世界竟有如此多的人确定不疑。

“你看起来脸色很差，你在焦虑什么？”他说。

废话，世上还存在没有焦虑的人吗？我礼貌地开句玩笑：“是呀，我下个季度的房租该交了，我正发愁呢。”

又聊了一会儿，同学在一旁很紧张，我过于自傲，她担心引导会失败，这位博士倒是不慌不忙，安静地等着这次会谈的结果。接下来，我记得他说得很清楚的一句话：“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个完全免费的方法，让你可以卸去所有疑虑和恐惧，你愿意试一下吗？”

“当然愿意了。”说完此话就有些后悔，我已经进入他设定的程序里。

于是，在两双深切目光的注视下，我竟然合手跟他念了那段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话，我吃力地说出那些词，很不情愿又很羞怯——我被操纵了，周围是闹哄哄就餐的人，冷眼打量我们。这一刻我竟成了所谓的信徒不成？我知道那些并非是从我内心中发出的声音，一半是受情境逼迫，一半还是出于好奇。

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想不通为何那一幕就这样仓促发生了，是的，恍然之间就发生了，也许对我真有些好处吧，我当时想，反正拥有绝望心境的人已经不在乎失望了。

最后，我还是离开了亲切可爱的教会，我忘不了在那间居民楼房子里曾经发生的片断，虽然在那里我度过了相当愉快的一段时光，我遇见许多善良可亲的人，与他们成为可信的朋友，在那个特殊的场合下，我们一起唱诗，一起像亲人一样地聊天游玩，相当愉悦平静，而且，《圣经》的确给了我一些精神的支撑，给了我重新认识生活的眼光。

但那种生活看起来还是有些不现实，像是梦，我们的希望在天堂里，在死后的时光里。而我现实的生活依然如故，还是要日日面对生存的压力，当然还有欲望的诱惑，都是刻不容缓、无法摆脱的，我不想过一种精神完全分裂的生活。

是啊，我是一个多么软弱的人。在《圣经》里，从头至尾都对人性有着统一的看法：人类不仅是在数年后注定终有一死的物种，而且在道德上也很软弱。虽然被赋予了最超凡的智力、理智、良心和意愿，他们却被享乐的欲望所困扰着。他们不断地面临着自我放纵、贪婪，以及最重要的自我骄傲的压力，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什么但又常常办不到。即便他们知道神的旨意，一般来说，他们还是要依自己的意念行事的。

神宣布“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用别的话来说，人生来就有恶的倾向。先知耶利米宣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他的结论是，“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换句话说，人类不知对自己来说什么是最有益的，他需要神的指引。《马可福音》中基督的话最为直接了当，当犹太的首领训斥他的门徒，没能按仪式在吃饭前洗手，从未洗的盆中吃饭时，基督告诉他们真正的污秽是“进入他们心中的东西”，“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渎、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

由于人性的缺陷，似乎我们的救赎只能放在彼岸的世界里，我十分抗拒这种思想，我不认为人在此生的时光是无可救药的，毫无价值，同时我不想放弃这个活生生的世界，虽然它充满了缺陷。■



田园之恋（下）

文/唐佑之

在禾场

一

那天下午，太阳还悠闲地停留在高空，微笑着俯视山头，田间的工人已经稀落在角落作些零碎的琐事；这是收割的尾声，工作的重心已移到禾场。一群群的雀鸟还留恋在麦田里寻找穗粒，地面成为光秃秃的黄土堆，呈现出一片落寞的景象。它会被遗弃一段时日，直到农人再来耕犁撒种的时候。

路得扛起一筐不太重的麦穗，环视一下田间就离开了。整整三个月，从收割大麦到收割小麦，她都在这里。她熟悉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角落；她欣赏每一声招呼与欢笑，喜爱每一句关切与安慰的话。尤其是波阿斯，无形中已成为她精神的支柱，有时即使只是相对无言的接触，也带给她一股无法形容的力量。

“妈，我回来了，这是最后一天，没有多少可捡了。我还是最后走的呢！您看，我那么早回来。”路得放下箩筐，就要去洗脸。

“你也该休息休息，这三个月也够你忙的了。”拿俄米望着她，很关切地说着，突然发现她脸上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于是又接着问：“你有点累了吧？”

“没什么……每天忙着比较好。闲下来反而会不舒服。”路得说着，表面一副轻松的样子。

“女儿啊，你坐下来，让我们好好谈一谈。我心中有许多话想说，现在非说不可了。”拿俄米突然一脸严肃。

“妈？”路得有些惊奇。

“路得，你不要紧张，我不是说你什么。除了对你的感激之外，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妈，不要那么说，我能侍候您就是最大的幸福！”她柔情地坐下来，拉住婆婆的手，身子也靠过去。

良久，她俩浸在沉静中。

“妈！怎么啦？”路得忽然惊跳起来，原来婆婆的泪水正滴在她的手背上。她立刻望望婆婆，低下头来。

“女儿啊，你还那么年轻！一头秀

发……”拿俄米轻抚着她的头发，喃喃地说。“谁会那么有福，得着你这个秀外慧中的女子？我的玛伦福薄，不能与你白首偕老。有谁呢？有谁呢？”

“妈，您怎么这样说呢？这是耶和华的旨意，每个人的命运都在他的手里。这不是您常说的吗？我现在心如止水，没有什么奢求，只要不愁衣食，一生陪伴着您，已经够幸福了。”

“不！你不可这样说。我没有告诉过你关于命运的事。我们的生命确实在神手里，但是他的旨意只要我们幸福，不要我们受苦。有时环境使然，无非是要叫我们更倚靠主。假若我们不肯倚赖与相信，就自讨苦吃了。不要自认为命苦，一切苦楚也不可诿诸命运。”拿俄米设法解释。

“妈，是的，在我幼小的时候，父母常说到命运，这是摩押的迷信观念，是我现在应该否认的。”路得在分析自己的思想。

“女儿啊。我实在应该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重新享受幸福的人生。”婆婆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妈！”路得似乎想抗议。

“听我说，这三个月来你不是一直与波阿斯的使女在一起吗？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戚吗？”婆婆一口气说完。

“但是，妈，他是长者，他一直当我是晚辈。”路得接着说。

“是的，这是年龄的差距。其实他中年丧妻，仍须续弦的。如果依照律法所规定的，他也有义务来娶你，赎我们的家业，为这一家留后。”婆婆想进一步说明。

“妈，我尊敬他，他实在是一位正人君子……但我再也不会会有那种男女的恋情了。”路得十分理智地说。

“我明白，但是你还很年轻，你不能像我这样长年穿着黑色宽大的丧服。当你换上漂亮衣服，必像盛开的花朵，秀丽而芳香。他呢，正值盛年，没有青年那样的肤浅与虚

浮，却富有中年特有的丰硕。”拿俄米望着路得，又见一阵红晕浮现在她脸庞。夕阳金色的光芒透过窗户，洒在她头部，使她面孔玲珑的曲线更加分明，光暗更加显著了。

“他今夜在禾场上簸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就看准他睡的地方，躺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

“……”路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你听明白我所说的吗？”

“明白。”

“天不早了，你现在就准备吧！”

“嗯。”

“妈对你说的都是好意，我盼望你能了解。”拿俄米特别解释。

“我了解，妈，我心中只有感激，没有别的心思。您所吩咐的，我一定完全照



着去做。妈，我……”路得忍不住哭出来，婆媳二人相拥哭成一团。

二

当夕阳渐渐从山头轻盈地逸去，暮色立即从各方侵袭而来，迅速弥漫整个地面。仲夏的夜晚是多情的，伴着梦一般的月亮与星光，顽童模样的唧虫，还有散发芳馨的花草。生命的舞台现今搬到禾场上，许多角色穿梭其上，有粗犷却质朴的动作，有爽朗而诚挚的欢笑，有雄壮又活泼的歌唱，还有令人醺醉的酒香，夹杂着浓郁的麦香。这是男人的世界，在丰收的辛劳后特有的欢乐。当女子们都回去之后，男人们可毫无顾忌地尽情享受一番。

夜已经深了，舞台的幕幔还没有垂落，灯光显然是减弱了，音乐与人声也次第低沉，只有蛙声、蝉声随着鼾声有节奏地低响着。在静谧中，人们酣醉于甜梦里。波阿斯今晚也特别欢畅，几个月的辛勤似乎在片刻间得到补偿。这一年是少有的丰收，也是少有的辛劳，夜夜的睡眠似乎都不能恢复疲劳。每晚他总得盘算第二日的工作，在程序上，在调度方面，都要经过一番思索。他也总得打起精神每天起个大早，亲自在田间督导与鼓励常是需要的。紧绷了好几个月的神经到今晚才真正得到松弛，身心的休息才是最重要的，他不禁满足地微笑了。

今晚，他也罕见地多喝了些。这样难得的放任心理本来也是正常的，只是今晚连自己也觉得有些异样。是年事渐长而有中年的哀愁？是家庭乏人照料那种空洞的感觉？还是其他呢？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但是他自觉内心如月光那样清静，心胸好似大地那么辽阔，躺在柔软的禾秸上是无上的享受。他闭上眼想进入梦乡。

但是今晚，他却意外地失眠了。在鼾声四起的境地，他怎么不能入睡呢？许多童年

与少年的回忆在心头起伏，不少往昔的观感也都浮现在他的脑海。年轻时，他曾经梦想从死海的岩石边爬越，过去看看外族的环境。他常自怨为什么只能待在伯利恒这个小天地，现在才深深庆幸自己久居家乡的幸福，不致像以利米勒背井离乡，举家远去却丧失了神的恩典。他不禁又想到路得这摩押的女子，佩服她那份勇敢与刚毅。外邦偶像迷信充斥之地，竟仍不乏超脱的人。先祖亚伯拉罕不也是从远处出来，到处漂泊，但是他为的是信仰，深信神的引导。路得呢？也为信仰，但她毕竟是一个弱女子，没有谋生的能力，却那么英勇，实在令人钦佩。她的秀丽与端庄、贤淑与诚实的仪表性格，更成为女工中的表率，她这样的女子，即使在以色列也是少见的。他自娱地笑一声，将头转动一下，好似想甩开这种遐想。现在他眼望着星空，深感在偌大的宇宙中，渺小的他却在神无限的爱顾里，感恩的心不觉油然而生。他的思想仿佛遨游在太空之内，不期然便跃入梦境里……

在萤火闪烁的导引下，一位美丽的女子出现在禾场。她好似幻梦中的仙女，惊喜而轻盈地走过来。这是路得，不再是穿着一袭黑衣的拾穗女，而是风韵十足的少妇，楚楚可人。她的衣衫散出阵阵芳香，她的仪态尤其显出端淑与高洁。她轻轻脚步，踏着月光照在地上那无数小块银色的斑纹。她的眼光不住扫着四方，寻索她的目标。有谁会欣赏她优美的动作呢？那些庄稼汉酣睡着，他们的豪情正奔放在原野，驰骋在天涯海角。唯有耶和華神透过云层，向她展开赞同的微笑。

她走过来，正好在一个人身边，看着那人不时翻动着身子。她连忙轻轻蹲下来，然后再悄悄站起来，拍去身上的碎秸。现在她已经找到波阿斯了，他身体横躺在麦堆里，睡得格外香甜。她屏息地站在旁边，欣赏他的睡态。他并不老，仍有一般壮年的盛气。

他的面貌有着英爽的特色，在月光之下很清晰地露着红润的面颊。他的嘴咯咯地颤动，露出一层浅浅的微笑。他一定在很美、很美的梦境中。

路得再小心翼翼地蹲下去，又轻轻掀开他脚上的被子，躺卧下来。她的心跳得很厉害，连呼吸都想忍住，她从来没有这样接近过他。她的身子微微地抖动，是因晚上的寒峭？还是内心的紧张？许久许久她都不能平静。夜是那么寂静，幽暗遮去人间一切的疾苦与丑恶，也蕴藏多少智慧与美德。她自己在这世界上到底有什么地位？占多少份量？有没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呢？偶尔她看见空中有孤雁飞过，是她落伍在群雁之后？还是她孤芳自赏，要单独高翔呢？她越想越觉得自己身在玄妙之中。

今晚她一点睡意也没有，反而格外警醒、警觉，因她要随时接受波阿斯的询问、责备、拒绝……或是安慰与鼓励。她需要额外的勇气，来接受两个绝对相反的反应。她不禁有点乡愁，此刻她的父母是否也在怀念女儿呢？如果她遭受波阿斯的拒绝，以后怎么再有颜面回波阿斯的田里去拾穗呢？还乡嘛，又怎么对得起婆婆呢？自己已经决意死于斯，葬于斯，不再回去了。人生究竟不是赌博，但自己不只一次孤注一掷，这次显然更冒险了。于是她不免自责起来，她还是甩不开摩押迷信的思想。信仰不是含有冒险的成分吗？但却能引领人进入新的境地。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他必不叫人失望。

她不自觉地转向波阿斯，牵动了他的被子。他本能地把被子拉了一下，转过身子又继续睡。但是现在他似乎再不能睡得那么甜，翻了好几次身。最后终于醒了，坐起来，将被子整理一番。突然，他闻到一股女子化妆的香味，立刻惊恐起来，大声说：“你是谁？”

“我是您婢女路得。”她轻轻地回答。
“……”

“求您用您的衣襟遮盖我，因为您是我一个最近的亲属。”路得继续说着。

三

在月光下，他望着她。她正低垂粉颈，秀发垂落在肩头，乌黑的发丝中闪着光芒，好似星光照耀在粼粼海面的微波。刹时，似乎有排山的浪涛冲激着他灵魂的堤岸。他激动地说：

“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他简直不能想像会拥有这迟来的幸福，像她这样年轻的女子竟然肯与他结为终生伴侣。他接着说：“青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

路得低着头，脸上阵阵炙热，身子却竟然颤抖起来。

“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波阿斯话语中带有万般的柔情。

她徐徐抬起头来，眼中含着快乐的泪水，像两颗闪烁的珍珠。

“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慧的女子。我是那么有福。耶和華的名是可称颂的！”波阿斯越说越兴奋了。

“你把我说得太好了。”路得害羞地说。

“是的，你太好了！只是我一直不敢奢望。你太年轻，我却已到中年……何况还有一个人比我与你们有更近的亲属关系。”

“但是我只有你。”路得轻轻地说。

“我不能越分，所以一直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来尽亲属的本分。但是那人若是不肯，我一定负责。永生的耶和華在我们中间作证。”波阿斯严肃地说。

他温存地用被子裹住路得的身子，她倚偎着他，紧紧地。一朵浮云飘过来，遮住了月亮，又阴暗了一阵。轻风在喁喁低语，似乎在观赏这对爱侣，预言着祝福。夜更深了，

他们的睡意早已全消，两人有说不完的情话绵绵。

“你再歇一下吧！天快要亮了。”

波阿斯把被子摊开来，让她躺下，再盖好。

路得仍在他的脚下，始终保持一些距离，避免过分的亲近。她闭着眼，静静地回味刚才的情景，因为她竟然情不自禁地依偎着他。

“天快亮了！”波阿斯听她一说，立即坐起来，自言自语说：“我总不可使人知道有女人到场上来过。”

他站起来，也温柔地将路得扶起来，然后向四周看看，说：“别人看见就很难解释了。但耶和华的眼目鉴察我们，我们没有不轨的行为。”

他转过来问道：“你冷吗？”

“没有，我有外衣。”

“你要将外衣打开。我再给你带一些大麦回去。”他走过去将大麦倒在一起，装在箩筐里，然后帮她扛在肩上。

“很重吗？”

“还好。”

“你小心走吧！”

“我知道。”

淡淡的月光下，他目送她消失在禾场外的黑暗中。

四

黎明，拿俄米经过又一夜的失眠，焦躁不安地在门口等待着。天还没有很亮。

“她来了，又扛回那么多的大麦！”她不禁欢呼起来。

“女儿啊，怎么样了？我看不清你的表情。你带回那些大麦，是他拒绝你而用来抚慰你的？还是他答应了你，赠送你的聘礼呢？”

“妈，您说呢？”路得俏皮地说。

“我一看见你，已经料到一半以上。

你详细告诉我吧！”

“是的，我完全照您所指示的去做……那人叫我带些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

于是她详尽地将经过都告诉了婆婆，两人又相拥而哭，却是欢喜的泪水。

“妈，现在我还要做什么呢？”

“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在城门

一

清晨，当朝阳刚从城角钻出来，赶集的人已经陆续来到市场，不久就熙攘起来。市场上已经人群拥挤。每年在这季节，总是有一番热闹，并不亚于大的节日。当然逾越节与五旬节会吸引许多朝圣的人，但小麦登场之后，频繁的交易却将各乡镇的人都带了来。那些人正如守节时那样，到耶路撒冷去。南方人多数先在伯利恒城门内逗留，甚至北方人南下到了大城，也会到这城里走走。所以伯利恒就因离耶路撒冷城不远，占尽地理的优势。

今天城门口也挤满了人，因为有城里的长老端坐着，大凡律法的事都可在这里经办。农忙一过，许多民事的法律程序，如买卖的事情、契约的签订以及争讼等，都要由长老来裁判。那些喜欢看热闹的人最有趣了，可以把见闻带回去，作为饭后茶余的聊资。

“平安，老兄！今天一早就看到你，真是难得！我也正有要紧的事与你商量。在这里坐一下。”波阿斯一边擦着汗珠，一边兴奋地拉着一个人的手，走到城门边的石凳上坐下。

“平安！平安！波阿斯，你好。听说

今年你田间的庄稼特别好，耶和華实在祝福你，恭喜！恭喜！”

“彼此！彼此！今年一般都好。耶和華在伯利恒眷顾他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我们。我们应当好好感恩。到住棚节，必定有更多的人到耶路撒冷守节，多献上感恩的祭。”

“你说有要紧的事商议，田产的事免谈，我现在还过得去，不缺钱用。”

“不，你误会了我的意思，在这样的丰年，谁还会卖田产呢？更何况祖产是耶和華所赐的，不到穷途末路，谁会这样做呢？”

“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商议的呢？今天我很忙，有许多事要办，我要走了。”

“老兄，请你等一等，我去找长老，要凑足十位，就好办事。”波阿斯不等那人回答，立刻就走开了。没有多久他又回来，带着十位长老走到那人面前。

“诸位长老，请在这里坐下。”他转过身去，对着那人说：“老兄，你知道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不久，她的丈夫儿子都相继去世，现在回来，必须处理家中的田产。这田产是她丈夫——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

“是的，这事确实需要我们来处理。我们义不容辞。”那人立刻回答说。

波阿斯一边点头，一边咽着唾沫，十分紧张的情态。

“我想当赎那地的是你，因为你是以利米勒最近的亲属，其次，就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

“对，这我明白。”

“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波阿斯一口气说完。

“我肯赎！”那人立刻说。

波阿斯这时整个心都吊到了嗓子眼上，但是想到一切的事都有耶和華的旨意，毕竟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随即心中也就释然

了。于是他平心静气地说：

“好，你应该知道，你从拿俄米手中要这地的时候，照规矩也该同时接那死人的妻路得。她虽然是摩押人，你仍须娶她。这样你有本分为死人留后，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波阿斯说完了，向长者看看，他们就点头称是。

沉默片刻之后，那人苦笑着说：“我看，这样我还是不赎的好，为了替死者留后，我的产业就会分薄了。这就影响我的家庭，我不干……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了！”

波阿斯惊奇地望着他，说不出话来。慢慢地，他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接过那人脱下的鞋，向着长老深深一鞠躬，又转向群众。阳光照得他睁不开眼，耳鼓中只充满着众人欢呼的声音。

二

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波阿斯以感激的眼光环视着众人，又恭敬地面向长老，然后以激动的语气严肃地说：

“请你们今日为我作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玛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玛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作见证。”

在城门口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作见证。愿耶和華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華从这少年女子赐给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太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

许多人拥上来围着波阿斯，继续祝贺他。工人们也上前欢乐地听候主人的吩咐。波阿斯兴高采烈地与人们朗声交谈与欢笑后，急速地离去。还有太多的事等着他去做呢！最重要的，是要策划他的婚礼、家庭的布置、

新房的摆设。他自觉年轻了不少。

人群也渐渐地散去，他们都兴奋地谈论着。有的为那人惋惜，像路得那样贤淑美丽的女子都不要，未免太笨了。更多的人为波阿斯庆幸，尤其是波阿斯那种尽至近亲属本分的气概，也为着他娶路得那种罕有的幸福。更有些人把他娶路得的事看作一种牺牲的精神，但是他们都没有看见昨晚在禾场二人的幸福甜蜜。

三

又是仲夏的黄昏，晚风徐徐吹在城门外的水井旁，有几个妇女打了水之后，坐在那里闲聊。她们的话题又集中在拿俄米与路得身上，本来小城就不会有太多大的新闻，一些琐事已经足够引发妇女们的兴味，令她们的话题娓娓不绝了。

“路得为波阿斯生了一个白胖胖的儿子！”

“真的吗？那真是好消息啦！”

“是他们家的婢女说的，一定不会有错。”

“路得这摩押女子真有福！她实在不错，他们家婢女一提到她，总是赞不绝口。这是相当难得的。”

“她真漂亮，与少女的身材一样美妙，哪像我们的水桶腰身越来越粗！”

“哈哈……人家还是新娘呢！难道你还想再嫁吗？”

“说正经的，摩押女子很多蛮漂亮的，但是像路得这样正派的倒很少有。”

“当然，以前我们以色列人在什亭时，就被摩押女子勾引去拜偶像，犯淫乱的大罪。摩押女子是出名的淫荡，这个路得却不同。”

“她是彻底离弃本国的宗教与习俗，信靠我们的神耶和华。”

“耶和华真是不偏待人，所以现在特别祝福路得。”

“其实更祝福拿俄米。”

“你们看谁来了？”

“拿俄米！说谁，谁就来。所以不要背地论断。”

“我们没有论断，只是说她蒙受耶和华的福分！”

拿俄米走过来了，她把水壶放在旁边，也加入她们的谈话。

“我们刚得到好消息，正在谈你们的事。”

“谢谢，真感谢你们的关心。”

“你现在更忙了。”

“忙得高兴，因为耶和华眷顾我们。”拿俄米脸上满了笑容。

“我们几时来正式向你道贺呢？”

“我会通知的，那天要举行一个奉献的典礼。这孩子是玛伦的儿子，是以利米勒的孙子……”拿俄米越说越高兴“我要把这孩子抱在怀中，正式地过继他，我好做他的养母。我还要为他命名：“俄备得——仆人。他要成为耶和华的仆人，终生事奉他！”

妇女们都站起来，兴高采烈地祝贺她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到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

“感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感谢你们——我亲爱的姊妹们！”拿俄米的眼泪好似决堤的河水。她从婆婆的泪眼中看过去，穿越城门，向着那条大路，一直到遥远……

无限好的夕阳正展开迷人的微笑。（完）

（《田园之恋》，唐佑之，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83年）

别了，地上的福祿

文 / 托马斯·纳什 (Thomas Nashe)

Adieu, farewell earth's bliss,
 This world uncertain is;
 Fond are life's lustful joys,
 Death proves them all but toys,
 None from his darts can fly:
 I am sick, I must die.
 Lord, have mercy on us!
 Rich men, trust not in wealth,
 Gold cannot buy you health;
 Physic himself must fade;
 All things to end are made;
 The plague full swift goes by:
 I am sick, I must die.
 Lord, have mercy on us!
 Beauty is but a flower
 Which wrinkles will devour;
 Brightness falls from the air,
 Queens have died young and fair,
 Dust hath clos'd Helen's eye:
 I am sick, I must die.
 Lord, have mercy on us!
 Strength stoops unto the grave,
 Worms feed on Hector brave,
 Swords may not fight with fate,
 Earth still holds open her gate;
 Come, come, the bells do cry.
 I am sick, I must die.
 Lord, have mercy on us!
 Wit with his wantonness
 Tasteth death's bitterness:
 Hell's executioner
 Hath no ears for to hear
 What vain art can reply:
 I am sick, I must die.
 Lord, have mercy on us!
 Haste, therefore, each degree
 To welcome destiny:
 Heaven is our heritage,
 Earth but a player's stage:
 Mount we unto the sky.
 I am sick, I must die.
 Lord, have mercy on us!

Possibly written during a period when the plague was raging in London (in 1592-93).





别了，地上的福祉，
 因为世事无常；
 人生的宴乐看似可爱，
 但死亡面前，都不过是游戏一场。
 它的魔掌，谁能逃脱：
 我病了，我必要死。
 主啊，怜悯我们！
 富人，不要依靠财富，
 黄金买不来健康；
 身体终将衰败，
 从诞生起，万物就在迈向死亡；
 瘟疫已横扫而至：
 我病了，我必要死。
 主啊，怜悯我们！
 美丽是一朵花，
 皱纹会吞噬它，
 明艳夭折，
 红颜薄命，
 尘土把海伦¹的双眸永远闭合：
 我病了，我必要死。
 主啊，怜悯我们！
 勇力敌不过坟墓，
 赫特²的英勇沦为蠢虫的食物，
 利剑如何敌得过命运，
 大地之口依旧洞开；
 来吧，来吧，钟声在呼唤。
 我病了，我必要死。
 主啊，怜悯我们！
 倚仗聪明，恃才放荡，
 死亡的苦涩，它早晚要品尝：
 地狱的刽子手，
 才不理睬
 苍白的艺术怎么回答：
 我病了，我必要死。
 主啊，怜悯我们！
 所以，赶快啊，
 不论怎样的命运，都欢然前往：
 我们的财宝在天上，
 今生不过是一个秀场：
 我们要攀登，向天堂。
 我病了，我必要死。
 主啊，怜悯我们！[❧]

(刘光宇 译)

Thomas Nashe (1567-1601) 是英国伊丽莎白王朝时期的诗人，与同时代几十万人一样，因感染瘟疫而病故，他写下一首或可堪称他诗作中最佳的作品。

- 1 Helen, 又作“Helen of Troy”——“特洛伊的海伦”，源自荷马史诗《伊里亚特》。海伦是希腊的绝世佳人，嫁给希腊南部邦城斯巴达国王墨涅俄(Menelaus)为妻。后来，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奉命出使希腊时，诱走了她。为了抢回海伦，双方大战10年，死伤无数，许多英雄战死在沙场。希腊人攻进特洛伊城后，大肆杀戮，帕里斯王子也被杀死，特洛伊的妇女、儿童全部沦为奴隶。特洛伊城被掠夺一空，烧成了一片灰烬。正是由于海伦，使特洛伊遭到毁灭的悲剧，真所谓“倾国倾城”，这正是Helen of Troy这个成语的含义，并且，就算这倾国倾城的美貌，终究也逃脱不过死亡的命运。
- 2 Hector, 也是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人物，武艺超群，品格高贵。他的勇气鼓舞特洛伊人奋力抵抗希腊大军。为了保卫家园，他不仅跟刀枪不入、天下无敌的希腊大将阿基里斯(Achilles)决战，最终战死。从他的名字Hector也衍生出“威吓”之意，如：He tried to hector us into submission. (他想以威吓手段强迫我们就犯。)

《杏花》征稿启事

亲爱的弟兄姊妹：

2008年《杏花》共拟出四期，主题分别是：春季号（总第三期，已出）：教会登记；夏季号（总第四期，已出）：婚姻（恋爱）生活；秋季号（总第五期，已出）：社会关怀；冬季号（总第六期）：文化使命。欢迎弟兄姊妹就“文化使命”主题投稿。08年度因为把“社会关怀”（秋季号）与“文化使命”（冬季号）分为两期，所以原本预计年底出版的“教会建造”顺延至09年度的春季号。

一、《杏花》的栏目设置如下：

1. **教会建造** 针对中国家庭教会在当下处境中所遇到的教会建造问题，特别是在制度建设以及其作为一个公开的社会群体所具有的合法性方面，进行有益的探讨。

2. **神学思考** 主要针对中国教会在当下处境中所遇到的神学问题，进行深入的神学研讨，以期促进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造。

3. **灵性操练** 激励新一代信徒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之中；满足信徒灵性成长方面的需要；推动信徒在灵性及悟性两个方面的成长。

4. **敬虔生活** 信徒行走天路的心路历程。展示个人对耶稣基督的归信、在耶稣基督里所获得的丰盛生命，以及这丰盛生命在信仰中不断向高处、深处以及宽阔处的发展。

5. **读书沙龙** 推荐好的认识真理及灵性成长的书籍。帮助读者了解某些领域中的图书资源，指导对一些书籍的阅读和理解。

6. **文化透视** 关注所处社会环境中的文化现象，以及一些公众领域中的话题，从教会以及圣经真理的角度对其进行有益的评论，为真理作美好的见证。

7. **艺术广角** 用更广阔的视野，更自由的体裁探讨当前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的碰撞，引起大家对自身价值迷失的反省和对人生意义的反思。不一定强调基督教信仰，题材可以是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杂文等等。

具体栏目安排会依据当期的主题作相应的调整。

二、投稿要求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皆可投稿，稿件请采用 Word 文档、附件形式发送。请在稿件中注明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便于惠寄或转交刊物。另外请注明刊登稿件时是署真名还是笔名。稿件来源要求是原创稿件，也可以推荐他人的作品，推荐作品请事先征求作者同意，或者注明出处、原作者。

本刊为赠阅刊物，欢迎转载。转载请征得本刊同意，并注明出处。

三、投稿方式

原则上只接受电子稿件，编辑部电子信箱：xinghua2007@gmail.com（原投稿信箱为：bjshouwang@gmail.com）

四、关于奉献

本刊为非盈利性刊物，所出刊物以赠阅方式发送。凭感动奉献，凭爱心传递。如果有感动奉献印刷资金或提供印刷、纸张，可以先发邮件到本刊编辑部，我们会跟您取得联系。

本刊不接受任何商业赞助，敬请谅解。

《杏花》编辑部

2008年10月



灾区小朋友的手工课作业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耶利米，你看見什麼？”我說：“我看見一根杏樹枝。”耶和華對我說：“你看得不錯，因為我留意保守我的話，使得成就。”

（耶 1:11-12）



教會所能夠做的，就是耐心地守望，讓自己時時警醒，注意觀看並回應神自己的引導與作為，而不讓自己稍稍沉浸於人的情緒。這大概是神對一個守望者最高的要求。因此，杏花帶出來的第三個異象是：一個原野上的守望者，他在警醒守望時，看到了神的作為。

（《杏花》創刊號卷首語）

